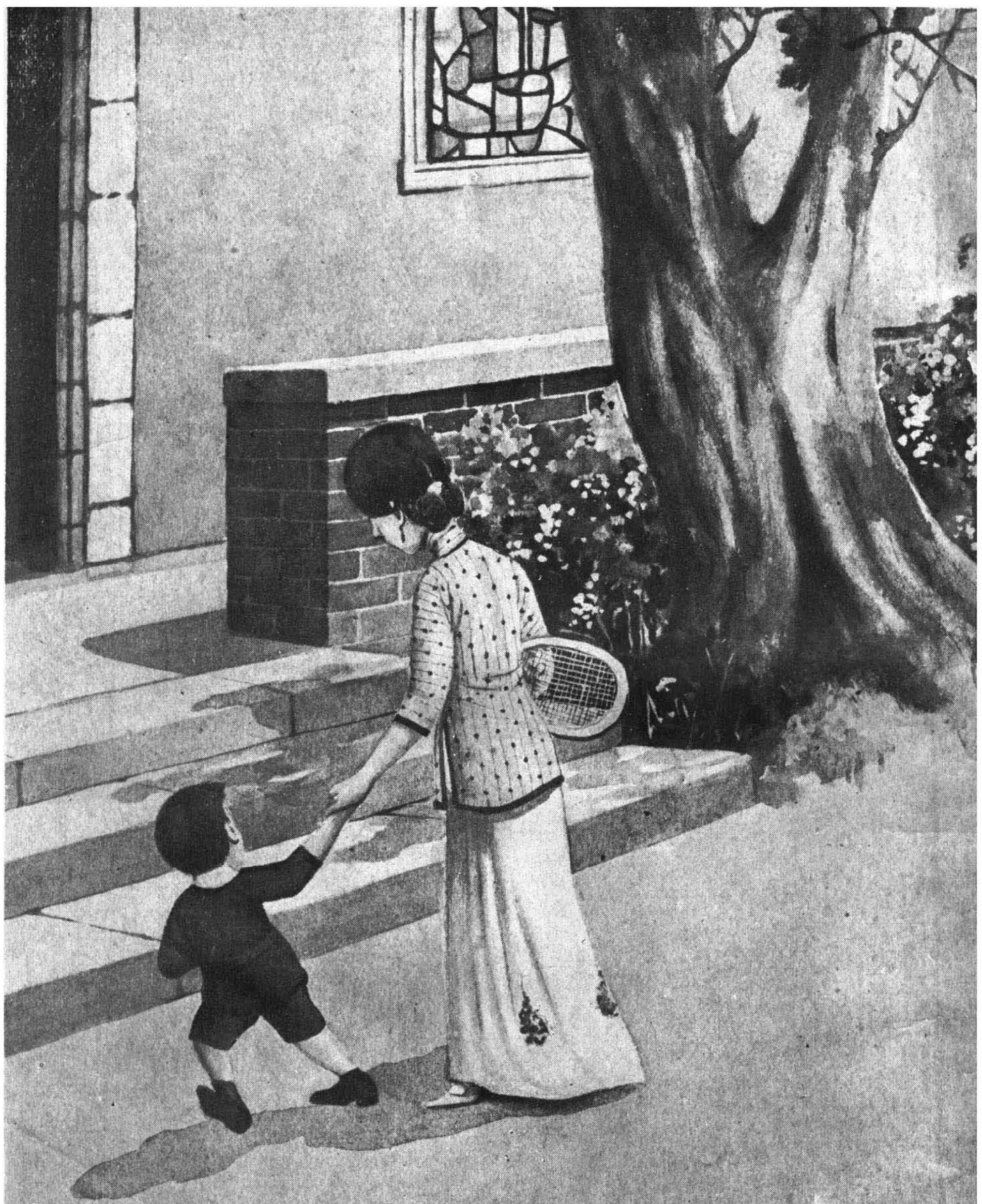


悅

麗

福



仇儂富福

杜宇

ANH 304

中華民國十年九月十版

言情仇讐福全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 昆陵李定夷

校訂者 永福村農

發行者 國華書局

印 刷 者 國華書局

分 售 者 各大書局

必 究 翻 译 印

版 權 所 有

總發行所
（上）上海四馬路

仇儼福弁言

吳東園君

福言富而貴賤箕疇洪範福履綏而樂只樸木周南壽考康寧商賢之所以談陰陽也好述窈窕太姒之所以嗣徽音也荐菜河洲條枚江渚白魚既躍黃鳥于飛詠后妃則關雎歌王姬則巢鵠廣公姓則麟定緝子孫則螽斯宜家人則桃華懷吉士則梅實芣苢則恩達下蘋蘩則禮祀先琴瑟鼓鐘友樂訂房中之曲簫簧笙磬克諧言闡內之和禮重明嫌易古正位詩書所載綱紀所存男女別而人倫敍夫婦和而家道成古今來鳳凰卜而有五世之祥者未始非鶩戢而先有一堂之福者也。閩陵李定夷氏有見乎此遂有仇儼福之著慨自世道澆漓人情乖舛陽網不振陰教益衰形管始而但知其美綠衣誦而不見其賢陰雨之悲終風之暴小星之畔畏露之行桑中既樂其奔柳下誰云不亂牆矣可醜邱麥可譏采葑菲則可怨贈芍藥則可離飭鯉則可恥敵體無鶴鳴之咎同心無蠶沒之誠偶因反目之嫌遂致剝膚之痛錦回文雖巧不能回薄倖之心珠慰藉雖多未必慰寂寥之苦或則下堂求去或則潛水難收或則世值亂離致嗟瑣尾或則戎行征戍唱斷刀頭或吼甚河東季常滋懼或美如城北嫫姆相依或怨耦非嘉或遇人不淑或則歎朱淑真之詩箇剝落或則傷李清照之詞卷飄零繡闌盡是愁城翠闌絕無樂地凡若此嘻嘻嘻嘻惕惕既多脫輜之災安有宜家之福耶惟君子保太和於乾健與易月而合明惟淑人稟厚德於坤元戒冰霜而馳致福固載之於地福先受之自天吾刪好合之詩吾

慕唱隨之樂不禁讀定夷所編之杭儂福睡壺擊碎矣爲之酒浮三白燭刻半紅以徐淑之賢得秦嘉之培瑤琴靜好寶瑟諳和縹臂紗紅畫眉黛綠與來鬪草輶郎君章草之書情懷籌花創美女簪花之格載龜雖貴早朝不負香衾弋雁將翔昧旦每貽雞珮玄機流暢和氣致祥萬福成楚茨福備隨形問影兩人不啻一人俟命修身五福實兼百福不以窮通而改其樂不因出處而損其真富貴也歟哉黠福也玉堂分俸金屋藏嬌雲母開屏雪兒侍座鷗鷺勺進香泛梨花鸚鵡杯移色凝竹葉紅紅素素木盡合歡翠翠青青枝皆連理珊瑚欄曲百囀黃鸝玳瑁染高雙柄紫燕樂月中而不老樹天外而恆春桃熟千年桂馨五夜娟廣寒之素姊遺曼倩之絢君王有自來不從苦縣像如可畫合入甘泉若貧賤之杭儂亦何嘗非清福哉寄廡梁鴻當墉司馬舉案見齊眉之敬爲文成著手之春紅粉多情青衫少淚對牛衣而何泣撫馬廝而不愁不辭犧臯之禪自得蛾眉之鑑野蔬充餧盤苜蓿而味甘秋菊飄香佩荃蘭而色真宦海思風波有險富家淹霜露先零利鎖囚終名轎隙末生離固慘死別尤悲孰若萊婦安貧無過文君忘賤吟白頭以偕老監素志以同臧滾滾愛河平平福地鵝鵝東海人不如鳥乎鰣鰣西方吾其爲魚矣僂紅倚翠是人生適意之時妃白儂黃亦我輩快心之事上界之雙星旣會渡銀漢而有梁神山之明月長圓照玉臺而爲序

倪軼池君

瓶牋牕香脩夜無寐小齋春滿篝微矜紅一卷在几取韜倦眸部曰杭儂福蓋吾友定夷摛藻掞華新撰著之家庭豔史也夫明月闈闌相期無缺名花供養式好長春寧非人間幸福者然而事有難言矣勿論身世參商姻

緣間阻衣香鬢影春風來苔蘚稍頭白屋朱門秋夢冷芙蓉館裏則乞借媧仙之斧難幸月老之絲福何有焉幸而同心之結獲聯如意之緣衡才貌則珠璧交輝入幃房而瑟琴可鼓乃或郎心石轉別彈么鳳之弦或妾貌花嬌偏憤狂獅之吼或竟薄紅顏之命痛恤宗周或忽摧紫玉之釱神傷奉倩斯皆造物之偏私而亦人生之憾事已獨此一編也記事珠圓可人玉輞摹璇聞之縕縕傳璣閣之風情翠袖珊瑚賈氏本來國色紅纓顆顆冬郎猶有童心聽鶯則巧試春衫撲蝶或斜擊紈扇刺鴛鴦而欲倦倒臥郎懷教鵝鵝兮無聊脉通妾意重以芳心識字慧眼憐才伴我晨妝畫蛾痕而淺澹陪他夜讀添鴨鼎而氤氳睡絨和花雨齊飛擲果試郎肩正着來歸燕子分爾雙棲打起鴛兒招他同夢洵有影之必媚復何笑之不妍而且薄醉墮郎低聲問母風光無限頻傾連理之杯兒女何知共引合歡之枕天生麗質喜怒都佳至有慧兒笑譚亦雅凡茲韻語有美必臻况李子以裨野傑才寫閨韻事濡毫蘸墨口黏班管之香塵篆燒芸手壁邱池之錦是又於美人福說部外演釋而歸納之者也吾知是書一出而青天缺補人間無長恨之歌碧海波平世上少斷腸之曲則偷來贗語可補關雎好合之章而解得真詮聊助內則刑于之化是爲序

朱劍山君

夫婦爲人倫之始亦屬王化之端故古人論治國之道必推本於齊家而禍福之階必追源夫婚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卽此意焉昔向季見冀缺之夫妻相敬攜缺以薦文公皋伯通見孟光之舉按齊眉乃卽延鴻於家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章果能敦樸以固勸勉以貞夫慕鮑宣伯之高婦從少君孟光之事則一門之

內聲應氣求道同志合融融泄泄和樂且耽於此而求杭儼之樂樂在斯矣。於此而求杭儼之福福在斯矣。洎乎歐風東漸唱隨無節自平權之說興而夫婦之道乖離婚之風起而夫婦之情薄於是散灰局戶閨門時聞詬諱之聲積年敬替居處絕少肅雍之禮欲江杭儼之樂竟渺乎其不可得又遑論乎杭儼之福也哉。塵穢清化虧損人倫莫此爲甚是不特綱常之大變抑亦世道人心之大患焉。杭儼福一書爲余友昆陵李定夷先生所著其中情節純從溫良賢淑處着寫如詠關雎之詩樂而不淫夫婦之間足資模範而其筆墨之清逸尤爲現今小說中所僅見既可挽回近世之頹風又可增進家庭之幸福讀其書者咸曉然於綱常之大義相率而趨於和樂洵有功世道之作鴻富既佩其有裨教化而又自幸得列名於簡端因自忘其不文也而爲之序。

陳秋水君

夫連山託始坤乾兩儀成而陰陽脣合風詩肇基周召二南化而家室歡謡蓋造化經緯蒸成瑞氣人天叶應被得和風理有固然無足異也奈何東南陷而西北傾兩間亦多遺恨寒暑忒而日月蝕大塊不自蓋愆由是宵以爲形感而成化者亦若種有惡因難收善果是以或游魚寄興費潘岳之哀詞或寡鵠成歌灑陶嬰之苦淚或母也不諒陸務觀悵立芳園或魂兮歸來漢武帝空登錦帳或落花隨濁溷了却青春或奪月遇小星憂深黃裏或作夢輶之小玉薄命徒嗟或爲墜樓之綠珠芳魂欲絕或烹湯試作不憚于君姑小姑娘或縫素織成見嫉于大婦中婦遭遇不無小異缺憾畢竟從同故在彼長恨綿綿者必令人代呼荷荷矣乃者定夷李子法媧皇補天之手段成精衛填海之功劳花月留痕笑韋癡珠尚無點福石頭成記歎賈神瑛徒惹情魔亭下還魂苦矣臨川之曲

廂前待月陋哉。實甫之詞獨出心裁，巧排筆陣，不尚哀感，頑黠始知歡愉。亦工同是悱惻，纏綿未染淫靡之習。遂使情天月朗，恨海波平。寫來美滿姻緣，惹河鼓天孫俱姤。演到有情眷屬，疑秦嘉徐淑重生。揮毫而字字珠璣，光增豔史。鄉地而聲聲金石，名重稗官。是真不愧黃絹幼婦之詞，香艸美人之作矣。忝疏短引，不覺大慚。蓋不能賴上添毫妄自佛頭著糞，恐等于太玄之覆瓿。魯論之當新也。

仇儂福題詞

許獨物君

定夷先生。毘陵名士。黃卷功深。文壇馳譽。青年學富。著作等身。甲寅歲膺小說新報主任之席。余亦謬附驥尾。欣瞻龍門。一見之下。逮爾傾心兩載。相依無殊舊識。承以所著仇儂福說部。見示意致纏綿。文情備至。傳閨中之深情。寫人間之豔福。紅顏薄命。盡翻成例黃絹。新詞別闢。徑途誠足以洗情場之邪穢。繼雅樂之精神矣。爰于卷末。附以少詞。非敢題識。聊誌欽佩云爾。

兒女心腸。是英雄雅樂。首房權試石。今古幾多豪傑。孰不情濃。錦心繡口。才人筆妙。舌燦芙蓉。俠腸一片柔情。無限盡在此中。（調寄眼兒媚）

須識世間負情儂。都是可憐蟲。如君情致綿悱。惻方是英雄。多少暮鼓晨鐘。（疊前調）

詩首關雎。豈無因編次。寓意深。惟願世上有情眷屬。珍重人倫。成例方顯真情。（再疊前調）

汪詩圃君

紅線緣牽碧城。但合百年。豎福誰消修。到今生。天教金屋藏。嬌涉江采得。芙蓉種並頭。開暮暮。朝朝漫輸他德耀。

眉齊京兆眉描。絕無玉質湘娥怨。又何來淚影向西窗。拋萬種歡情寫殘殘幅鮫綃。怨愁卅六原同命儘長看。
頸翼雙交況當時。七夕凭肩密誓深宵。（調寄高陽台）

程筠甫君

缺陷情天補記當年花間攜手唱私語美滿姻緣前生定且喜赤繩繫住况舊誼重聯新譜紅燭兩行人並坐
把蘭閨歲月從頭數機上錦緘心緒人間多少癡兒女最堪憐飄飄泊愛河難渡對此一雙怨愁鳥不漢蓬萊仙侶便說與姮娥應姑賦到小星圓好夢想郎心體得儂心苦十載事口中訴（調寄金縷曲）

吳絳珠女士

雙燕子信是吉祥鉉自玉一枝纔合股烏衣累葉又投懷仙眷託蓬萊
歌福祿戢葉只鴛鴦貧樂方知鴻案敬尊榮不識鹿車忙紫綬又金章
參透否翠果又蘭因蓮座珠垂無恙子蘭閨鏡照有情人驕福證三身
京兆筆第一畫眉工名士手搓芸葉綠美人髻綰杏花紅身在綺羅叢
徐淑美夫婿是秦嘉連理枝生連理樹合歡條繫合歡花福澤自無涯
綏福履穆葛賦新詩江漢楚薪思永廣河淵荇菜喜參差螽羽子孫宜

（調寄江南好）

許碧霞女士

悲馬嘶泣牛衣一般貧賤歎夫妻無端破涕翻爲笑且賦南櫻福履綏

朝蚊蠭暮鶯雙飛雙宿總成雙羅浮自是神仙眷小雅同慶福祿章

(調寄桂殿秋)

陳琴仙女士

樛木從來福履綏桃天南國入風詩宜家宜室兩相宜
燕翼貽謀先比翼蛾眉畫樣永齊眉一窗花月夜題辭
坐對鴛鴦詠畢羅穰穰遐福自求多左宜右有意如何
窈窕好遠鐘鼓樂唱隨靜好瑟琴和珊瑚玉樹總交柯
才藻翩翩李定夷著書立說大名垂良金美玉重當時
泮漁優游徵茀祿吉祥富貴萃蕃釐文人十九寓言奇

(調寄浣溪紗)

華扶雲君

神仙眷屬卽鴛鴦緣締朱陳茀祿康熱血彌綸溫愛界
豔情固結綺羅鄉月鳳花好春如海璧合珠聯夢亦香費
盡青蓮五色筆替他兒女寫懨腸

旆旒風光百歲長神仙眷屬卽鴛鴦頤紅寫出綉史研墨吟成窈窕章
豔福三生嬪越女清才一代嫁江郎萬重春謹房櫂暖不羨人間南面王

周南風化播江湘鐘鼓聲諳琴瑟張牛女星辰盟鵲鳥神仙眷屬卽鴛鴦鹿車手挽爭誇鮑鴻案眉齊競漢梁從此情天彌缺憾無煩煉石倩媧皇歡圖裏雙雙影還祝地天久且長

同心錦帶結丁香。月夕花晨極樂鄉。管絃風流忘富貴。徐秦憐愛擅詞章。蛾眉淡埽珊瑚筆。燕夢雙棲玳瑁梁。更喜飛瓊曾下嫁。神仙眷屬卽鴛鴦。

黃花奴君

嚼來滿口臘脂水。唾出情絲萬丈長。寫到綢緝細膩處。墨花當帶粉花香。碧紗窗上映芙蓉。一段閨情豔父禮。看向月明人靜後。如聞兒女話。咄咄。

邢耐寒君

詩詠關雎賦好逑。此君豔福幾生修。雲鵠海鰠春如許。夜合花開鳩鵲樓。香沈夜靜語喁喁。若箇憨凝似阿儼。窗外合歡窗裏夢。鐙紅月白露華濃。玉樹春深連理枝。芙蓉香暖日遲遲。鏡台自古多佳事。瑣瑣閨房勝畫眉。懷鉛握槧記鴛鴦。詞翰芳菲不自知。從此閨中小兒女。朝朝漢煞合歡枝。

讀仇儻福雜述

(心玉劉裴邨)

定夷撰仇儻福既竟。謂裴村曰：「仇儻福成矣。子宜有述。嘻！不文如裴村。乃亦敢跋定夷之小說耶？」然定夷既以心相許。裴村卽相印以心。因摭拾諷言誌之篇末。權當一跋而已。

自自由之風盛行。而夫婦之道大苦。或以夫婿之情不專。遽作河東獅吼。或因揮霍之給不足。輒效遼西鶯啼。或不甘守貧。琵琶別抱。或寵奪色。衰秋扇見捐。或風波起於醋海。或怨讐出自庭幃。要之俱非閨房之福。定夷以青蓮之奇才。寫紅閨之逸韻。宜乎媯紅燦碧。儻白妃青極香豔之能事。

雖然。猶未已也。定夷自謂著此書之意。蓋欲使庭闈不睦者。言歸於好。愛情索篤者。自首永歌。此其懷抱。此其心志。吾固知定夷非欲以豔麗之詞媚世也。

余嘗謂今日之小說犯兩大病。一則輒好以奇麗之詞。塗附堆砌。一則寫書中主人。非天女化身。卽曼妙絕倫。千篇一律。援爲成例。其實用筆之處。妙在暢達。堆砌適足以辭害意。婦在之賢。乃女婉淑。不必以色見長。如寫某也。如何窈窕某也。如何妍媚。非特不足以振拔社會。反致閨者惝恍迷離。疑竇莫釋。是書一洗小說通病。用筆則渾灑活潑。大足以感動人心也。

余歷閱各種小說。泰半哀情。蓋窮苦之作易工。歡娛之詞難好。定夷旣發宏願。作一百回文言。豔情之美人福。又撰此仇儻福。已能人之所難能。乃閱本書。末節日後。必有題紅館日記。分版瑰奇。才我爲傾倒。

坊間之作。不盡病於哀情。實亦啓踰牆鑽穴之端。明明漢上桑間而美其名。曰猩猩相惜。明明懷春蕩思而美其名。曰慧心熱腸。非以通信爲媒介。卽以教讀爲起。因此書却從夫婦間說起。光明正大殊可法則。苟有目此爲蕩詞者。余必斥之。曰豈必誘人嬌女淫人寡婦。而後始足爲美談耶。

或問定夷旣作美人福。胡爲又作仇儂福。余曰美人福廣義的言也。仇儂福狹義的言也。美人之福固難。仇儂之福亦難。故定夷旣作美人福。以餉世之美人。復作仇儂福。以餉世之仇儂。

或問仇儂福與仕宦有關係乎。余曰有世人。一行作吏。往往三妻四妾。終致愛情不專。女婦之間。視若仇讐。一讀仇儂福。乃知多妻不如一妻。故仕宦讀之。大大有益。什麼說沒關係。

或問仇儂福與學生有關係乎。余曰學生血氣方剛。智識早開。往往課餘之暇。尋花問柳。既耗金錢。又損精神。一讀仇儂福。使知守身如玉。撙節寶貴之愛情。以待異日結婚後用之。故學生讀之。亦大有好處。

或問仇儂福有益於女生乎。余曰仇儂福之作。正爲造福。今日之女生也。一部分之青年女子。吸得幾口新鮮空氣。便滿口文明自由。不惜犧牲一切。致貽無窮後悔。一讀仇儂福。便知苟合爲人所吐棄。順從爲世所尊敬。日後蓮開並蒂。笛譜雙聲。此皆仇儂福之功也。

或問仇儂福有益於征人旅客乎。余曰世之離家外出者。往往因客居。無聊別尋野味。負家中牀頭人。不淺閱此。便知陌頭柳色。即是少婦離愁。應倦懷家室。更何暇另圖好夢乎。

或問工商農販及一切人等。閱仇儂福有何好處。余曰世之愛憎不專者。無非以家中黃臉婆子。損於色耳。讀此。

書便知。恭。華。非。絕。頂。美。人。而。夫。婦。間。情。好。甚。篤。濟。和。又。別。無。奢。望。大。可。作。諸。人。模。範。一。切。衆。生。看。了。仇。儂。福。均。可。增。進。一。層。愛。情。有。莫。大。好。處。

或問昔賢勸人讀經。余爲何勸人讀仇儂福。余曰。禮重夫婦詩首關雎。而不佻樂而不淫。仇儂福本宗是旨。吾安得不勸人讀耶。

或問余旣評曇化影。何以又仕仇儂福上。說這許多亂語。余曰。此均壽世之文。余縱文安得不綴數語。祇文字。惡劣。有玷定夷之名。著耳。

伉儷福旨趣

自由之化行。夫婦之道苦。離婚之說行。夫婦之道尤苦。青年男女偶被歐風。動言戀愛。漢上之歌。終風之賦。視爲當然。始亂之終棄之。行固可誅。卽不然。亂之於初成之於後。鴛鴦之禍甫結。仳離之怨旋生。亦屬比比皆是。始之不慎。終亦禍根。吁可歎哉。以吾目覩耳聞。言之不下恆河沙數。端居之頃。嘗發宏願。誓效生公說法。以期頑石點頭。因有是書之作。雖屬閨房細語。實爲苦口婆心。竊願世間伉儷。盡如吾書之主人翁。宜家宜室。亦唱弗隨。則吾書不虛作矣。吾聞之。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吾

言雖小。吾意固不僅詹詹已也。

墨隱廬主人毘陵李定夷劍欽氏識

小説情仇儂福

墨隱廬主李定夷著

第一章

余夫婦結褵以來歲星十週矣。鴛鴦夢好鶼鰈情深唱隨之樂十年如一日也。余於光緒癸卯于歸江氏當日所謂翩若驚鴻嬌如遊龍豔名鶴噪於里閈者非余所負之虛譽耶。余生而陋對鏡顧影自言眉山眼水間常多不慊於心者顧親族戚友見余必噴嘖稱許曰箇妮子紅頰凝酥黛眉倒暈苗條如許幾曾多讓苧蘿村裏人耶。余屢聞之輒爲面赤蓋譽過其實則不禁自慚矣。今者形容蒼老齒牙動搖偶檢十五年前之寫真視之幾不識畫中人爲阿誰顧豔麗二字之籠錫猶未少殺或且以余夫婿情深女兒花好更美之爲福慧雙修嗚呼紅顏薄命今古同然談何容易能得雙修余聞此言愈爲之喜懼交集余夫之愛余女之媚可以爲福而福不足蓋阿儂固有伯道之悲者人以爲美吾夫亦以爲慧而余終自覺不美不慧福慧雙修乎言之能毋怍然耶。今日何日非余夫婦十年前洞房合卺時乎韶光百六虛度年年十載星霜一場幻夢固不必問余福慧與否雙修與否而對此畢生絕大之紀念正不妨追述十年前後之

際遇成此一小冊以爲紀念品若者爲余夫婦月下盟心之時若者爲余夫婦花前鬪韻之日何時而余夫婦曾並騎馳騁於平原荒野間又何時而余夫婦曾雙槳鼓蕩於綠水碧波中過後思量歷歷可記燕居之頃常與余夫話舊於閨中紅窗雙影綺語如綿其風趣正不減京兆畫眉時因是余之腦蒂無刻不深鏤往事今日述之其便利如近水樓臺彷彿僅隔一宿也。

啓齒之頃例當先道身世以清端緒余姓朱名淑賢蓉華其字後以字行自號題紅館主鵝鴨洲畔人也余父爲名孝廉曾主兩湖書院山長受知於張南皮頗著文名余母江氏江亦鄂中望族余外大父曾開藩黔邊余父爲其記室以愛才故因以愛女妻之余父感恩知己伉儷之情綦篤余母色殊美梅妃之明秀難描婕妤之溫柔自裕余母兼而有之尤足令人心醉者嫣然一笑竹籬間足使漫山桃李皆麤俗也余姊妹凡三人長姊淑惠字棠華仲姊淑嘉字輝華余最少余後尚有季弟一弟字巖山少余三歲棠姊適趙氏輝姊適汪氏兩姊皆麗於余而見者則謂余酷肖余母兩姊實皆不逮余生五年余母教余伴兩姊讀蘭闈清課一燈咿唔余母儼然母也師者余聞母譽兩姊

輒生競勝之心。終日伏案。手不釋卷。逾年能屬對矣。能吟詩矣。余母前之獎勵兩姊者。漸且移諸余身。見余之好學。轉時囁余從姊。輶息謂童年過用腦力。恐有妨於發育也。而父而大父而曾大父三代所悉力經營者。不競華靡而趨幽韻。此中誠饒樂趣。就此數語觀之。園之價值可知。每值豔陽天氣。花開枝上。鳥語樹頭。余姊妹攜手園中。口唱春明花好之曲。其樂洋洋。輒忘時晏。猶憶某日午餐。余母徧覓余等。不見。最後則知余姊妹共作迷藏。戲隱藏園林深處。而故不應聲。又值月白風清之夜。玉宇澄清。人影在地。余姊妹閒步花前。競說古事。余生而胆怯。聞狐鬼之談。必悚然驚懼。棠姊好事。常信口捏造以戲。余欲掩耳返走。輝姊助桀爲虐。強挽余手。堅不放行。余哀懇之。始免。今日一回首。間思量。當年情景。能不爲之失笑。然亦足以見余姊妹友愛之情矣。巖山少長。亦從諸姊嬉戲。年事雖幼。而聰明過於諸姊。余姊妹常爲所愚。棠姊輝姊。以年齡懸殊。故恆笑恕之。余則不甘多讓。輒小報之。然弟或訴之於母。母又必右弟而左余。且曰。同是所生。原無憎愛。特年長者當稍讓年幼者。若輝兒與汝爭。吾必右汝矣。余爲母言。

所屈唯唯而已。

余外家有兄妹行五。鑾兄梅弟。年齡相若。余外祖父生子二。長字耀古。次字羅古。大舅父生子一女一子。曰濟和。女曰良嫻。二舅父生子一女二子。曰濟華。女曰嘉嫻。光嫻。兄弟姊妹常來姑家。余母優遇諸姪。不啻所生諸人之中。良姊獨長。次則棠姊。次則華哥。與樨姊同庚。又次則和哥。嘉妹皆余同年也。光嫻尙幼於巖山。小小相逢耳。鬢斯磨。余姊妹固樂此。命儔嘯。卽外家諸中表。亦咸樂。余姊妹之和藹可親。故過從甚殷。青梅竹馬之遊。搏土採花之戲。爾心如醉。我意若憨。童子無知。不解愛情之爲何物。第覺形影相依。之爲可樂耳。然而華哥待樨姊獨摯。和哥則尤與。余莫逆慇懃。將護惟恐不至。迨樨姊稍長。華哥漸生顧忌。形迹之間不能復如少小情景。惟余與和哥。猶時攜手同遊。一日者。樨姊偶有小恙。華和兄弟同過吾廬。華哥聞姊病。驚慌之色畢現於容。諱諱別之。設意有所悟。笑語一人曰。若然。余不能伴兩哥矣。華哥曰。妹年尙少。可勿斤斤於此。盍語余以樨妹病情。余俱告之。且詰之曰。哥謂男女有別。胡常與樨姊絮語。花前華

哥聞之啞不能對。實則余之所言別無深意。使余當時而知天地間有男女之愛夫婦之倫者。決不作此慙語。蓋其後不及三年。和哥遇余之情更有甚於彼二人。余又安能以此詰華哥哉。

一日大舅母二舅母俱挈子女來視余母。時當初夏。余母特謙之於芳草亭。亭處園之中。中央削竹爲棟。誅茅爲頂。綠色半窗環繞。八面人居其間。別有幽景。余母姑嫂閒話亭中。余兄弟姊妹各約伴遊行。大舅母喜顧余母曰。濟和蓉華相愛如許。儼然一雙離鳳。凰也。余母未及答語。二舅母亦曰。濟華與樨華甯非若鶴鯢相依者乎。吾母曰。兩嫂不嫌陋質耶。但求賣漿老母。則好事成就。指顧間事。二舅母笑曰。出一女而歸兩女。吾家好。猶得大舅母亦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俟與汝兩兒商定。當使兩兒向丈人峯求婚。吾儕至戚不容外人作伐也。余母領之。相與一笑而罷。席次。二舅母戲語華哥曰。濟華姑母許汝矣。日日向我絮絮不休。但願親上加親。到此時間還不快向丈人叩首。華哥喜。顧樨姊。姊低頭俯視。口將及胸。余惟見其粉白之頸。如染紅脂。其雙頰可知。然舅母言時。並未指明何人。余姊妹三人皆在席。余不解。棠姊與余何皆處之泰然而樨姊。

獨羞赧乃爾乃余之思潮未竟忽聞有聲震余耳鼓彷彿其辭曰和兒汝亦應向丈母謝恩也余聞斯言不禁亦作僂僂形頓覺耳際頰邊如近烈火雖不能自窺其面然有桺姊爲比例則余之形狀可不言而喻不窺而知矣時巖山忽語二舅母曰舅母余異日亦當親登崇階作新特之求彼爲此言原是姑作快談特余姊妹幸有此解嘲語得漸漸平視余儼覬和哥則彼亦紅映春山與余殆相彷彿惟華哥則笑口常開較平時更有精彩餐時諸人皆不復及此事余姊妹漸復舊態頃者以羞澀之故不暇他思今則一變作桺而爲喜悅矣

第二章

前章所述爲余幼年時代之家庭所舉皆犖犖大端細故瑣事茲不贅言當將余夫婦未婚前之歷史披露於諸君之前余夫婦以舊姻之誼聯新物之歡故文定而後過從如故諸君毋求全責備以經常繩余余夫婦之愛情固皆冰清玉潔絕無瓜田李下之嫌也自席間發端之後舅臣歸後不十日果卽雙雙下聘余父時幕遊江南余母不待請命竟納聘禮蓋兒女之事余父盡以付妻且余母深知余父斷不拂逆其意卽往問

之亦必唯稱諾故直待受聘之後乃始函告聘禮既成舅母果遣華哥和哥來余家叩謝余母余姊妹聞兩人至如盜賊遇偵探深藏閨中惟恐人見余聞人言凡初與人締姻之女郎兩頰常帶桃紅色殊不意今竟實行之也乃華哥不見婢轉向余母尋問余母覺之立使僕婦召余姊妹赴中堂余此時心中極願前往不知何以足重千鈞竟至不能舉行婢之心余雖不知然覩其狀當等於余僕婦見余等不行卽往復余母余母乃含笑而至顧余姊妹曰今後便是一家人何苦若假猩猩之作態別嫌明微祇在寸心心之潔矣作態奚爲且吾兩家親上加親本是兄妹幼時同食同遊每逢聚首一家曾未斯須相離今日聘定余尤願汝曹意氣相投俾異日可毋仳偶之怨兒其往母違母命祇求發乎情止乎禮耳余等聞母言皆欣然從命盡蠲小女子羞澀之態攜手同往堂前余故讓婢姊先行婢姊入堂一聲華哥兩字未畢又紅雲滿面矣余則惟視和哥嫣然一笑相對無言含情脈脈少間和哥見華哥挈婢姊入園中亦卽偕余而往華哥婢姊擇坐芳草亭中余兩人則繚園徐步且行且談和哥語余曰蓉妹余輩從此爲一家人矣然余不知結褵而後其樂較諸今日何如余笑曰卿須憐我我憐卿

哥誓愛余。余誓愛哥。異日之樂亦與今日等耳。和哥曰：吾意不然。今日者余輩常有別離時。異日則可永敍不散矣。余曰：此言誠然。余樂與哥長敍。然余知哥心意中必與余相同。故向余悔下聘也。嗚呼如許慾語。那裏話來。卽此可見余夫婦當時之天真爛漫。固不解男女居室之謂。何蓋相愛之情純發乎天性也。

未幾。僕婦來呼用膳。余等至亭中視華哥。樞姊。則彼已先余而去。匆匆赴膳堂。華樞二人果先在。樞姊祝余而笑。余揣其意必譏余兩人情話連綿。幾至廢食。余恨未聞彼二人當時所談者。不然余斷不輕讓阿姊也。食次。余悔乃大愉快。大喬小喬並得佳婿。宜其爾。爾時棠姊雖已字人。尙未出閣。亦與余等同食。融融怡怡。極家人之樂事矣。膳終。余夫婦仍徘徊園內。余既與和哥習處。不復作倪倪伈伈之態。和哥顧余曰：蓉妹蕙風。奏曲好鳥。作歌皆若賀余輩之訂婚者。而園中琪花瑤草。亦含笑臨風。有欣欣之色。似爲夫婦鳴得意者。蓉妹乎。余誠樂不可言。余笑曰：汝也本爲余所心愛。英雋拔俗。大節落落。願學游俠兒。矜夸紫驃。好如此丰度。本不失豪華氣象。特余以爲哥尙當努力學問。人自呱呱墮地以迄。蓋棺論定。轉瞬事耳。韶華逝去。等於蓬炳千秋之謀。何可不早。

和哥見地素高，當不以余言爲非。和哥聞之，顧余而笑。旋曰：「女學士以格言相規耶？」贈人以言重於金玉。余雖不敏，敢不拜嘉。余意學問一途，本無止境，即以妹論家學淵源，其程度之高深，余嘗執經授業。北面紅妝，異日正不患無問字處。在今未婚時代，亦當敬從嘉命，努力芸窗，總期毋負余愛耳。抑余亦有語於妹者：男兒固當立不朽之業，女子則何若兀兀窮年？人生行樂耳，瘦弱如妹，宵堪長作蠹魚。生活妹不見食字之神仙，亦聽秋墳之鬼唱耶？余曰：「哥言良善。」惟余自覺除偕和哥閒話而外，所能怡情悅性者，惟此靜坐讀書之樂。少時常喜偕兩姊頑耍，兩年以來舊態頓改。梅花四照絳帳，春風是中誠樂。雖南面王不易也。和哥笑領之。

春暖言愁，冬缸訴夢。韶華無賴，容易年年。無何棠姊、樞姊相繼出閣矣。紅杏盡出東牆，幽蘭猶居空谷。余於寂寥無伴之時，益沈醉於詩書。黃花弱質，不勝摧殘。病魔乘虛而入，此耗傳入和哥之耳。倉皇來余家，祝疾余母，導入病室。余雖當疾病寡歡之時，然見意中人之面，頓生意興。勉力擣起，出余之臂與渠把握，渠接余腕，俯而吻之。旋問余曰：「妹病耶？」臥床幾日矣。余故笑慰之曰：「偶爲涼氣所襲，稍有不適耳。」和哥曰：「妹顏色枯槁，

龐兒銷瘦如許。幸勿玩視之。余領之顧而他語。卽曰。曩日。婢妹抱病。華哥不敢逕入其室。汝胡不顧。及此和哥曰。當時有妹在。華哥可向妹問訊。余今更向誰語。且渠兩人當日尙未有婚約。余儕今日則已有夫婦之名義矣。言次相與粲然。

相對無語之頃。忽聞窗外有聲。曰。儂年長矣。桃夭不賦花。信頻催郎君。幸早爲之計。毋使綺羅豔質長守冷淡生涯。二方驚顧間。又聞續言。曰。紅豆春肥青苔秋老。此中況味。煞難消受。余不能忍厲聲喚曰。阿嬌癡婢何謔弄乃爾。和哥見余動怒。急止之。曰。妹毋然。余當往責之。然如此韻語偶一爲之。亦足供余輩一粲。妹何怒爲。余曰。其辭近於狎穢。實覺不堪。入耳言竟。和哥起立出室。撫架上鸚鵡而笑曰。汝亦太刁舌矣。蓉姑日親飼汝。汝不感養育恩。而轉嘲弄之。此果誰所教。汝時窗外別無他人。阿嬌亦不見。和哥不之深究。卽返室中。笑語余曰。空齋寂處。繡閣深藏。繫念之情。彼此相同。所幸日後有極大之希望。在結褵而後樂。且未央也。余聽其說。一笑領之。彼卽致聲珍重而出。謂久談恐妨余病也。

後此經旬。余病瘥矣。攬鏡整妝。冀和哥來家。存問以爲舊恙新瘳。意中人見之必笑。遂

顏開也。乃和哥以課務羈身足音竟日不至。余則自聯婚以來迄未前往外家。以故無從與之謀面。而心中則忽忽若有所失。初亦不解因何。而然乃知女莫若母。余母已窺見余隱。使僕婦往召。和哥來家。和哥欣然從之。入門相見。攜手歡然。和哥曰。余非不欲來祝妹。特恐妹見余荒廢學業。轉致不安於心。故鎮日埋頭窗下。實則一日十二時。心頭未嘗斯須忘妹。鵠噪簷前。則思妹之否。泰鴉啼樹梢。則念妹之安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余之神魂。固無刻不飛繞於左右也。余笑曰。哥能好學。余意良慰。雖然。幸哥攻讀有定時。遊息亦毋間莫踏。余之覆轍。和哥曰。敬聞命矣。余輩久不偕遊。妹能從我往園中一吸新氣乎。余領之。和哥又曰。汝不畏寒氣乎。其毋強從。余意。余曰。昨日曾偕阿嬌入園。小坐病後重觀天日。良懷於懷特園中景象。頓改舊觀。憶余臥病之前。桃花含笑。楊柳迎風。欣欣向榮。依依作態。正當得意之時。今則殘紅滿地。綠蔭如蓋。曾日月之幾。何而滄桑其若此。余乃不禁生無限感慨矣。言已。不禁愴然涕下。和哥力慰藉之。乃聯步入園。

第三章

垂楊院落修竹欄干濃痕如畫秀色可餐余等入園眼界頓新神思爽然尤足令人怡情悅目者木槿籬下幾株薔薇含蕊欲放與槿花紅白相間映射日光丰韻絕媚余與和哥卽就籬下而坐和哥折花一枝笑語余曰好花看到半開時斯言良是不謬然余則以爲含苞將放之花其視半開者尤豔一種媚媚之態足以令人魂銷此可神領而不可形容可意會而不可言喻妹乎汝悉云何余知其借題發揮意在言外一笑領之和哥漸取花戴余頭上且曰花爭人豔人比花嬌花光人影莫辨孰妍雖然無言之名自滿卽答之曰汝頃者作麼生豈拾得萬斛明珠故如此樂不可支耶和哥曰萬斛明珠乎以余視之猶敝屣耳惟美人之愛情爲無價之至寶和氏之璧無其貴夜光之珠無其重妹之遇我慇懃如許此而不樂更復何樂時正執余之手言至此復指余手而言曰瘦如春葱膩知玉卮令人那得不愛余經者番謬獎兩頰遽上紅雲使人見之將疑余與薔薇花廟豔矣

時適有雙雙彩蝶迎面飛來和哥見之指而語余曰樂哉雙飛其相依相戀之態儼具

相愛相憐之情可以爲吾輩之離形也。余知和哥斯時愉快已極故來此風流旖旎之語卽順從其意而答之曰凡有知覺卽解愛情不獨人類爲然春郊之雉秋山之鹿莫不知相親相愛且也樹有連理之樹花有並蒂之花植物猶然人而漠然寡情不特禽獸之不若其去草木幾希和哥頗贊余言卽笑顧余曰如此豔陽天氣得與妹縱談風月幾生修得獲此豔福妹乎余但願多聆此綺麗之語課事餘閒有此樂境於衛生極爲相宜余必長壽而康也言次俯吻余腕一若表其愛情之真摯者旋又逗余使言時謂明年春日妹當預備作新嫁娘時謂擬以鶼影樓爲藏嬌之所余聞其言桃紅上頰不答一辭彼且謂喜聞余之驚聲嚦嚦故逗余便言殊不願余有小女兒羞澀之態噤聲如寒蟬也余惟笑存之耳。

相依含笑臨別多情茲八字者和哥遇余之常態也其一腔熱誠之心有非余口所能形容余無以美之姑作一比例曰凡世間男子之遇其所愛無論如何濃摯莫能出我和哥之上余幼受慈母溺愛驕縱成性與人一言不合卽望望然而去之獨於和哥則不然無論如何罵余如何嘲余余從未稍存芥蒂不特不存芥蒂轉恐所言速竟父將

別余而去。嗚呼兒女癡腸閨閨瑣語，覲顏言之得勿貽大雅君子之笑耶？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今且勿論。余當繼續述閨中之事，方兩情歡洽之際果也。忽來余最不忍聞之語，余行矣妹珍重之六字，和哥竟脫口而出。此六字者，余耳熟焉，可見前所謂恐言之速竟而別。余去者非誑語也。余每聞斯語，輒欲阻之，顧祇存此理想，從未見諸事實。今者一別旬餘，僅得此匆匆之晤聚，殊拂心中所望，乃爲破題兒第一次之挽留曰：「實哥且少待，余尚當留哥晚飯。」和哥不忍逆余意，欣然從之。余卽偕之入室。余性不待余言，果留和哥晚餐。餐既而去，臨行猶顧余曰：「課暇當來視妹，幸勿爲念。」嗚呼！相依含笑，臨別多情，茲八字者，和哥誠當之無愧矣。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心頭，愈窄。』此西廂名句也。以和哥之癡情，阿儂之愛力，固常領略此味。和哥意興所至，每寓書達意，余不忍拂逆之，亦恆以書還報。今日破囊中猶盈寸焉，檢其一二以實。余篇當亦諸君所樂觀也。諸君莫謂書辭太豔，未婚與未聘有別，旣下聘矣，交通書信聯絡，感情分所當然，莫謂未聘以前，以情書通，聞間男囁唐突，女尤輕狂，不特諸君所不樂聞，仰亦阿儂所不願道也。此次別後之三旬，傳書鵠忽銜

簡而至。余得之如獲異寶。書曰。

蓉妹愛鑒熟梅天氣清晝。如年念我故人。神魂爲勞。匆匆一別。忽忽三旬。空齋岑寂。隻影徬徨。每見燕子雙雙蝶兒兩兩。或上或下。同遊同息。輒爲之魂銷也。頻欲走談。祇因事冗。昨爲兄嫂所強。赴燕慶園一行。聞譚伶一聲大江東去。彩聲四座。一曲既終。餘音猶繞梁三匝。人皆以爲可樂。兄則因此益思吾妹。粉白黛綠之流霧鬢雲鬟。之衆。蹁躚而至婀娜而來。幾如山陰道上光怪陸離。日有應接不暇之勢。然大都俗豔濃香。造作風流。求一如吾妹之伶俜秀曼香色。天然殆如魯殿靈光。不易多覩。由是愈覺馳神左右。且也華哥夫婦鶼鰈鰥鰥。我我卿卿相憐相愛。亦唱亦隨。人非木石眼覩。熱情能不爲之健羨耶。古人云。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此言不啻爲兄詠矣。雖然妹愛兄。兄知妹相思滋味。必具同情。不日競渡佳節。當趨蘭閨。一敍記取木槿籬下鸚鵡呼人。正兄潛身碧欄干外。時妹勿背立湖山。低喚紅娘。有賊則受惠不淺矣。良晤伊邇。不盡所言。順頌眠食俱佳。侍奉曼福。江信貢言。

余誦此書。覺其柔情密意。紙上騰芳。迴環誦讀。愛不忍釋。興之所至。因修書以報。繼有

弄月吟風之意而乏筆歌墨舞之才言之不文徒貽笑耳余書云。

和哥足下榴花照眼桑柘成陰蟬話聲聲若斷若續臨風吹到深閨正柔腸百轉心緒如麻之際忽聞青鳥一聲銜來瓊札啓緘讀之深情綿邈畢現於辭哥之愛妹深矣我生何福獲此良人異日魚水和諧唱隨無間閨房之樂當不僅畫眉韻事也今日者雖是兩地異居久已兩心相印芥菜旣歌蘋蘩將賦青田之鶴行將俱宿俱飛丹穴之鳳從此何分何散吾哥達人何必以暫別之故而戚戚於心乎且也思以別而益深情以思而益摯別之一字表面似有損傷實則毫無妨害不特無害且足加增愛情之熱度故未婚夫婦之愛情每視已婚者爲篤譬一物焉求而不得思之彌切愈求而愈不得則愈思而愈切及其得也覺此物亦不過如是耳狂妄之言哥亦以爲然否聊答數語不盡所懷蒲卽之約敬當掃徑以待淑賢手復
嗚呼韶華流水往事浮雲迄今一回溯間情愛猶然境地已易留此破囊斷簡爲余夫婦未婚前之紀念品偶展視之幾覺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浣花天去競渡節來天中之日和哥果如約來訪余得阿母之許可與和哥同出蓋俗

有競龍舟之嬉。是年裝點特盛，故和哥約與同往。顧余兩人雖親愛莫逆，然待闕之鴛鴦究異同，林之鸞鳳。余自聯姻以來，從未與和哥相偕出遊。此行實破題兒第一遭。爲博愛我者之歡心，是以委屈相從也。幸也。和哥深知余意，特雇小舟，艤於余家左近，出門甫百步，即是水濱。和哥先登，余攜其腕，從之入艙。舟子解纜，鼓槳，船身蕩漾漸入中流。和哥笑顧余曰：妹不量船乎？余曰：余甚願乘舟，且感哥之愛我入微。和哥曰：余非陶朱公，亦載得西子遊乎？余亦笑曰：余無孟光之賢，而侍梁鴻之櫛拜，多矣。和哥曰：卿有道韞之才，麗娟之美，而兼孟光之德，宜得余之傾倒也。余曰：哥以溺愛之私，作過當之譽辱，沒古人不懼罪過耶？舟行久之，漸入繁盛處，不聞款乃之聲，但多喧嚷之語。余等乃不復談探首窗外，岸上遊人如蟻，臨河一帶，徧結草棚花樓，高出重霄。龍燈四懸，藻彩紛披，極一時之盛。余去也，晚泊舟佳處，胥爲他人先得。所幸船身尙小，得擠入衆舟之中，於柳蔭下覓得片地，卽艤舟其旁。不遠，一時鑼鼓喧聲自遠而至，余等並肩立於船頭，遙見龍舟鼓槳而來。龍鬚龍眼金碧輝煌，龍尾龍身，栩栩欲活。初則數舟銜尾而行，漸則雁字成列，又漸則捷駛如飛。爭爲先鋒，於是彩聲四起，與樂聲相和，聲

浪之高不啻山崩水決。也是日返棹而歸。已將日落。余與和哥卽飯於舟中。和哥送余旋家而去。

第四章

標梅三寶迨吉初歌逾年而余于歸之期屆矣。以前瑣事不復贅言。惟此畢生唯一之大典。余倘礙於啓齒。隱諱不言。諸君不將引以爲缺憾乎。黃鳥暉春。青鳥送雨。風開柳眼。露浥桃腮。此何時耶。其三春時節乎。銅雀春深小喬未嫁。閨中小女爭不傷神。余方含怨含鼙。之頃。余母驀然入余室而語。余曰江家月帖來矣。余生三女。桃姍杏胎。悉嫁東風。以去僅牕。吾愛與余形影相依。今又將辭余而去。能勿戚戚於心耶。言次。撫然太息者移時。余大不忍。『兒不願嫁』一語。不禁脫口而出。余母曰孺子騃矣。余亦徒作無謂之感慨語耳。春花春草。及時向榮。汝詎能以丫角終身而長守故居邪。今當牽犢市門。爲汝購置妝奩。此事旣畢。當爲巖山議婚。渠旣成室。則余畢生之事了矣。余母言時笑容可掬。示余以無限愉快。實則並非出於自然。強作歡容。以慰余耳。余心益不忍。霎時之間。對於和哥之熱度不期一落千丈。乃謂吾母曰嫁之一字。母勿復言。不觀棠。

姊。婢。姊。乎。既。爲。人。婦。便。不。自。由。偶。或。歸。寧。能。留。幾。日。余。殊。勿。忍。蹈。其。覆。轍。且。父。親。頻。年。奔。走。常。在。天。涯。余。更。忍。便。阿。母。寂。居。空。谷。長。守。枯。禪。耶。余。母。曰。女。大。總。須。出。閣。北。宮。娶。兒。之。行。究。太。矯。情。汝。苟。願。撤。其。環。瑱。當。拒。婚。於。納。聘。之。時。今。則。木。已。成。舟。何。可。不。嫁。且。汝。與。和。兒。相。愛。之。情。如。琥。珀。之。拾。芥。如。磁。石。之。引。針。祇。須。幾。日。分。離。便。覺。心。神。不。寧。今。忽。翻。然。大。變。其。一。時。之。感。動。耶。抑。非。由。衷。之。言。耶。總。之。余。明。日。卽。當。送。尤。帖。去。余。聞。母。言。雙。頰。飛。紅。無。言。可。答。惟。領。首。示。意。耳。

余母愛余獨摯。待余尤厚。壓裝之品。較兩姊爲豐。此雖余母之偏私。然余固不能不感。激也。余母以趕辦妝奩。特召棠姊歸寧。爲之臂助。婢姊則方佐其姑。爲小叔經營婚事。不暇他及。余母因亦不復往召。一夕棠姊爲余繡枕。余忽入室。棠姊挽余並坐。指繡片語。余曰。妹且視此。余視之。則一雙鴛鴦。恰是繡罷。因一笑存之。棠姊遽語。余曰。是鴛鴦。戲水圖。雌雄相和。形影相隨。不啻汝夫婦。異日之寫真。余以姊言謔。而近虐。赧然答之。曰。此姊夫與汝也。棠姊曰。汝姊夫與余之情好。那能及。和弟與妹。渠雖極意溫存。而有遠遊之癖。芒鞋竹杖。隨地勾留。數歸期。亏屢誤。念時序。亏如流衾角枕。邊濕痕。常滿那

能及妹言次感念心緒爲之愀然余欲逗之笑以兩指度其頰且笑且言曰原來如此厚臉無怪把牀頭蠶語覬然同人陳述也棠姊聞之果爲憐顏擊余肩曰蓉兒汝好蓉兒汝好汝曉舌余斷不汝恕也

余於是含笑乞恕曰余欲博姊一粲耳姊旣破顏余復何罪棠姊不忍苛責余一笑置之余姊妹乃別談他事蓉姊曰汝今夕當與余同寢出閣而後各有家務晤面之時當更難得余欣然允之一燈雙影細語紅闌樓頭街鼓鼉鼉報到三更余姊妹絮絮談心猶未入夢蓉姊之言曰神鬼之說余不敢斷其有無若造物云者冥冥中似有之旣生人類別之以男女予之以愛情兩氣之相感召純乎出於自然奇乎不奇余曰天下之事大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若必究其底蘊則可奇者寧祇此事棠姊曰人有知識有性靈雌雄鳴和尙不爲奇若禽獸則固渾渾噩噩一物不知乃亦生生不息謂冥冥中無主宰者胡可信耶余笑曰豈僅此乎植物毫無知覺更不及禽獸然有雄蕊雌蕊之別風媒蟲媒之名誠如姊言不更奇乎余以爲凡此類者皆天地自然之機不能以人理強繩之嗚呼春宵夢短一席話長此一聲聲之聲浪詎知成爲余姊妹之大紀念耶

自余于歸而後僅與棠姊有一面緣適當廣座之中未能細談衷曲亡何棠姊竟以產亡追溯前塵夢痕如昨余今日雖當快意之時而一念及此能不轉喜爲悲簌簌下淚耶

三星在戶百輛盈門吉日和哥先來余家謁岳渠向呼余父母以姑丈姑母今日紅旛之上遽改岳父岳母聞余母言渠當時紅漲於頰嬌羞不啻弱女子也是日余潛藏深閨如偷兒之恐被捕屏氣斂息不作一聲女伴或來視余而就余語余惟唯唯否否漫應之耳最難堪者余母顧惜情深背人授余綾巾一方與余耳語移時聽之不可不聽又不可半推半就含嗔含顰倘有寫真器攝之此態不令人絕倒耶午後喜輿至諸樂齊作鼓聲喧天余遙聞之靈台方寸間如受極猛烈之刺激坐不安立久不安無異背貢芒刺席被針氈尤足令余腸斷心酸者余母兩眼紅腫如葡萄雖以不欲重傷余心飲泣吞聲然余視淚痕界面之狀固知其痛澈心肝矣余母旋語余曰蓉兒廿年母女從此分離矣一語未終雙淚齊下余則含愁宛轉亦不禁相向汎瀉萬種傷心千迴腸斷彼此俱覓喉間有物作梗一時無從發言久之久之余母始言曰母愛汝而以掌珠

視汝問煖噓寒解衣推食惟恐不至汝固未嘗一日不在慈母蔭下今去爲人婦矣其母如居家時之嬌憨尤母如居家時之驕縱必敬必戒順事堂上閨房之間亦當善相夫子以盡婦道余雖不與汝朝夕相處聞汝多佳消息來報此心亦可稍慰余母之言一字一淚余當悲哽之頃不知所對第竭力慰之謂當銘之於心永勿忘却余母方欲再言余父忽入室余急向余父叩辭父攬余起余視其面亦愁眉深鎖絕不似喜事臨門者旋語余曰余無他言囑汝惟願汝相夫成名濟和品學俱佳資質亦屬不凡惟聰明子弟易人邪途汝宜努力事之余唯唯者再時鼓樂三奏執事者人請登輿余父出余母始召喜娘人爲余易裝姊妹行乘間入室覩余母女之戚容不忍與余笑謔惟默然相對耳

余旋登輿笙管噏嘈爲余先驅此以長以養息息相依之家庭一旦決然別之余甯能不潛然哉此時百感紛擾心潮倏起倏落時念吾邑閨房之風素盛今夕不識如何挨過時念余與和哥雖素友好一旦如此究竟覺靦顏遐想未終忽聞爆竹之聲神思爲之一驚知輿已及門矣余此時無異死囚上斷頭臺低頭暝目一任他人處置無何細樂

三奏喜娘前來扶余升輿。余首爲紅帕所被。一物莫覩。然幸有此帕。否則人將爭覩。親娘顏色。余其何以自容耶。其後參天祭祖。見禮交拜等事。一如俗禮。毋庸爲諸君贅述。至洞房花燭夜之一段。豔史當俟下章言之。

第五章

『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斯言也。一經聖歎。評贊遂令語妙。天下余夫婦以同命之鴛鴦作雙棲之海燕。個日濃情何殊。張崔推已及人能不私祝。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耶。是夕和哥爲親友勸飲深夜。始入洞房。余坐花燭之下。彷彿低眉菩薩。一任男賓女友品頭評足。其黠者或苦余以難題。或逗余以言笑。所幸喜娘伶俐。從旁爲余解紛。余得不爲衆人所窘。及和哥入房時。有知友二三輩擁之同行。一人且笑且語曰。春宵一刻值千金。遙莫蹉跎花燭夜。又一人繼言曰。柔鄉風味讓汝快去領略。吾輩莫作青眼鬼。其嘲笑譏弄之語。不僅如是。特余所能憶者。惟此數言耳。和哥入就坐。楊妃榻上。不言不笑似含怒。客諸人猶胡鬧不止。至一時許。余姑趨至。毅然下逐客令。諸人自知閑房過甚。始稍斂容。繼乃相將退出。喜娘亦掩門而去。

時房中僅余與和哥。和哥見諸人盡去，卽至余前曰：「孽妹苦汝矣。」余笑領之。和哥又曰：「此一日間好難挨。」過然苦盡甘來。余此時徒知有樂盡忘所苦矣。言時卽欲吻余。余笑拒之。曰：「和哥醉矣。」和哥亦笑曰：「妹以此爲醉態乎？」正有甚於此者。不將以余爲癱乎？余目瞬之。和哥又曰：「今夕何夕？」胡妹猶作惺惺態憶去年冬日。余走訪妹妹，方圍爐禦寒。與余敲冰煮茗共話歡情，興之所至。余以此求妹妹，俾謂哥胡欲行外國禮，亦未常拒。余何者？番轉漂不可犯耶？余聞和哥提及前事，答之曰：「虧汝好記性。此本規則之舉動，居然援以爲例。」爭不羞煞和哥？置之轉而語他。謂余曰：「堂前行禮，佇立多時，縟節繁文，令人難耐。妹不腰酸乎？足痛乎？余見和哥如此溫存，不忍拂其美意，卽轉詢之曰：「余尙無所苦。」哥何如乎？和哥曰：「余特憲其繁縟耳。」其他亦無所苦。余若以此爲苦，則此後……」言時忽止其聲。余立詰之曰：「此後如何？」和哥似笑不言，卒以余之根究，乃曰：「此後苦余膝者，豈僅祇此乎？」余不忍面斥其非，惟一笑領之。然知和哥當時必疑余真有作威之意矣。

和哥旋從余卸裝。余強而後可。渠亦去其冠服。余多飾品，卸除遲緩。和哥坐於榻上目

炯炯祝余。余雖與彼習見。從未小裝相晤。驟被熟視爲之大窘。兩頰不禁飛紅。取思設辭以掩之。乃和哥已知余隱。顧余而哂。余故問之。曰笑胡爲者。和哥曰欲笑則笑。寧有所爲。余領之而不報。此時忽憶一事。復顧渠言曰。余之繡帕安在。哥曩語余曰洞房花燭夜。趙璧還歸時。今當界余哥猶記否。前言和哥曰既爲一家之人。何必復分彼此。今宵妹苟有需……余自知失言。不待其畢詞。卽止之曰。余不耐與汝絮聒。慎防垣屬有耳。和哥乃含笑而前。助余卸裝。余立却之。囑彼先寢。彼不之顧。且曰。夜深矣。東方轉瞬。將自遲疑如此。豈待天明而始寢耶。余取懷中時計視之。已逾二時。卽答曰。明日當早起。可速往黑甜鄉。時余外裝已卸畢。卽與和哥同入錦帳。此時鹿撞心頭。螺損眉底。方寸間突來一種不可思議。不可思形容之態度。非喜非驚。亦喜亦驚。世有曾作新嫁娘者。當能意會得之。固毋庸余之辭費矣。

良宵匆匆。又是明朝暗想。憊惰恍惚。如夢晨起。喜娘爲余梳裝。和哥坐於玉鏡臺畔。視余。挽髻理鬟。笑語余曰。水晶簾下看梳頭。豔福真不淺哉。余亦笑曰。畫眉傅粉。其風味當更佳也。和哥曰。昨夜情景不甚於畫眉傅粉乎。余聞其言。殊覺輕薄。所幸喜娘不解。

文言。否則。此輩好事者流必然。逢人爭說。不令人羞絕乎。余夫婦語聲方止。戶外忽起笑聲。女客三五人掀簾而入。和哥乃去。余急起立爲禮。或熟識。或不識。若人呼余爲新奶奶。若人呼余爲新嫂。嫂余聞新之一字。如受絕大激刺。意若從未聞此名。稱驟入耳。孔紅雲不期湧上。兩頰惟俯首下視。綢剔指甲。以自掩飾耳。亡何。余姊輝華亦至。余見姊來。又復起立。在禮出家從夫。余與彼爲妯娌。應當改易稱呼。而余不願也。仍以輝姊呼之。輝姊當衆客之前。亦不與余談話。惟立於余旁。指點喜娘。梳理余方覺髻式。陳舊不合時樣。祇以新娘口怯。隱忍不言。輝姊所爲實獲我心。余爲之感激。不置亡何。乳媼抱輝姊之兒。至兒名芝香。生纔週歲。乳媼舉以授余。曰。姨媽乎。嬸娘乎。究呼甚麼。輝姊笑曰。從父當改。嬸娘從母。則仍姨媽。余不願偏廢其一。無已。其稱寄。乎。輝姊言竟。旁有一中年婦。笑應之曰。妙哉。妙哉。好箇吉兆。願新奶奶明年今日。亦生個肥胖兒。余聞斯言。紅漲於面。羞赧無似。而衆客則又同聲和之。哄然大笑。益增余之難堪。此時深恨彼中年婦。嘵舌不留。余以餘地。不知彼爲余之何人。而謂余乃爾。當時意頗不懌。然事後思之。覺其言亦極尋常。特余初爲人婦。隨處帶着羞字。聽來遂覺有異耳。今日者朱。

顏漸老膝下猶虛極。望其言之驗而竟不驗。極願有人再以此言祝余而竟無人則當日何必又惡聞其言耶。

第六章

晨裝既竟往謁翁姑。舅父母本極愛余。慈容含笑。藹然可親。絕無翁姑之嚴威。姑先問余曰。蓉兒驟離母家。覺不慣否。言次。余方欲答。姑又言曰。汝今有家矣。吾猶呼汝之名。然汝終覺難於改口也。余笑答曰。兒猶憶童時情景。余每歸寧必攜兒行其來也。笑口常開。及聞母欲歸去。則輒牽衣而泣。視外家之樂。不啻十倍於故園。此情此景。余姑當猶憶之。今則長居此間。永可勿歸。是正兒所大願。且堂上愛兒倍篤。次則良姊輝姍。嘉妹光妹。幼同食。長同遊。都是閨中舊好。實無一些不慣。余姑笑領之。已而光妹至。與嘉妹光妹幼同食長同遊都是閨中舊好實無一些不慣余姑笑領之已而光妹至與余並肩而坐。笑把余腕而講。余曰。新嫂嫂去年余邀汝來。汝堅不允。今日不由汝不來矣。余不之答。惟笑報之。時和哥忽入。內欲有所白。余姑光妹見和哥。笑詰之曰。和哥汝翻不來。件新嫂嫂。勞彼盼煞矣。和哥置若不聞。惟與余姑言。言既始顧。光妹曰。妹亦戲余。那件汝者。會當不遠。光妹驟被和哥所窘。轉至結舌無言。弄人自弄。侮人自侮。光妹。

其追悔不及矣余坐少間卽辭翁姑返室

是日午後賓朋漸散輝姊窺余室內無人卽入內坐談瑣聞家常事言及余母深以爲念余父爲外事所煩常客他鄉家僅母子二人巖山父肄業校中余母能勿患寂寥耶輝姊之意欲勸余母早爲巖山授室余頗屬於光妹卽密語輝姊乃知所見相同不謀而合輝姊亦以光妹秀外慧中洵是佳偶且戲語曰曩者姑語阿母曰出一女而歸兩女江氏好生值得茲事若成則同出兩女彼此無偏矣余聞姊提舊事笑曰汝好記性事隔五年猶憶之耶輝姊曰吾輩女子以適人爲畢生第一大事當日情景深印心頭雖沒齒不忘也余領之輝姊又曰汝昨日好便宜免却許多難題余之歸也閑房之苦殆十倍於汝余曰卽昨日狀態已覺不易消受輝姊曰和弟最是此中老手嘻皮笑臉無所不爲余當日之受窘皆彼爲之厲階今彼身爲新郎少一被難之人汝之便宜卽在此言未終忽聞戶外足音跚然輝姊諦聽之笑曰說看曹操曹操便到和弟來矣余聞言不禁相與粲然簾鈎動處入者果是和哥輝姊曰余方與蓉妹談昨日好便宜汝和哥笑曰嫂自顧惜蓉妹耳余不見情也輝姊卽起立曰余去矣免汝下逐客令

余夫婦知樞姑事多卽不之留樞姑遂去。

和哥坐於妝臺之側目注余面但笑不言余亦凝視其面面面相觀彷彿賭笑余漸不能耐低聲向彼曰目灼灼如賊究何爲者和哥又復粲然而仍不作一辭余曰汝究作麼生豈余面上有足令人發噱者耶言次卽至衣鏡之前自頂至踵細審一過我之爲我未嘗有異而卒不解和哥笑余之故又前詰之和哥微吟曰昨夜懼情留枕畔今朝春色上眉梢余聞和哥言始知其所視余笑余者因羞而嗔置不與語和哥見余然前慰余曰余與妹戲耳何苦立此下馬威琴瑟之間閨房之內何語不可談妹胡沾染道學氣耶余曰爲人貴有涵養功夫和哥喜怒之際太覺形諸詞色須知愛情之厚薄祇在兩心相印形諸口頭爲人聞之徒貽笑耳和哥立辯曰妹言誠然特余以爲言爲心之先聲心有所感乃發於言余愛妹旣摯故言之不能自禁余曰哥愛余余竊不愛哥愛之一字本夫婦間應有之義余極願哥永久愛我今日毋喜新異日毋厭舊若祇有五分鐘之熱忱雖舉我於頂上含我於口中亦不汝惑和哥曰妹毋深慮余之愛妹實出至誠殆五百年前曾結因緣三生石上先締盟約乎譬如余於世界之上有十分之

愛力其中。對於妹者居什之九。於其他一切之人物。物合而計之。僅得什之一耳。余自問世間之人物。無有能分余愛妹之心。雖瘦燕瘦環肥。縱左右由余視之。皆糞土耳。幸妹毋慮。余領之。

綺語如綿濃情。欲醉余夫婦。此日之美滿臻乎極矣。余幼時嘗聞人言。世間男子之遇其妻。非喜新厭舊。卽口是心非。當時頗疑其說。及今身臨其境。乃知未可概論。卽以余和哥爲例。十年後。愛余之熱度。未嘗減於新婚時。亦未嘗稍有作僞。所謂燕瘦環肥。皆不動心者。和哥實不誑。余和哥旋語。余曰。妹喜旅行乎。美此蜜月風光。領略山川勝景。亦人生一大樂事。余曰。此西俗也。在彼已成習慣。不足爲異。吾輩若遽效之。恐生宗族鄉黨之議。余知翁姑亦未必贊許。和哥意不爲然。似嫌余太泥古。實則余言並非守舊。十年前之家庭與今日情形迥乎不同。使余與和哥之結婚事在今日者。余當立從其言。亦毋慮人之議。其後矣。余恐和哥意有不憚。復進語之。曰。剛健敏捷。吾人遠不逮。西婦余身。極羽風吹。葉落猶懼。勿禁。哥所知也。僕僕長途。窮余所能。堪乎。哥既愛余。盍將此念。拋諸九霄云外。和哥笑曰。妹旣云然。余自當以妹之心爲心。此事卽不復言。然

吾輩恩愛若斯。此美滿姻緣不可無新婚之紀念。妹盍圖之。余領之。思少間。含笑言曰。吾輩其召寫真名手來家合攝一影乎。和哥聞言呼妙者再方宛轉話情之際。忽有不速之客驚入。余室亦連聲呼曰妙妙。余驚視之。則良姊也。一縷紅霞遽上雙腮。若羞春光之漏洩者然。

第七章

和哥乃起立。款良姊坐。良姊笑曰。一夜闌。效功效立。覩汝居然能作客。奪語矣。和哥亦笑曰。豈姊於花燭之夜。曾以閨訓加之姊夫乎。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人固未必如此。姊徒自掲其隱耳。良姊不答。掉頭顧余曰。蓉妹。余言究不謬不然。和弟素短於辭令。胡昨日。今朝判若二人耶。余笑存之。良姊又曰。蓉妹和弟性情頑韁。嘗自誇言。『閨中人無論如何美麗。如何狠悍。終無力使余拜倒石榴裙下。』妹宜申嚴令。以束約之。和哥不先聲所攝。縱不懼。蓉妹也。當退讓三分。余見和哥答語頗妙。卽不復言。和哥與良姊復談笑。有間針鋒相對。良姊不能屈彼也。

有頃良姊曰妙妙妙余來時頗聞餘音妙歟果何事耶余入室後蓉妹兩頰紅如朝霞何事羞爲人聞而愧怍乃爾和哥曰閨房之內自有樂境姊亦過來人絮絮究問羞乎不羞良姊曰余與弟戲言耳苟不願告即可不告烏用作此發急之談余見良姊面有艴然之色笑語之曰渠故與姊戲言姊來時余輩方議乘閣家完聚之頃往寫真館攝一合家歡渠聽此說故呼妙耳良姊聆余言顏色頓爽且謂此事宜急行之余不日當返家也和哥曰余當卽白諸堂上以取進止良姊曰然亡何僕婦捧晚膳至和哥卽請良姊進膳適他僕婦亦來邀良姊赴膳堂良姊曰余已飽受福絕不覺饑僕婦曰夫人姑娘久待矣盍卽往良姊聞之姓告別而去余起立送之且語彼膳後再來閒話良姊笑曰余太不知趣若再來和弟將下逐客令矣且行且言余猶遙聞其尾聲也余與和哥膳時和哥猛憶一事笑顧余曰蓉妹同膳受嘲之事猶憶之乎余曰那得忘却余當時受樨姊嘲笑幾至無以自容和哥曰樨姊以何辭汝余所聞者祇有『余頃索食妹言無之』那知留以待意中人共食耶』云云豈以後更有他言乎余曰哥旣受窘避去樨姊目送哥曰『旣食之矣胡又半途棄之獨不負和妹一片苦心乎』言

次復視余而笑。余明知渠夫婦愛好之情必與爾我彷彿。欲報復之而終羞於啓齒。蓋是時之阿儂如竊賊然哥猶贓也。贓既爲人所獲。此心自必懦懦而懼。遑能嘲笑人乎？和哥聞言。猶爲嗜飯語。余曰：如此譬喻。真是聞所未聞。余笑曰：此言確爲過來人之心。得語。哥不見初與人締姻之女郎乎？見人必面作桃花色。是猶余之所謂竊賊也。和哥曰：此情不獨女郎爲然。余爲丈夫子亦復爾爾。自那日負氣他避。自後不與妹相見者。幾一月。余非不欲訪妹。祇以胸中橫梗一差字。遂踏距不敢進。余聞言笑詢之。自然則。哥今日尙畏辱乎？和哥曰：今則大非昔比矣。使樨姊猶來嘲余者。余當立使之面紅耳。赤而退也。余笑置之。適伴娘送盥水入。余夫婦遂不復言。

膳後。和哥至翁姑處閒談。余獨坐閨中。伴娘侍余側。彼本長舌婦。指東說西。絮絮不休。或謂某家新婦之妝奩頗豐。然猶不及新夫人之多。或謂某家姑娘頗豔。然比之新夫人。相去尙遠。軟媚之語無非欲博余歡。而多得賞金耳。余靜坐之頃。聞外間撲戰之聲甚喧。而諸姑姊妹無一來者。余料彼等必作壁上觀。伴娘旋因事他去。余偶啓書筭。信手取出《紅豆館詩藁》一冊。展而覽之。以資消遣。讀忘時。不覺銅壺之漸涸也。未幾。

華哥扶和哥入。余急掩卷起。迎見和哥酒氣醺醺醉態可掬。華哥置之榻上。語余曰。渠爲衆客所羈。入席。猛拳屢戰。屢北。乃至醉也。華哥言次。卽辭出。時和哥倦甚。已昏然入夢。余與伴娘共爲卸除外衣。使之安寢。余始至翁姑處。請晚安。少坐而返。伴娘乃去。余恐和哥醒後。或有所需。不敢卽眠。仍展卷以待之。久讀生倦。則起行至榻前。揭帳視之。見彼錦被纏身中人鼾鼻聲聲。睡興方濃。面上猶含笑容。若表其摯愛之情者。讀者思之。余當此際。愛彼之熱忱。能不達於沸點耶。

良宵匆匆。倏報三更。而和哥醒矣。啓帳視余。又復四顧。似知夜色已深。語余曰。妹胡不寢耶。余曰。讀罷此篇。卽當寢矣。和哥又曰。妹胡勿寢。讀得數卷書。便如此頭。甲氣耶。余不之答。趨之其前。笑撫之曰。哥渴乎。欲飲否。和哥始猛悟。曰。好妹妹。汝之待余竟如此。其周至。余感汝甚。今後決不再飲矣。余笑存之。又問其渴否。和哥頷之。余乃取茗以進。和哥飲既。神思益清。卽詢余閱何書。余舉以告。並語余本不能詩。惟嘗讀詩耳。言時遙聞遠處有雞鳴者。和哥曰。天將曉矣。盍速睡。明日起可稍遲。不必如今日之黎明卽起。余曰。余自當卽睡。明日且當早起。和哥曰。何苦。如是今非曩日之同膳。比矣。豈猶畏人。

嘲耶。余曰。余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婦懶惰耳。和哥笑曰。今日之翁姑。卽舊日之舅姑。斷無不諒之理。言次。余起卸裝。一枕好夢。不知東方之既白。

明晨。和哥語余曰。攝影之事。余已白諸堂上。頗表同情。余曰。爾我合影。一層哥曾言及否。和哥曰。余未提及。及時相機行事可耳。余韙之。和哥曰。妹今日束裝。須格外求工。余曰。然。卽喚伴娘。啓衣箱。取出淡月色之灰鼠緞。襖淺絳色之堆花緞。裙。語和哥曰。余卽服此。何如。和哥撫視有間。答余曰。裙甚豔麗。襖亦相稱。卽用此可也。余曰。攝影宜服淡色衣。故余擇此用之。言次。余姑忽至。余急起立呼姑。姑含笑命余坐。姑坐。余乃告坐。姑曰。蓉兒今日既攝合家歡。下代女兒俱在家中。上代女兒惟汝母一人。斷不可遺。彼余已使人邀之。吾兩家有幾重老親。汝母當不拘泥小節。余聞姑言。中心樂甚。蓋余方思母舊例。新娘須至十二朝始獲歸甯。今甫三日。余母女即可晤面。余之愉快。何如。卽答余姑曰。阿姑之意良佳。兒料阿母必來也。時余姑忽見榻上新衣。笑語余曰。汝今日別易新衣。乎難得。汝父汝母備此厚奩。所費殊鉅。余曰。阿母語兒。一年來家計不裕。未能千金贈嫁。乃翁乃姑素知余之境况。當不峻責。今阿姑既如此云云。敢以稟聞。余姑

笑曰吾家至戚大姑亦太客氣矣竟卽外出余起立恭送之。骨肉相愛天性使然而母女間之感情較之父子母子尤摯人情大抵如此而况余母向以掌珠視余則母女之愛當更何如耶余聞阿母將至興致倍佳匆匆梳裝竟卽至翁姑前請安姑語余曰自明日起早晚請安俗禮可勿再行汝苟靜坐無聊不妨隨時來余處閒談余敬諾之旋復往二舅母房中前樞姊歸來時改稱余翁姑爲伯父母余援爲例故改稱渠翁姑爲叔父母在叔母處坐少間卽過樞姊之室渠與叔父對房而居余入其室樞姊猶坐對菱花整理小鬟笑語余曰妹何早也余曰時已十時矣樞姊曰余於六時許卽起身家常瑣事略加過問頃方抽身歸室不自知其晚也余笑答曰姊需余助否遲則阿母將來矣樞姊曰阿母來平爲何事也余卽以余姑之語告之姊曰余今日尙未見伯母宜不之知妹不必助余理髮余非新人無關禮面但求不如茅草之蓬蓬然可耳語聲甫終華哥忽至余起立與之爲禮彼亦還余以禮彼爲夫兄余爲弟媳此時相敬如大賓迥異少小情景矣余祝華哥形狀似欲向余作周旋語又覺無適當之辭意頗躊躇以故就坐片晌卽出室而去時樞姊正梳竟也。

第八章

亡。何僕婦來報。余母至矣。余與樨姊急偕赴中堂。則華哥和哥俱在余母手抱芝香笑容可掬。余姊妹同趨前請安。余覩慈顏實含有欲語難言之概。和哥忽曰：「岳母盍往壻寢？」一祝布置究竟。何如？余知和哥用意。衆人亦復知之。余母欣然允可。和哥卽導余母行。余亦從之。衆人則俱止於堂中。母入余室。細視一周。顧和哥曰：「濟和布置殊佳。然汝煞費心血矣。」和哥曰：「全賴岳母妝奩爲之點綴。」余母曰：「力與心違。勉強摒擋。殊不愜意。」和哥曰：「余母謂樨姊妝奩已極豐盛。今則幾將倍之。是豊而又豊矣。」言次。託故外出。余母目送之語。余曰：「蓉兒阿堵真翩翩佳公子。汝福分洵不淺也。」余笑領之。母又曰：「汝快意否？」余聞「快意」二字。似解母意所指。無辭可答。惟點首以示意耳。母復曰：「汝當慎之。精神爲康健之本。康健爲人生之福。」余唯唯。此雖余母過慮之叮囑。然余實感彼設心之周到。與待女之誠懇也。

余母恐勞外間諸人之待。不復語他。尋卽偕余出室。則寫真者已至。夫家有園。雖不及余家之大。然一邱一壑。饒有佳趣。攝影之布景亦已措置裕如。諸人俱已先集。若專

待余母女者。場上設靠椅五。余翁指正中一椅語余母曰。此椅當屬之。姊母曰。余已爲他人婦。此首座當屬之家主。叔父曰。姊最長。非姊誰敢當此座。余母却之再三。彼等不允。余姑強摯。余母就座。母始從之。余母之左爲余姑。姑之左爲翁。余母之右爲嬪。嬪之右爲叔。芝香坐叔父膝上。余祝翁姑容色殊有欣羨之態。華哥和哥分立翁叔二人之旁。余等妯娌。姑嫂五人立於椅後。輝姊推良姊居中。良姊却之。輝姊以余母爲例。良姊又推。余謂既是家媳。又屬新人。余亦不允。卒由余母定議。按年齡爲次序。良姊義不容辭。遂居於中。次則輝姊。嘉妹左右之。再次則余與光妹。更左右之位。定寫真者對光有頃。一家之人。遂盡留影於其器。

攝既。諸人散座。寫真者招攬生意。詢問有無欲攝他影者。華哥卽囁爲芝香攝。一影使輝姊抱之同攝。和哥笑語華哥曰。旣如此。哥若與嫂同攝。豈不更妙。華哥曰。汝謂妙乎。何如汝新夫婦並攝。一影爲妙。和哥卽接口曰。本欲如此。特不願僭。哥耳。時余母尙在側。亦曰。此意甚佳。汝新夫婦准可攝一小照。以爲紀念。余旣得阿母此言。卽覩然行之。和哥使余坐渠。欲立於旁。低語余曰。此韋馱侍大士圖也。余否之。和哥曰。此非結婚攝。

影。不。妨。稍。帶。游。戲。性。質。余。附。耳。而。語。之。曰。哥。言。雖。是。如。此。恐。翁。姑。有。責。言。也。和。哥。垂。思。之。頃。卒。從。余。言。兩。人。並。立。而。攝。焉。

午。後。余。母。始。歸。臨。行。語。和。哥。曰。汝。岳。父。不。日。啓。行。後。日。略。備。小。酌。邀。新。婿。一。絃。並。請。舊。壻。爲。陪。邀。柬。明。日。送。至。時。華。哥。亦。在。余。母。又。顧。華。哥。曰。濟。華。汝。亦。定。須。偕。來。兩。人。俱。唯。唯。長。者。賜。不。敢。却。也。余。母。行。後。和。哥。迄。伴。余。於。閨。中。渠。以。昨。日。事。頗。不。安。於。心。故。無。論。戚。友。如。何。賜。飲。終。不。前。往。余。則。因。昨。夜。失。眠。神。思。頗。倦。祇。以。纔。做。新。娘。倘。果。晝。寢。在。堂。上。視。之。必。謂。余。太。無。禮。若。在。姊。妹。行。不。將。笑。余。宵。來。底。事。不。眠。而。如。此。疲。倦。耶。和。哥。觀。余。頻。作。呵。欠。似。解。余。意。笑。曰。春。色。惱。人。欲。眠。不。得。其。此。之。謂。乎。余。陰。念。和。哥。所。云。第。知。其。一。未。知。其。二。倘。汝。昨。夜。不。鬧。酒。儂。當。不。若。是。思。至。此。卽。曰。此。皆。食。哥。之。所。賜。和。哥。聞。言。猛。然。有。悟。笑。曰。余。殊。苦。妹。矣。盍。思。一。驅。逐。睡。魔。之。法。余。曰。能。振。作。精。神。睡。魔。卽。當。退。避。三。舍。和。哥。不。答。有。問。笑。曰。妹。能。弈。乎。余。曰。圍。棋。乎。象。棋。乎。和。哥。余。兩。者。余。都。能。之。由。妹。揀。擇。可。耳。余。曰。圍。棋。余。毫。無。門。徑。象。棋。尙。能。一。知。半。解。和。哥。曰。然。則。卽。着。象。棋。乎。余。領。之。和。哥。乃。至。書。架。前。取。出。棋。盤。棋。子。低。語。余。曰。夜。戰。之。不。已。又。事。日。戰。耶。余。殊。不。懼。

立答之曰輕薄之言施之君子則傷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願哥痛改之和哥曰此語指對外之交際而言我輩夫婦無所謂君子亦無所謂小人偶戲言庸何傷余昨告妹琴瑟之間閨房之內何語不可談余以爲妹當稍求通達余恐拂和哥之心卽轉顏以答曰語云上牀夫妻下牀大賓當人靜更深兩情繩綰之時汝何等涎臉口索舌手索足余未嘗峻拒猶以爲不通達乎雖然背人私語涉及戲言偶一爲之原無大礙特恐和哥以愛余之故積久成習到處見機觸發人前或將不能自禁則不如此時杜漸防微之爲佳也和哥曰余始倖兩言耳累汝做得一篇大文章可以已矣余一笑置之遂與對弈挺兵跳馬架砲出車一刹時間局勢定矣和哥黠甚常用聲東擊西之法余偶不察卽爲所敗一局終而余負余心不甘重整旗鼓再決雌雄局終而余又負和哥曰妹心思殊靈巧特不純熟耳余曰此詞本不彈久矣此中自有功夫究非可以倖勝和哥曰妹願再續一局否余笑曰敗軍之將敢復言戰余爲醒睡而試棋今不思睡可收藏之矣和哥曰光妹頗善弈余當往召之來妹作壁上觀可乎余曰光妹昨受汝窘恐不願來和哥曰試往喚之語次不待余之可否卽出室而去亡何光妹果至笑語

余曰和哥太強人。余知嫂亦能此。胡不一彈。余曰余已再戰。再北妹可爲余報復之。光妹曰和哥乃狡計。嫂爲所欺耳。言竟兩人遂入局。余就於旁而觀焉。光妹籌算頗精。能知己知彼。當和哥與余博時。程度懸殊。不啻搆枯拉朽。轉瞬卽已。今則大異。各鬪巧思。甚至移動一子。須費十分鐘之光陰。末後和哥存一砲。彼此不能取勝。遂成和局。余笑曰。此所謂棋逢敵手也。時則女牆上。僅有夕陽一線矣。二人遂不蟬聯。光妹與余周旋少頃。乃辭去。余目送之。語和哥曰。光妹天真爛漫。氣度雍容。真余家人物也。和哥便問余以婚事。謂岳母頃來。妹曾否以告。余以稍緩答之。和哥曰。當乘岳丈未啓行前。發議爲是。余曰。既然哥往余家晤巖山。亦囑彼來視。余和哥聽之。旋曰。親來親去。無非是親。此重親戚。真是親而又親者矣。余笑曰。汝無兄耳。使良姊而爲男者。棠姊一塊焚鬢。亦不容趙氏問鼎也。和哥曰。果如汝言。棠姊亦歸余家。則朱氏不將成爲江家媳婦之製造廠乎。言次相與粲然。

紅闌雙影私語。喁喁和哥忽曰。蓉妹余有一事。勸汝。汝既能文心又靜。細繡餘課。罷蓋日作日記數頁。一則可稽畢生之行爲。一則可誌閨房之韻事。余以事冗。有志莫逮。妹

盍爲之。余殊韙其說，乃曰：余性素好塗鴉。曩日家居時，亦常搦管記事。顧風片雨，絲瑣瑣碎，無一愜心快意者。此種文字，祇足供覆瓿耳。今日者，余當勉力從事，設有不佳，尚可就教於哥。一俟賓客散歸，俗務稍理，便可入手也。和哥曰：此等日記，亦可作閨房遺興品之一記。吾所記書，吾所書屠門大嚼，貴適意耳，既無示人之必要，即不必論。其佳否，余領之此一席之談話，遂使皇皇巨冊之「題紅館日記」，於以胚胎矣。余今日幸能綏舉十年來之歷史，以陳於諸君之前者，日記實爲之助。此又不可不爲諸君道也。

第九章

顧余一言及題紅館日記，余更有好多端須貢獻於閱者。諸君之前，紗窗人靜，裴几燈明，於是添闌膏展芸，編翻閱此十年來之事實。皇皇巨冊，凡二十卷，從頭至尾，略檢一過，余腦海之中，又增幾多資料。雖家庭瑣事，不登大雅，而事涉閨闥，亦多娓娓可聽者。一日，余姑至余室，語余曰：明日爲黃家祖姑母（余之外祖姑）壽辰，桺姑准往，道賀汝可與之偕行。新人初次出外，酬酢莫吉於賀壽。余并擬令濟和與汝同往，余領之者，再余

姑又曰黃家諸人多半汝所熟識且有阿姊與俱不必害羞也余又笑存之姑乃去黃氏者余天之祖姑家也

姑既行和哥入余以告之和哥曰此去甚佳余知岳母等必往妹正思念岳母藉此可以謀晤余曰余亦曾思及此何與哥所見吻合乃爾和哥曰此必然之事且恐棠姊亦往賀也余曰今日已是第七日余至十二朝當寧家省親和哥曰妹往余必與偕余曰阿母必以紅柬來邀汝自當同往和哥曰余殊不耐做新增岳母若延陪賓轉令余多拘束耳余曰若然余家有僕婦來時余當以此意告之和哥領之已而樞姊至問余曰頃伯母謂當囑妹往黃家賀壽妹果行乎余曰准隨姊往惟余不擬多留稍坐卽行免得彼等設筵待余多一番無謂舉動樞姊曰到得彼家祖姑斷不放汝光歸余當爲汝謝席汝卽不必言歸余曰當如姊言余初爲人婦不諳禮節明日求助於姊者正多也翌日晨起余卽梳粧和哥督視於旁品頭評足分外求工謂余曰大庭廣座之間瞻觀攸關不可率爾從事余笑曰貌之不美無論如何粧飾總是東施效顰適增其醜耳和哥曰誰不知妹之美『個妮子紅頰凝酥黛眉倒暈美麗如許幾曾多讓西子』此數

語者余耳熟焉妹不必復以美驕余余固信妹爲美者余固甘拜倒於石榴裙下者余笑曰美之一字余安敢當能當之者惟公園中之畫中愛寵耳和哥亦笑曰妹何苦吃此寡醋須知攝影爲無生機之物余嗔曰汝毋曉舌卽汝真個與汝意中人覲面於余亦無干也和哥曰此菱花鏡裏秀骨姍姍之美人非余之意中人耶除子而外余卽不復有意中人矣余鼻嗤之和哥又曰攝影中之人余不知其爲誰何姓氏不知那來情意余特不忍欺妹故前日妹問余時余逕告妹生平所見女郎殊無當意者除妹而外祇公園中一女郎之攝影神彩并奪頗繫懷思耳世間男子好爲欺人之言斷無肯語其妻有他愛者余倘欲欺妹即可隱而勿聞然余愛妹綦篤誠不忍以絲毫虛僞待妹乃妹今轉以此謔余抑亦過矣余含笑而起曰余無暇與汝多言恐勞輝姊久待矣和哥曰余亦當行於是和哥亦起立余則先至輝姊處至則輝姊適亦竣事余等遂乘輿

同赴黃宅

金村晉桃開綺席素娥分桂釀瓊漿黃老夫人以九秩高壽開觴稱慶其熱鬧可知也黃氏爲吾邑望族余外王父曾開藩黔中余外曾王父亦曾陳臬晉郡父兄皆仕宦中

人。故余外祖姑亦適大家黃氏。自余外祖姑丈而上累代簪纓澤及後世。猶未衰也。故此次之祝嘏。至爲熱鬧地方。大員鄉里縉紳濟濟踰度。止於庭極。一時之盛。余與婢妹往時。則余母已先在余姊妹略與主人周旋。卽顧阿母閒談。顧當大庭廣座之間。余婢女亦不能絮絮作耳語。惟彼此互問近况而已。余旋問余忙以棠姊是否前來。余母曰。汝姊初以大腹便便不願外出酬酢。余特遣僕婦往告。彼與外王父同輩者。現僅一祖姑耳。不可不往。如覺未便。晚去早歸可也。汝姊頗健。余說今日必來也。余曰。阿母之言誠然。阿姑本亦欲來以嬉。母婢姊及余皆已來此家中。無人管理。故不果行。余母女之談方終。棠姊忽至。笑語母曰。阿母在此耶。又顧婢姊及余曰。兩妹亦俱在此耶。余自側門入。已在女花廳周覓一過矣。言次入座。余視棠姊腰圍似較前又粗。蓋彼本瘦小驚風之腰。僅二尺許。故易使人望而知其懷孕也。

余以新嫁娘同爲座上客。一堂眼光皆集。余身。余除。興。忙。姊。閒。話。外。低。頭。俯。視。不。敢。旁瞬。設。無。母。姊。等。伴。余。之。羞。赧。當。甚。於。成。婚。日。也。至。十一。時。許。賓。客。皆。登。堂。謁。壽。忙。魚貫。而。往。以。輩。行。爲。先。後。由。親。而。疏。由。戚。而。友。夫。婦。俱。蒞。至。者。雙。雙。行。禮。餘。則。男。與。男。偕。

女與女偕。余以和哥亦往。不能獨異於人。然當大眾之前。頗使余伈伈倪倪也。

行禮既竟。主人設筵款客。果不出余所料。祖姑必欲待余。余且知被待者不止余一人。經樞姊代余辭謝者再。祖姑執不可。余母又從旁婉爲說辭。謂誼闊至戚。分屬幼輩。可以不必多此。一舉主人之意始罷。席終。棠姊先歸。臨行顧余語曰。蓉妹後會正多。母相念也。余亦欣然答之。曰。再會。再會。嗚呼。詎知此再會二字。竟成爲永訣之紀念耶。自此一。別人間。天上各處。一方不及。黃泉。吾姊妹永無再會之時。余聞夕陽雖好。紅不多時。二語。乃對於年高者言之。蓋摧折之加恤。在衰朽之身。棠姊方當盛年。乃亦如朝露之易晞。不令人太惑不解耶。

是日來賓極盛。所雇送客之輿。不敷遣調。迨余與樞姊歸家。已是夕陽西下時。余歸先至阿姑處。出必告。反必面。此兒媳當然之禮。旋從姑處歸余室。則和哥已在室中。彼方倚榻而熟眠。窗戶洞開。畫簾上捲。微風拂拂。吹向榻上。余覩此狀。默念曰。汝胡疏忽。乃爾獨不畏西風之侵損耶。急趨至窗前放下簾鈎。及回顧。則和哥已醒矣。含笑而起。顧余語曰。蓉妹汝歸耶。余諾之。和哥曰。勞余眼穿矣。余歸家時。尙未及二句鐘。今何。

時矣。余曰：殆將六時矣。和哥曰：余歸室後，迄守此待妹，待愈久，心愈焦。久之，不知如何入睡鄉也。余因以遲歸之意語和哥。彼復曰：余歸時，妹知之否？余曰：余不之知。并不料知哥歸來如是其早。和哥曰：今日席間釵光鬢影所見，無覩庸脂俗粉。余固未嘗留意，卽有美如天女者，余亦不敢存一妄想。惟以外物之惑，體動內府之情，懷恨不立時與妹歡聚，故急急歸家耳。那知妹竟姍姍來遲，妹爲余設身處地，思之能不望眼欲穿乎？余笑曰：今來矣！哥欲如何？和哥目視余面，紅霞上暈，但笑無言者移時。明日，余家果以東來，邀壻若女往聚。和哥得東持以示余，余笑曰：余言果何如？阿母今以紅柬邀汝矣。和哥曰：實則毋庸如此。多禮祇須使僕婦來傳言可耳。余曰：樞姊未有請帖，未識彼亦歸寧否？和哥囑余往詢之，余乃卽至樞姊處，以所欲詢者詢之。樞姊曰：頃張媽來時，傳阿母命囑余與妹同歸，惟余家務靖集，一時恐難分身。屆時或不果往，亦未可知。余曰：阿母旣囑，姊往姑以抽閒歸去爲是。樞姊領之，余遂別姊歸室。

第十章

既嫁而返歸寧父母。至十二朝，余家又使夫役昇轎三乘，至樞姊本擬不歸。至時，乃不

得不行。余順輝姊意與和哥先行。輝姊後至。棠姊以前日往黃氏賀壽。過覺勞乏。是日未能應阿母之召。余母女以十二日中相聚已有三次。故今日不復多話。離愁別恨。惟雜談家常瑣故耳。余母於臨別之頃。曾語余曰。汝自幼爲余所愛。遂至驕縱成性。今幸得此慈愛之姑。多情之婿。千萬留意。毋再如居家時之動以鐵面向人也。余笑曰。阿母放懷兒年長矣。縱曰。江山可改。本性難移。然爲外物所感化。亦未嘗不可自新。所謂與君子交。如入芝蘭。不室久而不覺。與之俱化也。余母又曰。濟和請假若干日。何日到校上課。余以半月對。母曰。然則去今祇有三日矣。余領之。歸時由輝姊先行。余夫婦遲歸。

約半時許。

及歸和哥語余曰。岳丈告余。有隨香帥入京之意。不日啓行。余家當準備錢行。余曰。余未與阿母談。及汝既知之。可速往告翁與叔父。時余父方主兩湖書院。兼督轄文案。幫辦總制兩湖者。卽南皮。被召入京。將任樞垣要職。幕府需才。故余父亦在羅致之中。在余父並不願往。祇以感恩知己義。不容辭。且山長一席。亦係南皮破格委之。南皮性情剛愎。苟忤其意。舊差亦且不保。故不得不行。和哥旋如余言。往告余翁。翁意主張錢行。

惟囑和哥先探問確期。和哥領之。退而語余。余亦領之而已。

光陰匆匆。蜜月良辰。轉瞬半渡。和哥儻期既滿。乃入校上課。渠所任事之校名文華書院。院在漢口。與家中相距一江。曩日和哥每逢星期三六。則返家一行。餘日則宿校中。今以新婚故。兒女情長。雅不欲兩地異棲。朝而往。夕而返。無或少間。余之戀戀於彼。雖與彼無異。顧江水浩漫。狂風時作。偶不經心。危險萬狀。余決不願和哥履蹈危機。力勸彼母。朝夕往返。謂夫婦之愛。不在荆布。相守苟安。旦夕倘兩心相印。至死靡他。雖不同居一室。而愛情之熱度。轉因離別而益增。譬之家常便飯。咀嚼無味。然苟久不得食。一旦有之。雖膏粱珍錯。蔑以加茲。和哥聆余說。殊不謂然。笑曰。如妹言。是以金錢之好。奪夫婦之樂矣。妹須知余本學期之所以。蟬聯者。一以舊東之情難却。一以堂上之意。方殷。故合同繼續。半載暑假而後高等學堂聘余。往執教鞭。即可無跋涉之苦。余曰。誠如哥言。余輩疏別亦不過此。一二月間。更可不必以爲苦。和哥曰。余正以不過一二月。自和哥入校而後。余常忽忽。若有所失。讀者毋謂余薄大義。而篤私情。作三家村小兒。聞事故。不憚其跋涉也。余知和哥爲愛情二字。所左右終不能從余言。遂笑置之。

女態。余之長愁不樂。實有他故。鴉聲入耳。則念和哥之安否。風聲戰樹。則念和哥之寒否。一日十二時。方寸之間。無時不以和哥爲念。余姑似知余情。時囁光妹。件余閒談。光妹且鬻。余對弈。余雖不善彈棋。爲忘憂計。姑從妹意。然而此心耿耿。總難釋然。棋本不高。兼以他思常至。一敗塗地。光妹轉謂余係有意譏。步必欲重整旗鼓。再決勝負。一局終而又一局。又局終而更一局。光妹視余之棋。幾等摧枯拉朽。耳余以屢戰屢北。轉爲粲然。蓋螳臂當車。一已亦不禁失笑也。由前所述。皆日中之情形。尙如此其難堪。及至新月懸空。暮鳥歸樹。時余之心。旌搖搖。更十倍於此。聽時計點滴之聲。無殊煎熬肝腸。一聲一斷。人謂度日如年。余則度一分鐘尤視一年爲長。每聞室外他人步履聲。余輒疑。和哥挾書歸來也。必至。和哥貞簡歸來。含笑入房。一聲。蓉妹余始欣然。有喜色。絮絮問。以日間所事。並肩攜手。窗下喁喁。兩人之心。乃大樂。故和哥每晨行時。余必諱諱囁其早歸。余哥亦深知閨中人懸念之殷。有時卽不能如期而返。然亦從未逾定時一句鐘也。

一日。天地冥晦。狂風怒吼。驟雨落地。作珠跳窗前。紅薔薇花。方當含蕊。欲放之候。被風。

雨所蹂躪。朶朶。垂頭喪氣。與空閨思婦之無聊殆。相伯仲。及傍晚時。雨勢益大。傾盆而下。隱聞隆隆之聲。起於天際。蓋蟄蟲動而雷始聲也。余獨處閨中。心潮奔湧。方寸轚轔。不寧。殆如芒刺在背。耳有聽欲聽。和哥之足音也。目有視欲視。和哥之人影也。久之久之。和哥之影既不見。和哥之音亦不聞。余惟喃喃自語曰。和哥和哥。汝胡不念室中人。之望眼。欲穿耶。比晚膳。僕婦來速。余賦益甚。勉強步至膳室。余姑祝余面有戚容。卽語余曰。濟和今日不歸。大約以風雨阻難也。余曰。渠在校中未備。臥具卽果。不歸亦當遺人來家報知。兒誠恐渠冒險而行。江中風雨更大。迄今不返。兒實慮之。倘果留宿於校。則萬無一失。又奚念爲。姑聞余言。驚動愁懷。釋箸而言曰。咦。濟和胡不歸耶。果因風雨歟。抑有他故歟。蓉兒汝且就食。膳後余當使人渡江。至校中詢問。余曰。此免起鶻落之思想。方迴旋於方寸間。雖食且不下咽。阿姑盍立使人前往。余姑忽轉其意曰。如此風雨道上行人且將絕迹。恐無人能破浪渡江也。余聞斯言。大爲失望。正忍淚無言。自校中者。余聆此語。恍如死囚被赦。喜出望外。急至余姑之前。同視和哥來書寥寥數

語僅謂校中適有空榻道梗難行權留一夕誠恐堂上懸望特以稟報云云其書於午前投郵頃始遞到殆郵卒亦不堪風雨之交逼耶余閱書竟余姑又趣余膳余始就食顧胸中塊壘一時驟難消却食量素狹今則益甚僅啜餚糜半甌耳

明日雨霽沉陰退盡重觀陽光適逢星期六是日午後和哥無課居常於午膳時卽歸是日亦然余方膳畢而和哥已歸矣余兄和哥欣慰殆難言喻先問之曰汝至阿姑處乎渠正念汝也和哥曰余已去過母知妹意不待余坐卽促余來余領之乃告以昨宵情形和哥曰余非不欲遣人來家然已所勿欲寧能施之於人余曰設郵書至今晨始到余當長夜不眠也和哥不語笑捧余頰曰蓉妹汝愛余余感汝此時之熱度較之常日歸來時高出不啻百倍昨日今朝相隔祇一日而憂樂之情相殊不啻霄壤矣和哥旋曰昨宵情形微特妹覺難堪余亦竟夕未能成眠麗譙聲聲挾風聲雨聲而俱來蓋驚擾難安輾轉反側迨東方透白始昏然入夢余曰余昨宵睡殊熟蓋既和哥確安處校中卽不復有懸念之心和視曰此言恐未必然殆妹故作此官面語欲余從妹前言而不朝夕往返耶余笑曰汝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和哥亦笑

曰。嘻。余爲小人妹。則如何。顧小人。安敢儼君子耶。言次。卽起立出室。余急挽之。曰。前言戲之耳。和哥豈因此不悅於余耶。和哥曰。余亦與妹戲耳。今有事往阿母處也。

第十一章

鵠火臨。躉炎陽如炙。這般天氣。大是困人。蓋已歷春而夏矣。文華書院既放暑假。和哥遂家居避暑。是年暑熱獨盛。寒暑表升至百度以外。人皆苦熱。惟和哥獨不覺其苦。渠語余曰。坐對意中人。如服清涼散。復何所苦。余惟恐暑期易度。轉瞬又將開學耳。余笑領之。感激之心油然而起。在理夫婦之間。本有相愛之義。感激二字。非所當語。然渠之深情款款。有出於尋常之外者。余寧能不感激耶。

余體本不甚強。入夏以來。尤覺懶懶多病。和哥見之。感語余曰。紅潮愆期。不至殆屬夢熊之徵歟。阿父阿母見叔父母已得孫。頗羨含飴之樂。妹倘能一舉得雄。堂上之喜。悅將不知如何也。余笑曰。是否今未可斷。哥切勿先以此消息外揚。設或不實。不將成爲話柄乎。和哥笑存之。又絮絮問余以害酸否。貪食否。余唯唯否。亦無確切之答。復也和哥又曰。娶婦本爲嗣續。妹又奚用羞。姻余不之答。嫣然報之耳。

和哥心思慧敏。教讀之暇。輒弄細樂以消遣。文人逸致彌饒。樂趣如笛如簫。如笙如鼓。如琵琶如胡琴之屬。平時偏懸壁間。一絕妙之裝飾品也。余當閒居無事之頃。班門弄斧偶一爲之。和哥聞之笑謂余曰。孺子可教也。余亦笑曰。無師傳授。總是隔靴搔癢。於是和哥乃一一授余。余技稍進。和哥立嘉獎曰。行見青勝於藍矣。余既能彈吹各器。常和和哥行樂。爲唱隨之。實行家如是者。由來已有日矣。今值暑假家居。閒來無事。則益肆力於此。管絃嘔啞。繞滿紅闌。未始非閨房韻事。讀吾書者。或謂雖非鄭衛淫聲。究屬靡靡之音。殊非婦道所當然。余獨否之。蓋燕婉之私。正足以表示家庭和雍景象。且兒女閨房之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能得如斯語。不勝於詬諺之聲耶。或又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國事已如江河之下。顧猶酣嬉若此。余又不然其說。當此國事蜩螗。人心蛇蝎之時。士君子不獲驅策於朝。何妨佯狂於野。聊藉高山流水以爲託。方東山高臥龍崗隱居之日。一則寄情於弈。一則託意於琴。泊乎一朝出仕。國事卽能鞠躬盡瘁。人未嘗訾議及之。嗚呼。此非文過之語。當亦有激而然。人自呱呱墮地。莫不秉有天眞。若是者。正余夫婦之天眞。諺云。讀書人爲秀才。時有三分真氣。一入仕。

版氣質立換牛鬼蛇神無乎不至然則何如余輩細民天真爛熳之爲得也

一夕蘭湯浴罷余往園中乘涼和哥方獨坐於園之惠風亭後有壁余繞道至壁後
諦聆琴音有間突然笑言曰其聲壯似鐵騎刀鎗冗冗其聲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聲
高似風清月朗鶴唳空其聲低似兒女語小窗中喁喁(四言俱西廂成句)和哥聞聲
急回顧曰妹來乎何辭身壁後也余乃含笑而出走入亭中和哥笑顧余曰若然妹爲
雙文矣余又哂之和哥曰當君瑞撫絃雙文聽琴之時兩人心頭不知各懷幾多酸苦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食言賴婚好事多磨一腔怨恨之思盡在五指七絃間若余與妹
則今已得美滿之結果又別有一境界矣余韙之旋曰西廂琴心一齣以余視之當爲
壓卷之作余愛讀之雖百讀亦不厭也至於酬簡一齣實爲白圭之玷余殊不以爲然
和哥曰妹言誠當雖然望歎有知不將詈汝爲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乎余曰待月西廂
下迎風戶半開只此十字便足爲雙文一生罪案和哥曰然則余兩人昔日又何如妹
胡申申詈人薄於責己余正色曰余兩人昔日又何如余自問心地光明無分毫之苟
且他人可欺汝不可欺充其所至至如琴心一齣之情景而止哥胡出此荒唐之語和

哥笑曰妹讀徧千卷書便沾染頭巾氣耶余言特戲語耳胡認真乃爾余亦笑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和哥爲之粲然遂不復言撫琴如初。

園有荷池池不甚廣而所蒔皆佳種白蕊翠蓋淡雅宜人池之四周有益荷六架種皆揀擇池中之精者滿園花卉當以荷爲最盛惠風亭去荷池甚邇卽而視之頗爲悅目有頃和哥彈罷置琴於椅與余攜手出亭偕至池畔余語和哥曰是園尙有未愜意處苟能得垂柳幾株蔭蔽紅日不更勝一籌乎和哥曰此爲垣隙所限實屬無可如何之事余曰若祇就荷渠而論彼大名鼎鼎之藩湖荷宮讓我一步蓋兼收並蓄不如審擇精良之爲得和哥曰余異日苟能薄有積蓄當買地築園爲吾兩人遊釣之所今日宜擇節金錢爲之預備也余笑曰余未嘗不作是想但望如願似償和哥曰有志者事竟成而況此非難題終有達到目的之一日余唯當時將晚飯遂卽離園入室遇余姑含笑言曰園中晚來甚涼浴後前往尤覺爽意和哥曰此刻尙有一線夕陽膳後月景當更佳也余姑無語諸人俱入膳室進膳。

余於繪事素不擅長而研丹調硃夙好塗鴉和哥幼年肄業於學校時曾習水彩畫技

雖不精亦能略辨門徑。自放假以來除以音樂爲消遣外。厥惟丹青而已。和哥喜撫連理樹並蒂花。蝴蝶雙飛鴛鴦交頸等圖。余以恩情縱好形諸精墨。未免爲人詬笑。和哥則謂閨中人遊戲之作。無論如何。決不輕示於人。且此等名色不過寓意而止。未嘗涉及狎亵也。余意始繹和哥復點景。要余摹寫。所點爲雙星佳會圖。牛女故事也。余卽詢和哥曰。牛女之事。信有之乎。和哥曰。此等韵事。不必以迷信之說繩之。無論是真是假。要皆可愛可憐。余笑曰。吾輩小別數日。便覺忽若失牛女兩星。一年一會。不將相思刻骨耶。世人每好求仙。寧知天上不及人間乎。和哥曰。願作鴛鴦不羨仙鴛鴦之樂。固勝於仙也。余唯唯。和哥又曰。余頃者所言。尙未畢其辭。譬如前所繪之連理樹並蒂花。蝴蝶雙飛鴛鴦交頸等作樹之連理花之並蒂。未必真含有愛情意味。卽蝴蝶雙飛鴛鴦交頸亦純任自然。彼何嘗知有愛情耶。是與雙星佳會之故事同爲寓意而已。不必苛求其是否實事也。余笑存之。和哥遂爲余拂畫盤。展錦箋。促余卽繪雙星佳會圖。乃余方捲袖而僕婦遽以棠姊之愚耗來報耶。

第十二章

人生不幸爲女子身生產一事尤爲女子無上之罪惡。因是橫天者枉死城中殆難數計。棠姊棠姊汝胡不幸亦墮此血海地獄耶。余聞僕婦言投筆驚起。僕婦之言曰趙家家人頃來報喪少夫人於今日辰刻去世明日午刻大殮。余聞斯語雙淚不禁奪眶而出。廿年姊妹從此竟長別耶。和哥亦變色曰棠姊面相不似夭折者胡竟不永其年耶。余且泣且詢僕婦曰來使去也未趙家少夫人果以何疾身死。僕婦曰來使形色匆遽不待詢問即已返身而去。和哥曰天熱如此外間時症甚多。余輩向未知棠姊有病。此耗突如其來殆爲急症所致耶。如係急症余不能任妹前往傳染之病非等閒可比。余曰汝何能斷其爲急症。余應否往當請阿姑之命。和哥曰可使僕婦卽往聞之果係何病。余以爲然。和哥乃往告余姑。卽遣僕婦行。

和哥尋卽還室見余淚絲被面撫余而相慰曰。蓉妹天熱如此汝當爲愛汝者珍重人生百歲終入此路。願汝毋過戚。余曰余非不知其然。同胞姊妹相處十有餘年。友愛綦篤。從無間言。一朝來此悲音人非木石能不戚戚於心乎。和哥汝與棠姊當髫齡時亦曾同遊同處。此刻恐亦未能恝然也。和哥曰事誠如此。余特恐妹因此釀病不得不以。

達觀勸妹耳。余不忍傷和哥之意。拭淚止泣。利哥復強余作畫。以爲解懷之計。余絕之曰。此不能再應命矣。和哥遂置之。

旣而僕婦歸來報。告棠姊之病。則以產亡也。余乃往請姑命。願至趙家送殮。姑曰。汝方有孕。萬不可往。余意頗不懌。詢以故。姑又曰。難產之症。必有種種惡現象。孕婦切不可觀。余曰。事隔一宵。當已收拾整潔矣。姑曰。蓉兒余非強違汝意。余惟愛汝。故不忍任汝往。明日當由余與汝輝姊前去可也。余重違姑意。始尤然而病不能臨床。一問。殮不能撫棺。一慟。余負棠姊。余心滋痛。自是厥後。余姊妹之關係。永絕。余書不復及彼矣。

光陰匆匆。暑假轉瞬滿矣。和哥應高等學校之聘。往任國文算術等科。暑假以內之事。至此已無可談述。惟有一言。須告諸君者。則雙星佳會圖。余卒從和哥之言繪成也。及入校而後。朝而往夕而返。家常瑣事。亦不復瀆諸君之聽。而秋而冬。容易年華。又報春三。而余分娩之期近矣。此事爲余畢生幸福所關。開宗第一章。余卽告諸君曰。阿儂固有。伯道之悲者。余無莊姜之美。胡亦抱碩人之憾耶。一日天氣晴明。豔陽四照。余忽覺腹痛。初時託病臥床。不敢告人。恐言之不實。貽人笑柄也。及後痛陣時。作時輒其勢漸。

劇。余姑入室視余觀余狀問病情余具告之姑曰是必分娩無疑腹中動乎余曰痛則覺跳躍頗劇痛止則亦止姑曰是矣當立召穩婆來余領之姑出卽呼輝姊來伴余時余痛益劇幾至淚下顧語姊曰輝姊如此劇痛余生平從未經過早知其然悔煞嫁人輝姊曰妹言沉憨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自然從未經過此痛余曰若此情形余不將爲棠姊之續耶輝姊曰胡說妹言實太失檢余遂不語有間穩婆至視察之餘語余姑曰新夫人痛陣尙緩至早當在膳後產生余聞之躁甚余姑則焚香膜拜於祖宗之前願佑產婦無恙並願誕生英物蓋舉家之人無一人不屬望余生男也午後四時胎兒尙未墮地和哥自校歸家見余痛楚之狀爲之戚然趨至余前撫問者再余低語之曰此皆汝所累余好大罪惡害人不淺和哥曰此女子之天職何苦詈余來言時劇痛久作余揮和哥退去

呱呱一聲兒墮地矣穩婆顧余姑曰太太恭喜添得千金貴不可言姑余急答曰辛苦辛苦只此四字別無他言可見余姑當時之心理余聞所生非男亦覺頗爲失望輝姊似知余意笑曰女子爲人類之母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自古已然幸妹亦服膺之

且生子必如孫仲謀。若劉景升者豚犬耳。雖有若無。轉不如左家之獲一嫡女爲得。余故笑領之。示以中心坦然實無所介。於懷余姑則恐妨產婦之健全。亦仍歡笑。如初。余縱聞。桺姊所言。然知此事實違翁姑希望。無論如何總覺愧赧耳。

三朝洗兒。筵開湯餅。余所生雖爲女孩。然以第一次之產兒。故賀客不因此而減少也。余母於誕兒之第二日即來祝。余照拂一切。備極周至。湯餅之筵。計共十餘席。羣以女孩貌。頗不惡。爭致譽詞。於余前益增余之愧色。顧余意雖如此。和哥則異是渠之言曰。有男必有女。試問人人。求其生而爲男人類。不將絕乎。且吾兩人結缡伊始。自茲以往。生生不息。後望甚多。既見余之沉悶。則又引援古來賢女子如緹縈木蘭之輩。以解余懷。余一一領之。深感和哥之情。不置是日。叔父爲余女取名。名曰蓉影。以余翁方遠遊。故由叔父代取。見者皆謂女酷肖母。不啻余之影也。

余自懷孕而後。卽多疾病。產生以來。尤覺疲憊。偶爲外邪所乘。竟以致疾。疾初作時。身熱如灼。來勢極猛。蓋產婦血弱體虛。非尋常病者可比。且用藥一端。尤多避忌。攻既恐橫。生支節守亦懼。養癰遺患。余母余姑皆深以爲憂。和哥尤中心。如焚焦灼。莫喻余惟。

昏。焉。督。焉。時。睡。時。醒。神。經。失。其。作。用。轉。不。知。所。以。爲。憂。蓉。影。以。余。有。病。別。雇。乳。媽。哺。之。
此。乳。媽。之。歷。史。又。有。足。述。者。彼。姓。李。名。阿。奴。其。母。爲。余。之。乳。母。阿。奴。與。余。同。庚。余。兒。時。
所。合。之。乳。卽。分。阿。奴。之。乳。也。今。阿。奴。已。嫁。人。生。子。余。母。荐。彼。來。家。爲。蓉。影。保。姆。母。既。食。
其。母。之。乳。女。又。食。其。女。之。乳。事。之。巧。合。有。如。是。者。余。病。初。延。邑。之。名。醫。施。省。庵。先。生。診。
視。藥。石。無。靈。久。不。獲。效。嗣。聘。胡。安。伯。江。亮。讓。毛。延。齡。諸。大。夫。立。方。亦。毫。無。動。靜。或。且。以。
病。情。棘。手。謹。謝。不。敏。余。母。與。和。哥。皆。以。爲。余。病。殆。無。痊。望。終。日。雙。眼。紅。腫。彼。等。雖。不。面。
余。而。泣。余。覩。其。眼。問。知。其。曾。痛。哭。也。余。母。於。無。可。奈。何。之。中。欲。往。求。仙。方。余。却。之。曰。以。
諸。人。之。心。思。學。識。治。之。猶。且。不。效。甯。彼。刻。板。草。方。轉。能。有。效。耶。和。哥。曰。無。已。其。延。西。醫。
乎。余。曰。西。藥。多。金。石。質。西。人。醫。法。尤。好。用。霸。道。余。病。已。如。斯。延。西。醫。來。益。促。余。命。矣。和。
哥。不。獲。已。又。往。延。邵。棠。蔭。先。生。就。診。此。公。名。不。甚。著。而。看。脈。立。方。俱。極。細。心。和。哥。示。以。
以。前。各。方。渠。笑。置。之。語。和。哥。曰。時。下。名。家。大。都。不。願。肩。負。責。任。余。荒。恨。以。延。宕。手。段。爲。
漁。利。計。也。渠。旋。立。方。而。去。余。以。爲。此。已。求。諸。下。駟。之。乘。聊。盡。人。事。未。必。有。效。勉。強。服。藥。
訖。明。晨。病。勢。忽。覺。鬆。動。和。哥。大。喜。仍。往。延。之。彼。既。能。治。余。病。余。遂。不。復。改。請。他。人。僅。越。

一旬已能起坐。和哥語余曰：「名之一字，誤人不淺。享盛名者未必良醫。而默默無聞，每有出類拔萃之才，余實爲邵先生叫屈。」余頗謹之，讀者諸君，然耶否耶？

第十三章

榴花吐蕊，萱草舒眉。一轉盼間，已過競渡節矣。余沉疴初起，漸能健飯闌家之喜，愉快可掬也。一夕月明如水，夜色澄清，余欲吸取新空氣與和哥偕往園中，園中有安息椅，余兩人卽就坐焉。仰觀明月正照中心，一若嫦娥有知，竊窺余輩之情懷者。和哥笑握手曰：「蓉妹余不圖復有今日。夢耶？眞耶？」當汝病劇時，奄奄一息，祇存殘喘，余不知墮却幾多眼淚，視汝病況，十無一望，恨不能以身代之。余素不信祈禱，爲汝故，鞠躬盡瘁，無所不至。神果有靈，則余輩之克有今日，皆余誠心求得者也。余聞其言，百感交集，卽答之曰：「九死一生，誠屬幸事。今日者，余之一肌一膚，皆出自哥之所賜。經此一番風險，余輩愛情熱度，又增高一層矣。」和哥曰：「諒哉妹言！」余又曰：「余今而後益知夫婦之可貴，看護之周到，無論何人，終不及夫婦之間。能體貼入微。」和哥曰：「夫婦之間，形分而神合。我卽爾爾，卽我既無絲毫避忘。自然分外周到。談次，小婢忽捧香茗至，曰：『新煮佳茗特奉。』

與少主人少夫人解渴和哥以雙手接之小婢自去和哥乃授余一杯曰妹渴乎茶不甚熱欲飲當卽飲之余領之飲訖方欲再談遙聞余姑呼曰晚來天氣頗涼婦病新瘥不宜久坐也余輩聞言急起立回顧余姑已行至余輩坐處和哥卽語余姑曰團圓在望愛不忍釋故不覺坐之久今當返室矣余姑曰余始不知汝曹來此頃見小婢捧茶至問之方悉蓉兒體弱余懼其感受夜寒而復病也余笑曰阿姑旣來兒輩當伴阿姑再坐片時余姑曰余特來汝祝曹本不須坐卽當歸室言次余夫婦遂從姑行至姑處稍坐余等始返寢室

一日余與和哥話於閨中余戲問和哥曰設余前次之病竟至不起哥將如何和哥含笑視余半晌不答忽轉詢余曰萬一余有不測妹何如者余急斥之曰毋妄言和哥曰設想之說本非事實余旣姑妄言之妹盍姑妄答之余曰同衾同穴同生同死余決不一日獨存於天壤間和哥樂甚捧余頰而親之曰余殊感妹余殊感妹雖然余不能如妹之心以待妹也余有雙親而無兄弟不敢偏重於私情倘妹病果不痊余不能以身殉妹余惟有以心殉妹長守鰥魚生活耳言次彼此一笑置之然而相愛之情如春日

之花益勃發怒甚矣曩時和哥赴校教授余獨居深閨頗苦寂寥自生蓉影有此消遣之品余遂不如向者之鬱鬱寡歡矣家中自余以下諸人對於蓉影雖不甚惡亦不之愛蓋重男輕女之心理吾國人習慣如此若自太傅所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者實過激之言非通論也余因諸人不愛蓉影故愛之益摯和哥因余之心以爲心尙有舐牘之情蓉影生而肥晳性情和順絕少啼聲生甫百日余逗之笑卽知投奔余懷雖由乳媽哺養而母女間之愛力出自天性故無知之嬰兒亦知阿母之爲可親也一日余方與蓉影頑笑和哥適歸余卽舉蓉影授之曰試抱之和蓉笑從之而顧蓉影曰吾家賠錢貨而養而教汝母當費却無數心血廿年而後不知究屬誰也余聞言立詰之曰賠錢貨賠錢貨試問汝從何處產生世間人若盡求生子阿姑那來汝妻又那來和哥曰余自生子人曰生女胡不可者余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汝言毋乃不想和哥不復與辯余一笑而罷

時序遷流乘人不覺亡何屆雙星渡河之夕矣俗有乞巧之戲余性好弄亦一爲之事爲和哥所見笑顧余曰天孫果巧何至被謫一年一度雙方曠怨自顧不暇遑恤他人

余曰游戲之事偶一爲之應時行樂而已胡必以此詰難之耶和哥又曰汝向彼乞巧乎彼果有知必轉而乞巧於汝書人云願作鴛鴦不羨仙若河鼓天孫之疎闊與吾輩相去難以道里計余寧墮入十八層地獄不羨神仙也余笑曰哥言固明達矣然尙以河鼓天孫爲有此神仙余則更當進一層言之七月七夕牛女相會之說本屬烏有之事文人好弄造此韻語數傳而後遂成事實自余今日觀之純爲一種雅韻之紀念耳和哥曰妹言雅韻二字則可爲紀念者尙有李三郎與楊玉環事『七月七夕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只此十四字寫盡當時旖旎風光妹乎汝亦願與余世世生生永爲夫婦乎言未終乳媽至抱蓉影而去既去余於是答和哥曰願世世生生永與汝爲夫婦但不願如李三郎楊玉環之結局和哥喜甚笑曰願如汝言願如汝言古人有三世婚姻之事雖屬小說家言精誠所結或有此事乎余笑存之

然朗開余急仰觀則萬道金光盤旋空際蜿蜒曲折彷彿赤練余駭甚顧和哥和哥微聲語余曰妹毋聲且覩其變余復仰視則金光已不知其何往惟見蛾冠博帶繡袍粉靴者四五輩遊行空際方疑訝間又見女郎數人冉冉而出余既見所未見急欲詢諸和哥渠惟木立呆視置余不答旋聞空中有奏樂聲或揚或抑清脆可聽余正出神之頃和哥忽回顧一不經意與余面面相撞余痛極而醒則一幻夢幃中鴛侶正交頸偎抱也

余醒轉身起溺和哥爲余所驚亦醒余卽撫其額曰哥猶痛否和哥不解余言余恍然曰余猶作夢語耶和哥便問余何夢余俱告之和哥笑曰然則妹果痛乎謬云碰碰頭好朋友此夢正吉兆也撫額余上果覺微痛卽答曰余額果隱隱作痛莫非夢中真個相撞異哉和哥不語旋聞彼鼾鼻聲則又入黑甜鄉矣余就枕之後回想夢境重思之三思之久不成夢遙聞遠處金雞齊唱窗上月光漸淡余默念曰河鼓天孫歡會終矣一年一度又須俟來年靈鵲墳橋天帝之罰夫亦太酷遐想久之天色已明和哥又醒顧余曰妹醒以待日乎余曰心切於眠愈不成眠和哥曰欲求熟睡須先安神余有一

法行之已久。凡至寢不成夢時，順一二三四之數，默誦至十，再環誦之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於數十遍，無不入夢。大抵患不寐症者，必作種種之他思，愈多，眠愈難。故使之默誦數目，即可不作他思，而一二三四之數，爲平日口頭所習，誦又不須經意也。若一經意，則又不能成眠矣。余曰：此法余亦知之，頃曾行之，毫無效力。大抵此法或效或否，無一定也。和哥一笑置之，余夫婦遂同起。

第十四章

以上所述，皆癸卯甲辰二年間事。余於先緒癸卯，于歸江氏，開卷第一章，即告讀者諸君矣。明年爲甲辰歲，日本與俄羅斯兩國兵戎相見，以吾國乾淨之土，供彼搏戰之場。至吾國幾不保中立國之地位，可憐亦復可恥。余今他述倪，述余伉儷之幸福，余幸生身中原，使余爲東三省人民者，那日之流離顛沛，殆不知始何也。又明年乙巳歲，日俄和局成立，清政府鑒於日俄勝敗之原因，與吾國受侮之激刺，於是下詔廣設學校，培養人才，和哥任事之校，本僅粗具規模，時督兩湖者，仍爲南皮公。前次奉召入京，格於親貴讒言，未獲相當位置，故仍回本任南皮。公素有洞達，時務勇於任事之名，及奉

明詔益復形式求全將原有各學校大加擴充和哥以余父之汲引得委爲高等學校教務長任事既劇不復能如向者之早往夕返渠戚然憂之嘗謂余曰凡夫婦間之愛情當其初也無論如何豔濃久之必趨於平淡余方引以爲慮競競然惟恐不能長保此美滿之愛情一朝忽如此疏闊余益懼吾輩之幸福至此已達終點不能更進矣余笑曰余昔貽書於哥曾謂『思以別而益深情以思而益摯別之一字表面似有損傷實則毫無妨害不特無害且足以加增愛情之熱度』今日情形亦復如是哥當知朝夕廝守之樂至此已趨乎其極夫婦間憐愛之情如演劇然無論紅面黑面老生小生總不過如此如此耳吾輩今日相愛情形已極夫婦之樂除非使兩人并而爲一否則無論如何總未見勝於今日也是以余極願暫作小別別後重逢愛情必濃此實維持吾輩情好之良法幸哥毋以疎闊爲苦和哥爲余言所動不復戚戚如初

余自于歸而後忽忽兩週有餘日領唱隨滋味渾忘蠹魚生涯矣余幼時嘗伴兩姊讀蘭閨清課一燈咿唔曩曾以告讀者諸君諸君當能憶之余性雖不慧而酷愛詩書余家藏書極富經史子集稗官雜載殆無不備余母清才拔俗余得余母十年訓誨幸能

粗知大義及出閣後督責無人遂以廢讀此固余之劣性所致然亦不得不歸原於愛情過濃也今者和哥既不朝往夕返余之暇晷乃多偶憶曩日讀書志願本欲終身不嫁自食其力後知此志難以實行猶欲藉文字以相夫今幸歸於豐衣足食之江氏毋庸余橐筆賣文然備而不用可也因非目前之需要而棄之不可也余思及此發憤之心油然而生乃效蘇季子陳僕發書故事盡出余母贈余之籍簡鍊揣摩以期溫故知新就中余最愛讀班氏西漢書蓋余固極好駢儻艷麗之文余母嘗教余曰詞章之學不從根本入手而徒拾人牙慧則餽釘滿紙將令人不能句讀余（余母自稱）意研究詞章者非從西漢着手不可西漢一書實爲詞章之鼻祖後人從文選及各家駢體專集入手已是數典忘祖近則每况愈下坊間刊行之書如事類統編四六類腋文選集腋龍文鞭影等書名目繁多不及記憶無非拾古人文唾沫耳余殊不取且也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今乃取法乎下更當何所得乎嗚呼余母數語不僅足爲余之清夜鐘聲且可當一般受詞章毒者之藥石也

自後和哥每一星期一歸歸則余必與談一星期內研究所得者和哥頗爲愉悅笑謂

余曰妹既。有女兒。花。又得。萬卷書。閨中可不患無聊矣。所恐者。日坐書城。久而生病。妹其慎之。余曰得。增如哥。一生吃。看不盡。復奚賴。余之相輔。然余今思之。既生爲人。必有天職。一二年來。泄泄沓沓。幾使終身成爲廢人。今幸猛然省悟。異日縱不足以言輔。哥然余必盡力以行。心之所安。和哥曰汝欲從事於教育乎。事太操心。恐非所宜。余曰哥既於教育界上。占此高級位置。余欲有所作。爲易如拾芥耳。和哥又問。余果欲何爲。余曰今非其時。何必徒託空言。余夫婦言至此。乃不復談此事。

古人云。流水年華。言年華之逝。等於大江東流之速也。以余視之。韶光匆匆。更視水之朝宗於海。爲速。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皆於不知不覺中消磨。以去一年。容易又逢歲首。矣。爆竹聲喧。處處桃花獻頌。來紅男綠女。爭起新妝。上焉者遨遊名勝。以爲紀念。次則呼盧喝雉。以當消遣。莫不皆欣欣然。有喜色。余夫婦意興所至。因亦共謀新年消遣之法。和哥請往漢陽一遊。蓋余雖生爲鄂人。生平謹守閨箴。足跡未嘗出武昌一步。故和哥以此逗余。余欣然從之。曰哥當往。問阿姑。余亦去。約樨姊和哥以爲是。余夫婦乃分往。姑處。姊處。阿姑以家事頗冗。設有賀年者來家中。不可無主。不願同往。樨姊則以祇余。

夫婦同往較之三人偕行爲樂亦不願行余夫婦卽不相強匆匆束裝竟乘舟渡江是日爲元旦之明日吾輩離家時爲早間十下鐘預備作竟日遊也

余等遊覽之第一步卽往琴台。琴台在漢陽城北二里。地本高阜廣可十畝。東對大別之山。左界漢江之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遇鍾期之處。故又名伯牙台。居人建屋其上。層軒累榭頗有可觀。余等至其地。遲於小池之濱。池旁翠柏蒼松翳然成帶。池內水色清澈。當此天寒亦不凍結。和哥戲拾碎石擲之。浪花陡起。波紋四揚。及堤而沒。余等盤桓有間。遂返舟往遊晴川閣。閣在大別山之麓。與武昌之黃鶴樓隔江相峙。余嘗登黃鶴樓。久聞晴川閣之名。今者躬臨其地。眼觀勝景。始知名不虛傳。閣雖無黃鶴樓之高。然結構雅緻。實勝於彼。余等登其巔。憑欄而坐。相與閒談。余與和哥曰。余視此間傾圮之處。甚多殆因。年久失修之故。倘長此不葺。大好古蹟終恐有淹没之日。和哥曰。此等風雅韻事。求之於昇平之日。或可得之。今日者國家危如累卵。官吏急於斂財。誰復顧及此事耶。洵哉。妹言百年而後江山。且不知屬之何人。更何問乎。古蹟言次。相與慨歎移時。和哥復告余以晴川閣三字之命意。蓋卽取崔灝詩晴。

川歷歷漢陽樹之意也。

余等既離晴川閣復乘舟至歸元寺。寺在馬家湖上。余輩之至其地。卽爲遊馬家湖也。和哥語余曰。寺內有五百羅漢殿。鬼斧神工。惟妙惟肖。妹欲往觀乎。余曰。余足力頗弱。不良於行。只此兩處一遊。已是憊不能興。羅漢狀貌。猶猛殊不足觀。余輩卽坐船中流覽湖濱風景。可矣。和哥從之。旋回余言曰。甚矣。裹足之害。以無辜之身受至酷之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余聞言喟然曰。旣爲女兒身。不得不受此罪孽。兒時不知吃盡多少痛苦。纔足供愛我者之一玩。和哥曰。近日頗多創議放足者。余極贊成。以余視之。美人之美。斷不在裙下雙鈞。凡事貴於率真。天足之妙實勝於三寸金蓮。余曰。哥旣如此云云。余嘗立卽放足。特恐骨脈已折。縱放之未必能復原形也。和哥曰。妹母存心。余之愛妹。決不在足之大小。足在妹身。雖小亦佳。若他人之足。卽果脣圓六寸。余亦不愛頃者。言之特普通之論耳。余曰。弱足究不便利。歸商阿姑放之爲宜。和哥不語。旋與余談漢陽古蹟渠之言曰。去馬家湖不一里。有女郎山。相傳爲楚襄王會神女處。惜乎舟不能往。妹又難行。否則可以一往登臨。余其爲楚襄王妹爲神女乎。余笑曰。其說旣荒誕不

經其事更穢。翌可。亦足以爲古蹟乎。和哥笑撫余肩曰。吾輩亦未能免俗也。余不之應。和哥又曰。離女郎山可三四里。有山名漢南山。明洪武十二年。楚王射虎於此。其山三峯並峙。一名仙女。一名樓子。一名馬足。皆極險峻。然妹不能往遊也。有太子湖者。去此亦不遠。盍令舟子艘往一遊。余領之。和哥遂以告舟子。舟子如言而艘行。約五六十里。許入太子湖。湖之面積極闊。和哥告余曰。凡漢陽境內。鷺鷥刀環官湖南諸水。俱自城西二十里平塘東流來匯。以故面積頗廣。余曰。既名太子湖。當必有典。故太子果爲誰也。和哥曰。方志謂梁昭明太子嘗食采於此。故亦名昭明湖。探首窗外。平視湖濱。惟烟波渺漫。風景殊不見佳。時則陽光潛隱。形雲蔽空。余急顧和哥曰。漫天雪意。余輩盍返。言次。一陣朔風撲面吹來。余不禁爲起寒噤。和哥曰。冷風料峭。進亦無復可遊。當從妹言。立卽返棹。惟名爲出遊。而所遊僅此一二處。殊不饜。余之心。言頃卽以歸意告舟子。而使舟婦備餐。且行且食。及抵家中。已午後五時許矣。

第十五章

桃穠梅熟之子于歸。是年二月。巖山與光妹結婚之期屆矣。杏花時節。春酣欲眠。真是。

絕好風光最適宜於結婚余以坤宅方面有樞姊爲之助理乾宅方面棠姊旣已鵠化樞姊又難賦歸余母年事漸高以一身理此繁劇精力必不能支余乃不得不歸寧余父母僅此寧馨兒一切婚儀俱主繁華余之歸也在吉期前半月爲此正務余夫婦乃不得不暫時小別然和哥意興所至猶輒來岳家視余自余于歸而後朱氏門庭和哥月僅一至多亦不過二至三至今則復如余未出閣時之情形不啻重覩漢宮威儀也一日和哥又來視余余母款之晚膳余及巖山具同席余母以和哥不善花雕京莊之屬特以玫瑰酒進飲次巖山諄諄勸酒酒情中酣和哥微帶醉意余恐其飲過於量歸途實覺不便乃目視之禁之勿飲和哥豪情勝概正極濃熱未嘗留意及此余不能耐逕奪其觥曰汝可飯矣俟巖山花燭之夕可多浮幾自謀一飽醉和哥笑曰余恐吉日不及前來故預謀一醉耳余方欲語巖山急語余曰阿姊亦太關心今夕非做新增時勿庸著急也余笑曰汝速爲自己留些餘地平日覲然作小兒女態到得那日恐非易挨汝今夕灌得姊夫爛醉不怕彼報復乎巖山曰蓉姊利口如劍大非昔比進步何其神速殆皆出自和哥之教乎余母聞余等相與笑謔貌極歡慰亦攬言曰巖山汝還讓

步些龍驅得老婆到手再去興師問罪巖山笑而不答余夫婦亦嫣然置之余母遂呼侍者進飯飯已和哥始歸

吉期之前三日余復返夫家蓋舊俗敬祖等事須於三日前舉行故余不得不歸所幸母家各事時已粗具梗概且戚族中又有數人來助余母不復需余爲力余乃得脫身而去是夕余爲光妹整理服物既畢所事相談於閨中余戲語光妹曰余初來時家中諸小姑娘無人不與余戲長厚如妹亦戲余曰『余邀汝來汝堅不允今日不由汝不來矣』余今可以此語轉戲妹曰余邀汝往汝堅不允後日不由汝不往矣光妹笑曰嫂長於余那亦如許孩子氣若是者殆卽所謂報復乎余曰妹母認眞余偶憶及聊博一粲耳言次嬸母忽至覩光妹檢理奩具喟然曰採盡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斯二語也以喻天下生女者可爲切當之言憶自孩提至今以長以教不知費却多少心血勞勞碌碌徒代人作嫁耳光妹聞言爲之泣然余慰之曰嬸母此普通之慣例生女之家莫不如此若必撤其環瑱如北宮嬰兒之以角丫終者殊非造物生人之本意嬸母其母戚戚於心吾庶家親上疊親彼此相知有素光妹此去當無所苦嬸母曰姑如

大姊婿如巖山。余復何求。特廿年母女一朝異居。人情於此終不能無所戚戚耳。余笑曰。余來歸時。阿母寧非如此。今則積久成習。亦淡然忘懷矣。言次。余恐嬪母有語囑咐光妹。遂卽辭出。

余入寢室。和哥方調弄蓉影。若病余之姗姗來遲。而借此爲解頤者。余旣至。和哥笑語蓉影曰。汝母來矣。快多呼。幾聲媽媽。余卽問曰。乳媽何往。和哥曰。彼有私事他去。卽當來也。余乃前抱蓉影。蓉影已能牙牙學語。爹爹媽媽信口漫唱。余指謂和哥曰。汝愛之乎。余視汝似較初生之時稍愛彼矣。和哥笑曰。妹既溺愛。乃爾。余以妹之心爲心。敢不云愛。余笑領之。和哥又曰。余雖尙未生子。然有女如花。聊勝於無。余曰。哥能如此。解嘲余心慰矣。和哥曰。余縱能以此自慰。恐堂上未必亦能如余也。余聞此語。中心大受激刺。若有所感。陰念蓉影之生。已將雙週。余非白乳應有娠象。乃迄今毫無朕兆。意者余以產後劇病。竟不能復育耶。茲事體大非可等閒。視之。余思及此。乃語和哥曰。余非不知。堂上意余必謀。所以慰堂上也。和哥曰。敢問何謂。余笑曰。今且勿論。俟光妹姻事畢後。余當再與哥談。和哥亦一笑。置之似解余意者。然

繁文俗禮。傷財勞神。吾國嫁娶之制。余殊病其瑣碎。光妹之事。歷落數日。匆匆過去矣。余乃踐前言。與和哥談。余數日內欲言未言之事。一夕。余笑語和哥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哥願效之乎。和哥毅然曰。是烏乎可。吾輩愛情如膠附漆。如磁引針。其間不容毫髮。雜居如妹所言。斷乎不可。余又曰。余雖不賢。尚非妬婦。哥自知之。此言實由衷所發。哥未嘗或拂余意。胡此事獨不可從耶。和哥曰。余非好拂妹意。余實不願他人分余愛力。人之一生。愛力有定。此增一分。則彼減一分。娶之而不之愛。余何苦累人家。好女兒。娶之而分妹之愛。更非余所忍。爲妹意殊令余感激。惟有心領之耳。余曰。哥見其小。未見其大。務其近。未務其遠。余嘗謂哥有書生。硜硜之見。卽以此事論之。足徵余言不謬。和哥急答曰。請將不成。父用激。將法矣。余曰。哥且畢聆余說。余言實具至理。非徒激將已也。何謂見其小。而未見其大。嫁娶之本義。在於嗣續。故七出之制。不育其一爲尊長者。莫不望抱子弄孫。苟娶婦而不生子。何以慰尊長之心。和哥徒溺於私情。小節爲諒。君子不取。且翁姑生子。惟哥若有昆季。猶可緩待。既無昆季。則余之所言。哥實義不容辭。乃竟期期以爲不可。非徒見其小。未見其大乎。何謂務其近。而未務其遠。吾

輩。今當壯年。自不覺無子之苦。異日而老。而衰倫有伯道之悲。必至追悔無及。諺云。生子原爲老來計。斯言洵是。論和哥胡祇顧。目前之歡娛。而不一念及異日。非徒務其近。而未務其遠乎。和哥聞竟笑曰。妹言侃侃而辯。余不願再申。無謂之駁詰。惟妹既能生。蓉影安見。不能復生子。余年正富。俟諸十年之後。如妹猶不育者。再申此議。何如。即不然。至早亦當在五年之後。余曰。哥言未爲不當。吾輩視之。五年一霎。殊易易耳。特恐翁姑含飴心切。不願久待。彼縱變子變媳。不忍明言。而旁觀者必竊議。余之不賢也。和哥此時意似稍動。余復進語之曰。今可不用猶豫矣。余意已決斷無後言。皇天后土實鑒。余心。此後倘二三其德。當置死火焚以死。和哥急起立。手掩余口曰。妹胡設此重誓。余寧不知妹之誠意。所以不遽允者。欲長保吾輩固有之愛情。勿使稍趨淡薄耳。余聞言。乃執其手曰。今可定奪矣。惟俟請命於翁姑耳。和哥長歎失聲。置之不答。余亦自覺悽然深恨。身不能育。致貽和哥以戚也。

第十六章

詰朝。余至翁姑處。晨定。翁已出外。余卽以昨日所談告諸。余姑沉吟久之。笑答余

曰。今以家庭幸福論。余家父子姑媳長幼。一心融融怡怡。從無間諍。雖不能謂已極家庭之樂。而美滿兩字足以當之所缺者。祇汝尙未生子耳。然汝年方壯。安見不能復育。余誠恐娶妾而後生子。未必可保。或有三言四語轉將我和睦之家。庭破壞耳。余曰。姑可毋慮。處家庭之間。不外一誠字。彼而馴良也。余以誠待之。自必能合爲一氣。彼而不良也。余以誠格之。至誠而不動者。除非積年。處婆甘齡以内之小女子。當不至有如是者。余見人家嫡庶之不相安。每由於嫡者陵下庶者。傲上一陵。一傲遂如冰炭之不相容。若二者之間。有一自甘讓步者。何至同室操戈哉。至於生子一端。余雖非麻衣神相。然肥碩而壯健者。必爲官男。之相。余之不能復育。實本於羸弱。以余爲例。即可知也。余姑聞言。又曰。蓉兒。汝誠賢矣。然少年人血氣未定。所爲或有出於一時之意。興至過後。生悔心者。汝能不如此乎。余意事。且稍緩汝歸寧時。可商之。汝母既得各方面之同意。然後行之。較爲周到。余曰。此事可勿商之。余母姑曰。商之爲佳。余見姑意如此。遂唯唯而退。

旋往樨姊處。逕以此事語之。樨姊顰蹙久之。語余曰。妹胡性躁乃爾。余視汝夫婦之愛。

情實在余夫婦之上。華哥偷欲納寵。余心猶覺不憚。而况妹乎。非余以小人之腹度汝。愛河浪惡。醋海風狂。余恐妹異日悔且無及也。余姊妹同胞所生。固無語不可談。此實阿姊之忠言。妹毋河漢視之。余曰。余無阿姊之福。自不得不割私愛。而重大義耳。樨姊曰。余再爲妹言之。妹其平心靜思。愛情者無價之寶也。妹何幸嫁得如意郎君。秦樓雙影。好夢正濃。無端而自行破壞之。捲土重來。殊非易事。余急辯曰。濟和固非薄倖者未必納。妾之後卽棄余如敝屣也。樨姊曰。妹且畢聆余言。諺云。癡心女子負心男。此言的。是不謬。天下惟男子之心最不可測。而血氣未定之人心尤滑溜。和弟固非薄倖郎。而到得爾時。其心自有不願變而必變者。蓋喜新厭舊。人性皆同。男子之於女色。尤甚。諺云。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可見男子之心理矣。妹其三思之。余曰。阿姊所言。固是同胞心腹之談。其如余不能育何。樨姊曰。汝既能生。蓉影安兒不能再育。卽曰。以產後久病之故。已失生育能力。然妹固本能生育者。因病而失此能力。安知其不可醫治乎。余意妹今當以調養身體爲先。苟六脈和平。要是石女。賦形有缺。否則斷無不能生育之理。余聆樨姊所言。頗有咀嚼之味。乃曰。余姑頃囑余往商。阿母不知母意。又如何。

也。輝姊曰：汝不必告阿母，免得老人又多一罪。慮余知阿母之意，必等於余妹卽視余言爲阿母之言可也。余又唯唯而退。

入室，余以余姑及輝姊所言詳告和哥。和哥曰：善哉！嫂言妹病非不可治也。余曰：今既如此，盍不雙管齊下？一面爲余醫治，一面物色人才。和哥曰：祇求醫治可耳，治之不效，再申他言，未爲晚也。余曰：哥自爲余醫治，余自物色人才，兩不相犯，不必論也。和哥領之。自是厥後，余遂延醫診治，春盡而夏，歷夏而秋，余幾無日不與藥爐爲緣，黃湯黑水，不知喝去幾許。而希望所在，猶是毫無消息。彷彿入水撈月，緣木求魚，徒費却幾多心血，終無達到希望之日。一日，余乃告和哥曰：守株待兔，可得乎？余能生子之希望，今已盡矣。不毛之田，雖有善稼者，亦無所施其能。余徒負哥耳，哥可不復推却事到如今。方始踐行哥寶不貢，余偷再事延宕，余殊無以對江氏。余惟自殺其身，讓哥續娶以贖余愆耳。和哥曰：妹毋作激烈之談，余當從爾命，惟切勿擇貌美者，此舉爲後嗣計，非爲獵色計。妹當以爲然也。余曰：貌惟清秀品惟端方，余本此八字，已託施媽代爲物色。（施媽爲江氏老僕施容之妻，施容已故，其妻猶時來叩安。）渠曾有兩度報告，一爲十

八村王其之女。年僅十七。略識之無人頗安詳。性亦和平。一爲趙家村趙老六之妹。年約二十。貌無王女之美。而較之有福相。余俱未之親見。不知果否如何。今第就年齡言之。哥意如何。和哥曰。余無定見。一切惟妹所命。惟切勿擇。治蠶妖姬以戕賊我。伉儷之福。余曰。余當往告阿姑。囑施媽挈二人來家。由阿姑揀定可也。和哥唯唯。余又曰。鄉下女兒易於就範。余益無後顧之憂矣。和哥又唯唯。彼惟以唯唯爲報。彷彿表其不贊成此舉之態度也。

一星期後。施媽挈二女來。由吾姑擇定王女。以其年少而易於安居。且略解文義。也議定以百五十金爲身價。俟擇日後再行禮。事前不免略有預備。余責無旁貸。以一身任之。不願以私事勞他人也。吉期定於十月初十日。先一日之夕。和哥與余同寢。和哥語余曰。明日便須伴生人眠矣。余殊不願也。余以事已成熟。故戲之曰。家常便飯。已是咀嚼無味得此佳品。眞膏梁珍饁也。和哥曰。此皆出自妹之恩賜。妹亦戲余耶。余方覺無地自容。今如此。更不知所可矣。余曰。哥毋然。男女居處全在愛情濃篤。乃能生子。若強與爲歡。恐又徒耕不穫也。和哥曰。余與妹何等相愛。而竟不穫。其又何說之辭。余爲語

塞。乃不復談。一枕雙夢。明晨方覺。

明晨賀客蒞止者亦不少。王女至叩見余翁姑及余叔父母華哥夫婦等如禮。旋及余母以次諸戚長既畢。衆人浼余上前受禮。余赧甚。却之者再。余姑曰。蓉兒自當與濟和同受禮。余不敢違。始與和哥向南立。王女下拜。余夫婦答之。以揖事竟。余隨和哥向諸尊長叩謝。是日並未廣邀賓客。而設筵已有十餘席之多。王女之房。卽在余室前曲廊之旁。向以貯米穀者。今已粉洗一過。儼然有洞房氣象矣。翁姑爲便於和哥往來。故擇定此屋也。晚入洞房。和哥尼余親送之。余是日意興頗佳。竟從其意。入房戲語。和哥曰。今獲良田矣。汝其努力耕之。會明年報最產。得佳種。和哥笑存之。余乃掩戶而出。

第十七章

余自爲和哥納寵。而後翁姑賢之。戚族亦美余勿置。謂余名淑賢二字。足以當之無愧。余聞之。不僅無自得之色。且益增愧赧。使余而早已生子者。何至多此一事。乃人不以不育咎。余轉以娶妾賢。余清夜捫心。能自安乎。職是之故。余遇瓊娘。益加和顏悅色。王女名瓊珠。旣來歸。家中人悉以瓊娘稱之。）使彼而果能如余所望。夢熊弄璋。繼我。

嗣續。余之所不安於心者當可因之少安。彼豈非余之恩人哉。且瓊娘爲人外既和藹深愛之。惟彼自謂飲水當思來源。斷不願因有新寵而冷落舊人也。

新婚之第五日。和哥卽欲與余同寢。余力却之曰：「新婚燕爾式好無尤。且遲至十二朝後再申此言。」和哥曰：「余已屢爲妹所擗。今再退却實太矯情。殆妹實有不悅於心者。故不願復修夫婦之好耶？」余笑曰：「信水適至獨處爲佳。」和哥思少頃亦笑曰：「嫌欺余矣。」潮期過去。尙未半月。胡又至耶。余無如何。勉從其意。和哥又曰：「余於校中僅告假一星期。假滿之後。卽不能夜夜歸家。曩時無人分愛。余且懼疎。余夫婦之情。今既有分愛者在。余夫婦之愛情。不將墮落無存乎？」余曰：「翁姑生哥爲嗣續也。哥娶余亦爲嗣續也。余既不能盡職於嗣續。哥又何必床第之愛？是務且夫婦之愛斷不能在此暮夜之事。如爲暮夜之事。而愛愛色也。非愛余也。」哥倘然。余言自後星期歸來。可常與瓊娘寢。余愛哥之心。斷不因此而上下也。和哥曰：「信如妹言。余永無與妹同夢之日。夫婦之好盡此一夕乎？」余曰：「是何言歟。百年夫婦茲方伊始。譬如窗外芙蓉正嬌豔。欲滴之候。而謂遽若。

曇花之謝乎。和哥笑存之。是夜和哥遂臥於余室。彼故詳談與瓊娘數日來之情。好似述瓊娘之隱。以媚余。又似美瓊娘之色。以探余。余俱笑領之。和哥忽請於余曰。妹既大度。恢恢休休。有容余。今有非分之要求。能從我乎。余請其說。和哥曰。余既必一星期一歸。歸而從妹妹。不余允。歸而從瓊娘。余心不安。無已。余其使瓊娘卽設小榻於此乎。余曰。此事斷不可行。昔有婦人因無子而爲其夫納妾者。吉日之夕。新人就寢。大婦卽與同眠。哥試論之。此婦果何如人也。余今倘從哥言。不與彼婦等乎。就使翁姑知之。亦必拂然於心。和哥和汝當知汝妻固讀書明理者。斷不願受人雌黃也。稚哥唯唯此言。遂罷。

一星期之婚假既滿。和哥復入校辦事矣。瓊娘無事。則常來余室。彼雖出自小家。而針繡極工。見余爲蓉影縫衽。卽請代任其勞。余力却之。彼望欲分余之職。余乃告余姑。請以所製衣服授之。余姑欣然。自後瓊娘遂專爲余姑任縫衽事。余於女紅之暇。常好搦管。披書。瓊娘意頗羨。余恆持書就余問字。余亦悉心以教之。間嘗尤喜道故事。稗官所紀野史。所載凡儲。余腹笥者。皆閨中人清談之資料。瓊娘亦時舉鄉中父老所告者。以

報。余。村。婆。夢。話。鄉。婦。盲。談。語。雖。不。中。繩。墨。而。極。可。解。頤。顧。余。素。不。信。神。權。瓊。娘。或。談。及。
狐。鬼。之。說。余。輒。辭。而。闢。之。彼。心。神。穎。悟。頗。能。領。解。余。言。以。故。投。機。之。言。十。居。八。九。也。
日。余。與。之。談。余。述。一。事。曰。有。某。姓。婦。者。嫁。已。三。年。夫。死。無。子。再。醮。於。人。不。一。年。後。夫。又。
死。仍。無。子。婦。哀。毀。成。疾。竟。以。身。殉。此。婦。不。貞。不。淫。亦。貞。亦。淫。汝。以。爲。貞。乎。抑。淫。乎。瓊。娘。
曰。前。夫。死。而。再。醮。淫。也。後。夫。死。而。身。殉。貞。也。不。有。前。日。之。淫。何。有。後。日。之。貞。淫。之。於。先。
貞。之。於。後。已。不。得。謂。之。余。而。況。後。之。殉。夫。特。爲。情。所。感。耳。非。義。動。於。中。也。余。聞。其。說。頗。
驚。其。識。見。之。高。噴。噴。稱。許。者。久。之。旋。語。之。曰。此。婦。臨。死。之。時。曾。與。人。曰。前。夫。以。路。人。祝。
余。同。室。三。年。未。嘗。作。一。心。腹。語。故。余。不。能。爲。守。後。夫。雖。僅。同。室。一。載。而。愛。我。殊。深。不。因。
再。醮。而。輕。余。故。余。願。以。身。殉。汝。意。又。以。爲。如。何。瓊。娘。沉。吟。久。之。木。然。不。能。答。余。曰。此。亦。
遁。辭。也。女。子。從。一。而。終。不。能。因。情。之。厚。薄。而。存。去。留。之。思。豫。讓。衆。人。待。我。衆。人。報。之。國。
土。待。我。國。土。報。之。之。說。究。不。足。以。爲。訓。瓊。娘。喟。然。曰。善。哉。夫。人。之。言。此。定。論。也。余。又。述。
一。事。曰。昔。有。士。子。讀。書。鄉。中。丰。儀。殊。美。鄉。有。女。郎。惑。焉。夜。奔。士。子。讀。書。處。兩。人。遂。以。私。
通。女。性。極。淫。不。一。年。士。子。竟。以。瘵。死。女。已。有。孕。卽。不。復。嫁。後。果。生。子。士。本。未。娶。女。竟。撫。

予成人爲士守節以終。此女之事。汝以爲何如。瓊娘曰。此事亦極可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使士而不療死安。見其不娶妻生子乎。妾意以爲功不掩過。夫人於意云。何余笑曰。汝言失之太苛。尙論古人。當本忠厚。若茲所云。世間人盡可議。恐無完人矣。瓊娘亦笑曰。世間那無完人。完人卽在眼前。若夫人者。待人以寬。律己以嚴。非完人而何。言次又相與一笑而罷。嗚呼。余竟瑣瑣述此閒談。非敢以拉雜之言。濫充篇幅。於此足見嫡庶之相安閨中之和睦也。

惱煞閒人齊說笑。鳳凰明歲可將雛。此余當日懷孕之情景。今也者。瓊娘又孕矣。此種亦喜亦惱之心理。當必與余等也。余見瓊娘已報喜信。益不願使彼操勞。誠恐偶一不慎。或至流產。則余心愈弗自安矣。自是厥後。和哥以胎教爲名。常就余眠。余無以却之。而耿耿私衷。益憐愛瓊娘。晨窗伴妝。月夕偕遊。幾疑瓊娘也者。非娶之爲和哥。妾乃爲余娶一閨友也。余偶歸寧。以瓊娘孕信告知余母。余母亦爲色喜。且知余夫婦嫡庶之間。儼如一人。無絲毫之芥蒂。尤爲欣慰。由是江朱兩家。無人不切盼瓊娘獲雄矣。從來著書者墨。凡述夫婦之事。最難鋪寫。蓋夫婦間之歡愛。夫婦間之事。實隱然有一。

範圍。述一月一年之情形。如此卽述十年百年之情形亦不過如此。如此而已。故余書所述皆舉其要者言之。苟無要端。不如不述。重複繁衍。適增贅旒之嫌耳。時序匆匆。轉眼又丁未年矣。是歲八月。瓊娘分娩之期已屆。一日午後。余至瓊娘室中。見彼伏枕呻吟。面色陡變。余趨詢之。瓊娘曰。腹痛殊劇。奈何。奈何。余曰。汝殆將分娩矣。余當往告夫人。速召穩婆至。瓊娘曰。盍少待。妾頃卽欲走告夫人。誠恐並非分娩。鬧成笑話耳。余曰。汝旣腹痛。召穩婆來診之。以定是否。將產。又胡不可。瓊娘唯唯。余乃趨告余姑。姑立飭僕婦往喚穩婆。亡何。穩婆至。是時瓊娘痛勢益劇。穩婆驗之。確係分娩。余姑又復焚香膜拜於祖宗之前。願祖宗保佑誕育英物。一如余產時之情狀。然顧瓊娘產育頗艱。將及明日卯正。兒方墮地。穩婆又曰。恭喜。恭喜。又獲千金矣。此言一出。舉室之人。莫不垂頭喪氣。余則心雖不樂。而身既不能生子。不忍以此責人。仍歡欣如初。與輝姊照料產婦。安寢時。矯母亦在室中。卽擒余姑之腕。出慰之曰。瓊娘既能生育。敢保姊姊。明年必抱孫兒。遲早何害。余姑曰。妹已得兩孫矣。余無妹之福。恐難如願也。蓋是年三月。輝姊又產一兒。兒名衡。香貌頗英俊。故余姑極羨之。今者驟然失望。亦無怪老人之拂然。

於心。也是日和哥適歸聞所產。父係一女亦覺忽忽不樂。余力慰之。和哥曰。余本無所戚。余特因堂上之戚而戚耳。余請爲嬰兒取名。和哥曰。汝女名瓊影。彼女卽名瓊影可也。余然之。和哥告諸堂上。堂上亦然之。瓊影之名遂定。

第十八章

天乎天乎。余旣罹不育之症。瓊娘又復生女。世間無十全之事。天胡必欲授人以缺憾耶。無何而余姑病。病且死。有子無孫。余翁病之。由是而承嗣問題起。因此問題致生種種不歡。余之不德。竟貽禍於全家耶。述筆至此。余心實不能無所憤懣。人雖怨我。我不尤人。惟自怨。自艾。嗟余命薄耳。雖然以前種種彷彿雲烟過後。言之不妨一笑。余當蠲除一切煩惱。仍爲諸君之傳聲器。

戊申二月。余姑忽有不豫。亟延醫診視。始知爲春溫症。余姑本係溼體。抱病而後痰溼交滯。醫者初進清化之方。不效。繼用表散之劑。又不效。余姑僅一媳婦。良姊又早適人。嘗樂進湯。非余誰屬。計日臥床以來。迄茲忽忽月餘。余固無日不周旋茶灶藥爐之間。顧余姑愛余甚。雖當呻吟之際。見余碌碌不息。必強余休憩。謂『汝體本弱。若因積勞。

而病則家事更是不了。余雖心感姑意而對此病者安忍袖手旁觀耶。日復一日光陰如箭。余日禱姑病之速愈。乃病勢不特不見輕減。轉日多支節。余翁偏延邑中名醫。俱無回天之力。焦急莫可銘狀。長吁短歎。時爲余聞且形容憔悴。興味索然。浸漫乎亦將病矣。

及三月既望以後。余姑病勢益篤。和哥亦留家侍病。目擊病者之日就危迫。而束手無計。侍病者精神上之苦痛。尤甚於病者之苦痛也。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適當立夏節時。逢月晦。天地無光。窗外淒風簌簌。摧動枝頭敗葉。瑟瑟有聲。與窗內病者奄奄微息似相響應。時余翁以日間過勞已先就寢於他室。余夫婦同伴病者。余不忍過勞。和哥強之。就小榻假寐。初和哥力却之。卒以余之敦勸。始從余言。睡可十分鐘許。卽聞鼾聲大作。蓋近數日來。彼亦疲於奔走。故此時已倦極也。余獨聽此悲切之聲。中心惴惴。不寒而慄。將及夜半。窗外風勢益緊。搖撼窗櫺。格格作聲。落葉捲地。彷彿步履之音。祝彼榻上病者似眠非眠。若醒若寐。余因疑而懼。因懼益疑。懼之甚。思欲喚醒和哥。余姑忽張目外視。顫聞向余曰。耀古濟和時。余姑已舌强其音。含糊難辨。余逆料其意。知其呼。

阿翁及和哥必有所囑咐也。余乃呼醒和哥。和哥從夢中一躍而起。張皇四顧。余語之。故且告之曰。汝宜往告翁。余視姑病頗不佳。和哥不及應。余匆匆而去。旋偕翁至時。余姑又復昏然睡去。余先呼姑曰。阿姑翁與濟和俱在。姑聞言自忽張視。余翁及兒婦既徧。復問瓊娘。余乃急趨至瓊娘臥室。呼彼速起。蓋彼以哺乳嬰兒故不能侍病也。余又往呼瓊影之保姆阿奴。使抱瓊影至正寢。余亦隨往。時余姑兩頰綈紅雙目上向喉中。痰聲咯咯。氣息斷續。如游絲。和哥惶甚。連呼阿母不止。余亦隨之。而呼余姑。聞聲似有所覺。復向余等注視。余翁顧之曰。汝有所言否。姑已喘不能語。余前爲之撫胸。血管跳躍。已不甚強。余指偶著其手。冷如冰霜。知已無可救藥。而環立侍榻旁者。除無知之孩提。外莫不淚承於眶。余翁猶呼取參湯。至幸。余早已備就急。往取之。以灌余姑齒。雖未復見效力。且病者之狀態一刻不及一刻。諸人歷落。約半時許。余姑氣已不喘。痰滯上壅。益劇。余翁往視時。計已將四時。正陰陽兩氣交接之候。余姑竟於此時棄養。一室之人同聲而號呼。天搶地恨。無起死之術。而使逝者復生。號哭久之。叔父嬸母及樨姊等。

亦趨至蓋彼等聞哭聲從夢中驚起也至此亦隨喪人而哭哭聲益震又久之叔父拭淚勸諸人曰天色漸明恐有弔者前來且止哭辦事余翁以爲然余等乃止哭婦母曰可爲大姊卽易裏衣於是諸人盡退出室外僅留婦母及余姊妹爲余姑易衣事竟天已大明卽發喪舉哀最先來弔者爲余母及光妹良姊旋亦來奔喪此後絡繹而至者不少由日者擇定三十日午時含殮外事一切特延賬房照料內事則助理者頗多也殮時情形俱從俗禮余亦不復贅述既殮之後吉塊之中余夫婦固無所謂愛情卽余夫婦之間無事可述矣余當續紀九月間之事

余姑擇於九月十八日安葬先期循例發訃時翁忽語和哥曰汝母生前極望含飴之樂不料未及見汝生子竟先撒手西歸臨死之前數日曾語余曰『余死之後可請於二叔以衡香嗣於和兒爲余嗣孫地下有知當稍慰也』自汝母故後余屢欲發表此言祇以衡香當日並未成服故延宕至今今發訃在卽余擬卽以此事商於汝叔俾衡香列名訃上以慰汝母之靈和哥聞言一時不能遽答明知此中有許多爲難之處非可貿然啓齒也余翁又曰汝以余言爲然乎爲汝娶妻納妾無非爲後嗣計汝旣連獲

女兒日者又謂汝命中無子不妨如此行之和哥曰兒與媳婦負罪方深自無不可特恐叔父等未必贊成耳翁曰余未便向二叔言汝可往告二叔及濟華能速從速愈早愈佳和哥唯唯退至寢室就坐鏡臺之側木然不動余視其面若重有憂思者然趨而詢之曰翁召哥往有所責言乎和哥不語余又曰哥何所思寧不可與余商榷耶和哥始言曰余當告妹惟妹切勿因此不悅余固知此事爲妹生平第一失意事本欲不言然今不得不言矣余聞所言中心怦然若有所動雙目直注和哥之面趨彼速言和哥乃將翁所語者爲余細述一過余爲默然無語者久之旋語和哥曰余殊無成見此實余之不德惟有從翁意耳和哥曰在余夫婦方面固可順從長者之意特不知彼方面之意如何余往晤叔父更從何處立言余沉吟有頃答和哥曰吾輩姊妹感情極洽余且往與婢姊言之可免得和哥爲難也和哥曰得妹如此感激何如且如此着手似較順利余唯唯

旋卽往晤婢姊婢姊方撫弄衡香見余至笑顧余曰嬌母快來週半小兒更頑慾乃爾衡香聞其母言卽仰首外視連呼媽媽蓋初學語之小兒尙未能呼嬌母故呼余以媽

也。余乃前抱之笑吻其頰曰好乖乖汝母何修而得此。樨姊曰妹母羨余汝家有兩個製造廠。余那能及得。余曰姊固知余不能生育者何苦又調侃余耶。樨姊曰余與妹戲言耳。余卽語衡香曰好乖乖今夜伴我去眠不知汝母許之乎。語至此忽復轉言曰汝母一塊心頭肉。那肯被余拐去。樨姊置若不聞。謂余曰妹且勿與孩子盲談。有正事須告妹也。余聞所言中心訝甚。豈彼已先知余之來意耶。卽答之曰有何正事可速說來。樨姊曰昨晚華哥往謁阿母。始知阿母近患感冒。余今日擬歸家省視妹願同行否耶。余曰和哥近以措辦殯事終日栗六輒無暇。暑已旬餘未往余家。微姊言余那得知樨姊曰然則妹亦無暇歸矣。余陰念中之事不如先語阿母請阿母示意樨姊免得余囁嚅難言也。卽曰余當偕姊同歸卽去卽來可矣。樨姊唯唯。余又吻衡香者再還之樨姊而去。

第十九章

是日午前余果從樨姊歸寧。余母本無大病。見余姊妹聯袂而歸。中心樂甚。其病若失矣。余背姊以心事告母。母曰汝姊妹之間原無不可商量之事。所不可知者汝叔母之。

意汝叔父惟婦言是聽。叔母若不允則汝姊夫婦亦不能自主也。余曰阿母且與姊言。之余母唯唯。余卽退去。有間。余母復召余往。至則輝姊已在室中。余固知母已向輝姊提議矣。余至姊視。余而笑。余不禁爲之赧然。蓋余不向輝姊直談。而請阿母轉告本已。有愧於心。一經輝姊此笑。若已窺破余隱。故不期而面顏也。輝姊曰。妹意良善。友愛如余姊妹。何事不可通融。余嘗先以妹言告華哥。余夫婦無不從命。所爲難者。一則未知余翁姑之意。一則汝夫婦未必出於樂願耳。余曰。叔父嬪母之前全仗輝姊善爲說辭。至余夫婦之心可掬以相視。姊不必妄疑也。余母曰。余爲最平允之言。耀古此舉實太躁急。稍緩數年。猶未晚也。余姊妹皆默然。似以余母之言爲贊。久之。輝姊曰。非余狂言。伯父此舉實未嘗爲兒婦三思。余聞母姊二人之言。一腔恨事。復上眉梢。爲之顰蹙。久之。喟然嘆曰。此皆余之咎也。怨天尤人。夫復奚爲。使余亦如姊之連獲佳兒者。便無此等煩惱事矣。言次。一陣心酸。幾至泣下。

是日傍晚。余姊妹同返夫家。余以與母姊交談情形。詳告和哥。和哥曰。余輩且猜度之。此事果得如何之結果。余曰。余意什有九。成聽之可耳。和哥曰。以余所見與妹迥異。阿

父及余並無。若何之積。蓄衡香來嗣實無利益。且異日瓊娘生子後。何以處置衡香。返諸其父母乎。則既爲阿母成服。無出爾反爾之理。仍爲余子乎。則余子反多於華哥。此舉實不中情理。余曰。余爲此事煩惱已極。聽之可也。何苦多談。和哥順余意。遂止勿言。明日果得確實之答。復其答復之辦法。實出余意料之外。謂爲不允。則表面固許可也。謂爲已允。則實未完全贊許。答復余者爲輝姊。輝姊之言曰。余翁姑之意。極願從伯父所云。特爲汝夫婦計。尙覺此舉未能盡吾翁無成兒姑。則以爲計上可以衡香爲孫喪服。則仍遵大功之制。如和弟異日生子。此舉即可打消。省得後日有所爲難。余唯唯。不置可否。惟答之曰。余當告濟和轉達。余翁由翁裁奪可也。言次適和哥自外入。告余曰。外間有客在妹舍。有暇閒談也。余問何客。和哥曰。姜家姑母及忻妹來視阿父也。（姜家姑母爲余翁從姊。適於姜氏故名忻。妹爲姑母之女）余急趨出。輝姊亦偕往。與客應酬移時。客辭而去。余乃返至閨中。

余旋以輝姊所答余者。逕告諸和哥。和哥曰。余固料叔父嬪母之不贊成也。如此答復顯係表示否決。此本阿父多事。無怪嬪母如此回答。揣彼之意。未嘗不欲明白表示。特

恐有傷兄弟叔姪之情故不能不如此敷衍耳余意不如卽作罷論轉可免得許多煩惱也余曰哥言直捷爽快誠是最適當之處置然何以答翁亦不可不圖之和哥思少頃謂余曰瓊娘未必不能生子計上何妨載一空名至於靈幃成服者自有蓉影姊妹孩提之服本無分男女也余曰如此甚妥可卽往翁處商之期迫矣計聞當速預備和哥曰誠恐老父性情執拗近來處境不佳尤易動怒或竟不允變通奈何余曰且試之萬一決裂再作他議和哥諾之而去有間欣然來告余曰阿父初聞余語頗滋不悅嗣經余多方譬解彼竟允從余言且囑余善辭叔父母家庭之内最重和睦毋以小故而生芥蒂妹乎如何答復仍當仰仗大力汝可往晤阿嫂善爲說辭余曰前旣自我發其端今又自我罷其議如何向彼啓齒還當和哥教我和哥思之又思之卒不得一圓穩之設辭余曰莫如以不復復之使此事銷弭於無形和哥曰何苦把悶葫蘆授人余曰叔父以次諸人無一非精明強幹者我不之答彼自能喻我之意所謂心心相照不須明言者此卽不復之復也和余左思右想終無良策卒如余言及余姑發計領帖時俱未列衡香之名叔父嬪母亦未提問惟桺姊曾向余道及余含糊答之耳

余姑喪務既畢。和哥遽積勞而病。和哥之病。余久慮之。特內外之事各別。余欲分其勞。心有餘而力不足耳。及是時。不幸如余所料。余翁年來已不復事事一家。衣食所賴。盡在和哥。和哥而病。余之愁慮。何如余之焦急。又何如症係瘧疾。雖不甚危。而乍寒乍熱。積久亦足爲巨害也。初時延醫服藥。醫者治以表散之法。謂此病不宜驟使之愈。如其不然。外邪潛伏於內。恐異日轉生枝節。故祇可一方面表散外邪。一方面聽其自愈也。顧和哥性情好動。終朝纏綿牀席。不出閨闥。一步實覺不堪。其苦余知。和哥之意。朝夕伴之。如乳母之於嬰孩。輒以言逗之。笑使彼樂。以忘疾。彼亦極感。余意嘗語余曰。伉儷之福。余自謂至余夫婦而極矣。數年以來。形影相隨。余實不能一刻離。妹語云。神仙眷屬。卽鴛鴦。若余輩者。眞願作鴛鴦。不羨仙也。余曰。實則此亦極尋常之事。夫婦之際。本應如此。祇以世間恩愛者少。余輩自視。遂如鳳毛麟角之可貴矣。和哥頗贊余說。喟然曰。婚嫁制度之不良。此夫婦之道所由苦也。余曰。哥頃言神仙眷屬。卽鴛鴦。此語極佳。余輩可對成聯懸之室中。哥意何如。和哥笑存之少頃。謂余曰。余得上句矣。惟不見佳耳。余曰。余亦思得一句。實不見佳。和哥曰。妹且先言之。余曰。余句爲「壯士功名留竹」。

帛。和哥不置可否。卽曰。余句爲『名士文章無價值』。余爲稱妙者。再曰。此句大佳。既渾成。又切合。與余所譏者。有天淵之分。且壯士之語。與哥之身分。不洽。用意尤無可取。和哥曰。以價值對鴛鴦。殊欠工耳。余曰。此等對仗。不妨稍帶渾脫。若必以鴛鴦對鸚鵡。等字。便落呆詮矣。和哥唯唯。笑曰。俟余病愈。卽當書而懸之。亦余輩閨房韻事也。余曰。姑作快談耳。若眞箇倣去。便鬧成笑話矣。和哥曰。妹又未免迂氣。余曰。無他。語氣太狂耳。和哥曰。余本懸之私室。非懸諸廳事也。余遂不語。

和哥當病作時。寒重於熱。覆以重衾。尙覺不煖。余輒以身就之。俾彼稍怯寒氣。和哥每次必堅拒者。再謂瘧疾本有傳染之性。設妹因余之病。而病更賴。何人侍余。是妹愛余而適以誤已。誤余耳。余曰。余體尙強。平日寒煖尤極。保重斷不至遽生疾病。萬一不能免者。尙有瓊娘在彼細膩周貼。自能如哥意也。和哥意終不忍。必余強之。至三至四。而可及至寒退熱清之時。又必多方作慰謝之語。其言曰。汝之一身。自頂至踵。無絲毫不洽。余意卽一舉一動。亦俱能得余歡心。才德色三者。實皆出類拔萃。我生何福。而修得此。不特百人千人之中。不易選得。恐萬人之中。卽亦未必定能得一人。如妹者。蓋非有。

其德而無其才。卽有其才而無其色。或有其色而無其德。三者兼備。如妹余未聞再見也。嗟乎。讀者諸君。此純是和哥之譽辭也。余自問。三者無一可稱。乃謂兼備之乎。慚愧。何如。和哥之病。拖延半月。而瘳。以病中新增種種感情。自是而後。仇讐之愛益篤矣。

第二十章

爆竹一聲。桃符萬戶。轉眼又將己酉新年矣。年復一年。浮生若夢。屈指計之。余自丁歸江。氏已是歲星七度。當此送舊迎新之時。偶一回溯。七載中事。遂有無限感覺。繚繞於余之腦。蒂大除之夕。余夫婦往翁處辭歲。余翁淒然顧兒婦曰。去年今夕。余老夫婦非比坐守歲乎。今已不堪回首。視汝夫婦來此。益增余之悲觀。言次長歎失聲。余夫婦不知所對。冷坐有間。余辭出。和哥伴翁閒談。余至閨中對玉鏡之台。理青絲之髮。久之。和哥亦至。余問阿翁作麼。生哥胡不多伴。老父片刻和哥曰。二叔來邀阿父彈棋去矣。言次坐下。復語曰。元旦之日。胡不可梳櫛。必於此萬忙之中偷閒爲之。何耶。余笑曰。習俗使然。余亦未能免俗耳。時余忽有所感。復語之曰。余自視鏡中之影。年遜一年。衰敗不堪矣。哥亦有所覺否。和哥曰。大抵色衰二字。必三十齡後。始可言之。若善於修養者。雖

半老年華望之猶如二十許人。余視妹並未增老。不過成人之氣象。日增童年之嬌憨。遂減耳。余喟然曰：童年之嬌憨人生之天真也。入世日深。天真日減。余能不懼哉。言次。蓉影至語余曰：媽媽余亦欲理髮也。和哥曰：俟汝。母梳罷再爲汝。挽雙鬟復顧余曰：蓉影愈長愈肖汝矣。秋水之瞳。朝霞之頰。非汝之表幟耶？彼何與汝相似乃爾。余曰：自余所生。自當肖余。此斷然不易之理。和哥爲之顫然。

離余家半里許有富庫巷。巷有歲神祠所祀何人。余不獲知也。祠中廻廊曲折。小有園亭。每值新年燈市。都人士輒擇精舍數間建燈虎盛會。一時鈎心門角。頗爲熱鬧。和哥每年必往。余前之所以不記者。於余無大關係。本不須記。也是年則有一至可頑笑之事。生焉。故特表而出之。亦足使人發噱。於是又可見余伉儷無所不爲。愛情固非尋常可比也。一夕和哥自外歸。向余豔稱燈會之盛。謂本年佈置一新。大有可觀彩物。亦較昔爲豐。余笑曰：哥徒涎余耳。余非男子。不能與會。雖有可觀。亦徒抱向隅之歎耳。和哥曰：妹盍不冠我。冠衣我。偶爾爲之。亦韻事也。余笑曰：那有此理。爲阿翁所知能不受譴責乎？和哥曰：父不之知。可弗以告。若已知之。亦不過付之一笑耳。諺有之。不癡不聾。

不作阿家翁。阿父斷不深究。余曰：余之狀貌，望而知爲婦女，恐未必易服。卽能欺人，和哥曰：試爲之，晚上非日中可比。卽爲人窺破，亦無所玷辱。余唯唯。於是易髻爲辯。和哥爲余加冠，兩鬢猶露於外。復予余以風帽，既竟取和哥之服服之。余夫婦身材相去本無多高，衣服尙可敷衍。將事對鏡，顧影儼然。一少年郎卽語和哥曰：諸事可假借矣。足下奈何？余雖非三寸金蓮，究與天足不同。和哥曰：余可以靴予妹。余着棉鞋可耳。余笑存之。和哥卽授余以靴。余先取敗絮實其中，而后着之。裝束既畢，獨行室內，效男子拱手闊步之態。和哥曰：誰復識汝爲贊鼎耶？余曰：何時前往？和哥曰：卽往何如？余此時忽變卦曰：余不行矣！究覺赧然不安。余曰：既已裝就，胡又怯爲語？時瓊娘適入見室，有男客反身欲去。和哥急挽之曰：來來去何爲者？瓊娘熟視余面，不禁狂笑曰：美哉夫人！令人見之，能不疑爲當世之潘安耶？和哥乃告之曰：且問瓊影姊妹已否？就寢。瓊娘曰：俱就寢矣。和哥曰：可行矣。強挽余行，悄焉逕去。遍遊祠中，無窺破余爲女子者。至燈虎會，余見門前已榜有數條：（一）琰礁二字（打西廂記一句）；（二）（名刺一紙上有張之洞三字）（打史記一句）；（三）簪（打四書一句）；（四）虧本關店主人逃逸（打西廂

記一句) (五) 碣諭 (打字一) (六) 石女 (打長生殿傳奇一句) (七) 妹 (打字一)

(八) 牛女姻緣 (打牡丹亭傳奇一句) 余與和哥細讀一過默而識之乃相偕入內則有男子六七人在大半與和哥相識一一與之點首或且熟視余面在彼無非以余爲生人而細認之耳在我則做賊心虛益覺跼促不安矣是夕主課者爲黃君平伯和哥旋顧主課者曰門首數聯余已猜得一二第一條琰礁二字打西廂一句非玉石俱焚乎黃君唯唯卽使人至門外將是條扯去而以酬品交和哥余視之則所酬爲桃花箋一封黃君曰第二條贈品獨豐君等試猜之第六條贈品亦佳君等得之否和哥曰此兩條確最難射射得者自應厚贈之卽顧余曰妹……一字甫出已知其謨蓋彼平日慣呼余爲妹此時竟不禁脫口而出幸見性機警復曰梅侶汝有所得否言次更以余介紹於主課者曰此吾友陳君梅侶也黃君竟爲所蒙毫不之覺余乃謂黃君曰第六條所射余已得之卽 (守玉戶不用人到) 句也和哥聞之爲之大噱蓋此言出諸余口渠覺別有意味故狂笑不自禁黃君寧知箇中隱情以爲和哥之笑笑其製題之妙亦和之而笑旋以酬品授余則香粉兩盒綾巾四幅也且語余曰陳君得此錦標可歸

贈夫人獻功矣。於是和哥又狂笑不止。余乃不禁紅雲上泛。兩耳生熱。幾欲先和哥而歸。時忽有人持第四第五兩條入語黃君曰。第四條是否。（撤下賠錢貨）之句。第五條殆係（赦）字乎。黃君諾之。其人領彩而去。和哥曰。第二條真難射。余竟苦思不得其句。且史記部頭闊大。更不易默索。黃君曰。余稍以範圍與君何如此句在本紀內。君可於諸帝本紀求之。和哥思久之。仍不得。余思之亦不得。和哥曰。真難猜哉。黃君曰。余今出一臨時燈虎博。兩君一笑。何如。余等唯唯。黃君曰。此謎之面。卽江君眼前射謎。不得之狀。打西廂記一句。利哥思有頃。笑曰。此甚易猜。余已得之矣。必爲（好着我難猜）之句。無疑。黃君稱是。又使人持謎條出。以實揭去者之空。余夫婦出外視之。第一條正。（射四書二句）第四條秦人祝越人之肥瘠。（射桃花扇傳奇一句）第五條吳起殺妻。求將。（射俗語一句）第六條望美人兮在水之涯。（射詞牌名二）其餘（二）（三）（七）（八）四條。無人射中。均仍其舊。並加（九）（十）兩條。第九條焚書坑儒。（射四書一句）第十條缺唇人。（打西廂記一句）余夫婦旣細讀一過。又復入內。時射者漸多。余畏擾雜。卽不復射。室中布置几椅甚多。余等卽就坐作壁上觀。見各條次第爲人射。

去今并揭之以省衍文（一）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其政舉（二）去食雍也（四）漫不關情（五）無毒不丈夫（六）海天闊處憶多嬌（七）娣（八）此情無窮盡（九）政事（十）口沒遮欄惟第二條始終無人射得後由黃君自行揭曉則項羽本紀中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之句和哥頗以謎面太晦黃君則自謂極巧也。

晚十旬鐘余夫婦復悄焉而歸家中人俱已就寢惟瓊娘獨守待耳見余等返卽問有人識破廬山真相否余乃詳告以情且曰和哥屢次狂笑幾令余置身無地其不敗露者亦云幸矣瓊娘曰夫人不得他種酬物而獨獲此妝奩品天下事真有如此巧不可偕者和哥曰爲其巧不可偕故余狂笑不自禁瓊娘旋辭去和哥往閉室門笑語余曰汝守玉戶不用人到亦能不用余到乎余啐之且曰女兒已如許長大汝又作新婚時涎臉景象乎和哥笑曰新婚時且不畏羞女兒已如許長大轉畏羞乎余又啐之和哥曰余有一謎妹能猜得今夜任汝擺佈謎面爲（男女同室）四字射西廂記一句余曰如此謎面其謎底可想余不願作淫辭浪語和哥曰當廣座之中守玉戶不用人到之句妹且猜之何閨房之內轉絕余耶余不得已信口答之曰只是一處宿和哥曰被

妹猜着矣。余曰：既猜着，應踐約汝今宵伴瓊娘睡去。和哥曰：妹明言只是一處宿，何爲忽下逐客令？余知受彼之給一笑而罷。

第二十一章

『不堪攜手河梁上，聽唱陽關煞尾聲。』傷哉！別也。別之一字，誠人生最苦之境哉！人當相聚之時，初亦不過等閒視之。殆至一朝相別，然後覺相聚時之刻刻可貴，人情大抵然也。余夫婦自結褵以來，雖常有小別，不過分袂數日，卽多亦不逾一旬。余固未嘗受生離之苦。乃是年六月，和哥忽欲北行，戀愛如余兩人，其酸楚情形可想而知矣。

和哥之行也，因高等學堂新易監督，監督人極守舊，與和哥不甚融洽。教務方面時有掣肘，和哥不願委曲求全，卽於放暑假時提出辭職書，會京師督學局徵聘辦事員。其資格不論官職，惟重辦學經驗。和哥以歷久擔任教務，故且有業。師學部左丞曹某之汲引，竟得與選。京電傳來，急於星火。翁恐爲人捷足趨和哥，卽行。和哥爲衣食計，固心切於行，然一念及離鄉作客之苦，亦不禁英雄氣短。余與瓊娘急爲措備行裝，夏秋衣服分別摺疊，惟寒衣尙須洗晒。和哥不及攜往，當俟秋日寄去。啓行之隔宿，諸事理竟。

已是晚間十時和哥與余話別於閨中慨然謂余曰爲斗斛之祿竟拋汝遠行余心滋痛余曰饑寒驅人爲之奈何余之痛於心者寧僅別乎北風凜冽水土異宜哥以隻身獨往問煖噓寒誰爲之責能不令余夢到遼西心如懸旌耶和哥曰妹毋慮此身當分外爲妹自愛余曰瓊娘何在速召之來吾輩絮絮話別而置彼於不問人孰無情何能堪此和哥聽之乃往喚瓊娘余守待之去約半時許兩人偕至余視其狀皆雙眼紅腫如葡萄淚珠承眶猶瑩瑩欲滴余此時雖未對鏡自窺然以彼等爲比例余殆與之彷彿也瓊娘見余卽曰夫人勞頓甚矣尙未安寢耶余領之和哥曰吾輩今宵作長夜談何如余曰汝明晨須行今夕宜早寢養息吾輩稍談數語可卽安眠瓊娘曰吾輩此刻所談無非腸斷心酸之語一聲一淚情不自禁然公子斷不宜哭淚落過多必至頭痛明日寧能勝火車之顛簸乎和哥唯唯三人相對默然者久之各似有無限別話欲盡情傾吐顧喉間若有所梗迄囁嚅而難言久之和哥始曰都門雖遠幸汽車可以直達余至少半年歸省一次事若閒空或三月或兩月一返亦未可定蓉妹汝其毋戚余知汝與瓊娘感情極好有此良伴閨中可不患寂寞矣余曰誠然哥內顧可以無憂

金興。瓊娘分雖嫡庶情等姊妹。一自瓊娘來歸襄。余督理家政。令余如釋重負。哥去之後。余等感情益密。切余且擬招瓊娘同室而居也。瓊娘曰。夜色漸深。請公子夫人安寢。余曰。今宵和哥當宿瓊娘處。余體頗覺不適。獨睡爲佳。瓊娘曰。是斷不可。和哥曰。既乃爾。吾三人盍同眠。瓊娘曰。名分所在。侍妾安敢放縱。余曰。名分兩字形式上之區分。可以不必斤斤。特余則以爲和哥逕可往瓊娘處。何苦如此。和哥總期期以爲不可。謂苟非兩全者。寧長談終宵也。余與瓊娘無如之何。乃勉從和哥意。

一聲風笛三曲驪歌。明日和哥行矣。余翁及余送之行。共渡江之漢口。京漢車站在漢口者本有四處。一在玉帶門。一在循禮門。一在大智門。一在江岸。和哥以攜有行裝。逕至江岸車站。以便於搬運也。（此地俗名劉家廟。爲京漢路南段最要之站。與北段之長辛店站相埒。所有漢口各站存車廠材料廠機廠工廠皆在此。東卽大江。有本路自築之碼頭。專與水路輪舟直接上下。）余等既至車站。爲時過早。站上尙無多人。余夫婦乃躡躅於月台之兩端。余絮絮語和哥曰。汝宜勤寄家書。至少一星期一寄。毋令家中人望穿秋水也。又曰。汝意氣太盛。周旋於大人先生之間。宜格外斂抑。方可無患。和

哥俱唯。旋曰。妹能送我數站乎。余曰。又何苦來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和哥避之。亦叮囑珍重者再。時余翁已購就車票。行裝數件。俱已交給腳夫。來謂和哥曰。京中多騙子。余曾受其愚。汝此行宜步步謹慎。毋蹈余轍。和哥唯唯。余等乃相率登車。和哥所乘爲二等車。車中位多人少。余翁及余乃亦就坐。和哥出時計視之。曰去開車尚有二十餘分鐘。阿父可稍坐片刻。余翁諾之。顧諸人心榮別恨。亦無非相對默然耳。將及車行時間。余卽隨翁下車。和哥起立送之。若不勝其戀戀之意。車漸展行。余伫望之。至不見烟燄。始從翁而歸。

自後厥後。余遂長領相思滋味矣。所幸女兒花好。能慰余情。每日除課。蓉影識字外。惟與瓊娘閒話。有時興之所至。彈碁一曲。亦足消遣長日也。瓊娘不甚知書。而愛讀。特甚。前者於針黹之餘。亦常就余問字。今則竟北面請業焉。渠天資本高。過目輒不忘。余頗心傾之。故極余所能以傳授。進步之速。殆有一日千里之勢。一日余戲詢之。曰汝孜孜求學。惟恐弗及。有所志乎。瓊娘但笑不語。余因問之。彼始言曰。吾家無甚積資。衣食所需。全仗公子一人。人生有幾。多精力用之過度。有不疲乎。妾雖位居側室。然旣荐枕席。

卽有甘苦共賞之義。異日承夫人之教，倘能自謀衣食，固所願也。余頗嘉其志，笑曰：「汝所云余滋愧矣。余眞世間之廢物也。」瓊娘曰：「妾亦不過胡思夢想耳。幾曾見女子能自立耶？」余曰：「願汝有志竟成。」瓊娘唯唯。余從茲益悉心以教之。吁晤之聲常聞閨外，不知者殆將疑余設帳授徒耶？

第二十二章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除却怨耦大抵如此。而况相得如余夫婦，余今日之寸寸柔腸，卽不爲讀者告當，亦能以意度之。信如是，余其從此擇筆乎？是非余所願也。和哥之行也，余告之曰：「汝宜勤寄家書，至少一星期一寄。毋令家中人望穿秋水。渠既抵京，局務雖忙，從未背約，甚至一星期中，雁書雙至。」嗚呼！河山雖隔，音信常通。此一封封之竹報，大足慰余之離情也。至於書箋所述，無非兒女私語，連篇累牘，亦豔亦香。情之所不自禁，或且重疊其辭，最是故鄉歸未得杜鵑。五夜月三更，和哥之處境，如是故所言，靡不挾深情而來。余每於燈紅人靜之夜，蓉影先余而寢，余輒傍燼獨坐，鐘漏滴滴之聲，驅策睡魔，退避三舍。於此靜寂之際，方寸靈台，無復絲毫雜念，心有所

思恩和哥也。目有所見。見和哥也。余思和哥人所共信。余見和哥則燕北雁南雲山萬重。烏從而見之。讀者必訝。余言之不倫矣。余不妨爲讀者細釋之人。當用心專一。至於極點之時。眼前之事事物物必然視而不見。所見者又必其心所思之事物。余於和哥之一舉一動。平昔深印腦海。一經回憶。彷彿此溫如玉。淡如菊。美如香草之和哥。一如往日之含笑。立於余前。余作如是情狀者。一星期中常居三日。有時爲遷者吹號。所驚知夜深而就睡。有時或竟宵不寐。檢理和哥手札。一一披而閱之。多情多恨。多恨多淚。書辭纏綿。自余視之行間字裏。俱挾淚痕似與余之點點淚斑相化。合嗚呼。蘿蕪遠道徒深千里之思。筭離人枉洒三秋之淚。念之子兮。北方遲伊人。於南國。余寧能無恨乎。古詩云。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每誦此句。輒反覆咀嚼而已也。黃花憔悴。斷送秋光。大地來肅殺之氣。深閨添呻吟之人。弱不禁風之阿儂。忽而病矣。故來刻骨之症。自表面視之。余可勿庸辯。白實則余確爲風邪所侵。而夜深不寐。亦感冒之一。因既病之後。輾轉床席。益復無聊種種。無謂之思念。如潮湧如瀑鳴。爭先奔赴。

於腦海曩者余偶有小恙和哥必愀然不樂問煖噦寒無時不躑躅於臥榻之旁余唇一動和哥卽知余渴而思飲立以湯至余眉一皺和哥卽知余身有所痛立爲撫摩此情此景余感之深余誌之尤深今日病榻獨居孤衾夢冷回憶前情余之感觀爲何如耶瓊娘待余良厚日數臨床問疾蓉影見余病亦木然若有所失不復如前之憨跳病中爲余作伴者惟此二人耳余恐病情爲和哥所知益增彼內顧之憂囑瓊娘勿以告彼瓊娘曰曩日家書多半夫人所作余以屢屢代庖公子能勿疑乎余曰汝試爲之可含糊其辭不必告彼以余擗筆之故俟渠來問則郵函往返至少五日爾時余或已能起坐執管亦未可知瓊娘然余說遵從余言故和哥迄不知余之抱病余病凡閱二旬已獲痊可藥餌所費耗數甚巨以和哥汗血之資爲余擲諸虛牝余能安於心乎然而病既及身已無如何余若躋踐此身更無以對和哥也

浮光掠影等於流星亡何又臘尾矣和哥南歸度歲久別重逢愛情倍篤雖蜜月時期無以過之人情祇知別之可悲而不知別後之逢有非可形容之樂趣也和哥初見余不及申訴離情卽問余曰蓉妹別來半載吾幾不復識余果爲何事銷瘦及爾汝之兩

頰非鮮豔如旭日芙蓉者乎。今胡慘白如梨花耶。汝之雙瞳向非神光奕奕者乎。今胡常若睡眼惺忪耶。余方欲答。瓊娘先視余而笑。無知之嬌女。余未預先教之。彼亦素不知其母諱病。此時竟語其父曰。阿父問阿母瘦乎。彼曾大病。阿父胡不及早歸來和哥立現驚異之色。回顧余曰。然則何以秘不相告。怪道憔悴乃爾。余笑曰。余推已及哥。知汝之系念家庭不殊。余之懸想征夫安忍再以病耗重汝之憂耶。和哥曰。汝病究在何時。當時雖不余告。今日被余偵知。益令余心碎矣。余曰。汝猶憶有兩旬中余未嘗寄哥隻字乎。此卽余臥床之時。今日告汝。余病已愈。心碎奚爲。和哥曰。怪道瓊娘修書寄余。余當時祇覺瓊娘進境之速。因此一念遂未他及。寧料彼爲汝作記室耶。余曰。刻下余體力尙未十分元復。復元之後。面色自佳。哥可勿引爲慮。和哥唯唯。於是各道離緒。和哥略述旅居情況。余嫡庶則共道家中之事。余詢和哥曰。莊嚴燦爛之帝都。日非省會與商埠。可比哥居都下。六月亦踏徧名勝乎。余曰。余輩小民。那來此福。北京之名勝。祇供至尊無上者之遊息。如紫禁城之十刹海。太液池等。頤和園之萬壽山。昆明湖等。無論天然人爲風景。皆有可觀。微特吾輩足跡不能及。卽夢魂亦難飛到。至吾輩所可往。

遊者類皆皇帝之睡餘耳苟有佳景久移已徙入宮矣余聞言爲之慨歎久之

晚入深閨絮語於錦繡帳中半載幽情罄盡無遺和哥曰蓉妹余心殊不願北行實逼處此爲之奈何余亦曰實逼處此爲之奈何哥不可留余不能行來年祇得仍如此耳和哥曰余以汝故每至寢不成夢時或夜半醒來忽憶及妹則必張目待旦皆是同衾之人胡余於瓊娘遠異於汝耶余曰瓊娘德性極厚哥斷不可因其爲妾而輕之此語若爲彼知吾輩爲彼思之當作若何觀念余殊不願彼之不樂斯言斷不可爲彼所聞和哥領之撫余胸際瘦骨可數又復嘆歎不禁旋言曰視妹之面余心已碎撫妹之身余腸且寸寸斷矣妹之面人盡知其瘦也妹之身捨妹而外則惟余知之耳余曰汝亦未嘗肥胖和哥曰勞心者大都如此余體究強可以毋慮若妹則黃花弱質能經幾回摧殘耶余曰一家重任盡在汝身汝與余胡可並論和哥曰余之責任固重妹之責任尤重余之生命幸福悉繫於妹余之愛妹甚於愛己余之待妹厚於待己此無他重視妹也世間一日無妹余卽一日不復進取一家重任確在余身使余能肩此任者又在於妹妹胡妄自菲薄耶余聞之含笑不言喟喟終宵不知東方之既白

新正八日和哥假期將滿復乘車北上余翁囑之曰倘獲機會宜早南歸以慰家中之老父弱息和哥唯唯旣行余心復忽忽若失矣此情此景讀者復接前文即可知之閨中無聊滋味余不復述蓋光陰雖日復一日余之方寸間則無日或異累墜出之徒病贅耳和哥於是年二月被派爲兩湖學務調查委員期以兩月畢事復命匆匆南旋居家五日卽赴各屬調查苟實心調查纖悉靡遺卽湖北一省至少亦須兩月之時間矧以交通不便之湖南共限兩月時間實太短促故和哥不能多居於家卽居家之五日亦爲調查省會學務終日營營擾擾奔走於外嗚呼如和哥者洵吾國官場之佼佼者也官場辦事率爲務名此兩月之間在實心任事者視之則爲以官場慣技處之僅需半月即可了此公務非彼輩有神術祇須在省會學務處一查案卷耳當軸者素視新政爲例行公事其目光所在無非博一虛名以爲成績何嘗認真辦事故其後和哥之復命書雖洋洋洒洒論列靡詳而自當軸視之與人無以異也良驥與駑駘同槽余殊爲和哥不平述筆至此感慨環生遂不禁傾倒出之

四月余姑除服和哥南歸行禮居家一星期許九月余翁忽棄養病革發電至京和哥

星夜馳歸。則翁已先半日而逝。年來迭遭大故。堂上先後卽世。余夫婦及瓊娘等俱不勝哀痛。余翁之病胚胎已久。未始非余姑先逝所致。悼亡之痛無老無少。如出一轍。淒涼暮境。余翁情何以堪。於是始而委靡不振。繼而懨慄若病。余與瓊娘雖侍奉維謹。翁媳之間究竟隔膜。曾無裨於余翁計。余翁臥床之日未滿一旬。蓋中乾已久。如蟲蝕之老樹。觀其外表依然巍巍挺立。那知中却空虛。一遇變動。立卽墮地。余翁之猝故同一理也。當翁臥床時。余亟延醫爲翁診理。翁辭曰。余病已不治矣。特不至遽死耳。汝其留此。醫金爲余身後之需。余泣問故。翁曰。人之一身。譬諸一機器。偶有損壞。修補之可也。若年久用敝。雖有良工。烏從修補。余之病亦猶年久用敝之機器耳。余且泣。世應仍訪求名醫。那料不幸而竟如翁所言耶。

第二十三章

余翁之喪未久。余家忽發生一異事。有楊天信者。叔父之友也。其人精於堪輿之學。據彼自述。兼能相人家居宅之吉凶。偶來余家訪叔父。知余翁新喪。卽告叔父以宅相不利。謂宅相前大後小。地形前高後低。有每况愈下之勢。如不遷徙。後患正多。叔父聞言。

懼甚。時華哥不在家中。渠供差江南以旅邸。諸多不便。輝姊亦從往。叔父乃與和哥商議。謂此宅爲汝父與余所共有。楊君精於地學。渠既云然。斷難姑息養禍。余擬出售。惟需商諸汝耳。和哥亦以迭遭大故。戚戚於心。卽曰。余惟叔父是從。特祖父手創之業。自我而斬。不能不顧念也。叔父曰。守經以常。變則行。權既得。善價仍可另建新宅。汝若不從余言。不妨專賣。余產特房契紅單。俱須重行註冊。多費手續耳。和哥恐傷叔父之意。逕從之。而以全權付叔骨肉。至親本無離我之分也。

和哥旋有北行。以家事託諸叔父。因年內假日過多。臘底亦未回家。明春三月。居宅出售。已有定局。叔父電召和哥南歸。先治余翁葬務。和哥匆匆應召。抵家奔走。旬餘始獲成事。和哥偶詢叔父。以善後事宜。叔父余曰。夫婦年且垂暮。獨居殊覺不便。決意遷往金陵。前曾函告。濟華渠亦頗以爲然。如是免得兩地榮念矣。和哥曰。叔父嬪母果往乎。叔父余然誰作戲語。度汝之意。以姪媳等無人照顧乎。余意汝以挈渠等入京爲是。和哥曰。北方局面。恐有動搖。余不敢遽行。叔父余若然。小朝街有住屋一所。出售。余曾往察視。一過據地。學家言。宅相頗吉。余以將有遠行。故未購入。汝可購之。其地距朱宅不

遠巖山家居必能照拂汝家和哥領之以商於余余曰哥盍往視之依人余嫁岌岌可危何苦盡室以行余意哥旅京有年交遊必較前爲廣能在京謀得一鄂事便如天之福矣和哥以爲贊卽偕叔父往相小朝街之房屋屋主姓李爲吾邑富室此次鬻產之故因將獨力舉辦某種實業將不動產略去一二此屋則向典質於人者和哥往約兩時許仍從叔父而歸

既歸爲余述屋之大概曰大門之內爲天井後有正廳三大間傍有書齋一間齋後有小池池旁疊山石栽芭蕉頗有小景更當隔以春綾步障爲汝長夜讀書地由廳事而進復有天井中砌青石嵌以花紋兩旁翠竹數竿碧梧千尺又有芙蓉薔薇之屬再進爲三間正屋兩間爲房汝可與瓊娘分處之庭陰幕碧簾影搖紅殊適人意其旁有小夾道夾道有門門通側屋屋亦三間惟不面南而面東耳由正屋復進則爲廚房浴室柴屋及僕婦臥室等吾家得之恰敷居住不知妹意如何耳余曰哥以爲可余無不可也和哥曰旣如是余當於行期之前立卽勾當此事併葬父鬻宅買屋移家於一時總是一忙不如一氣做却之爲了當以後便一勞永逸矣余不語深以和哥操心太過旋

語之曰。哥亦宜量力爲之。精神尤當愛惜。和哥唯唯。復曰。爲大局所迫。雖欲偷閒。亦所不能。妹既云然。余當努力珍重。幸勿過慮。

余翁既葬。和哥卽勾當買屋事。蓋必余家先遷出。而后舊屋可交買主。余與瓊娘於此兩旬內。亦不勝其勞。整理家具無時。或息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更添雇僕婦以助之。既遷新宅。和哥又將拆擋完畢。始擇期赴京。臨行囑余嫡庶曰。汝兩人俱敏而多能。余無他慮。惟家中重要衣件。宜常理於一處。天有不測風雲。宜早爲之備。余等領之。和哥行後。家中益覺清冷。叔父嬸母旋束裝赴寧。骨肉之間。從此天涯分處。回憶余翁姑在時。不禁興今昔之感也。

一聲霹靂。四海震驚。八月十九日夜。民軍起義於吾邑。擁黎公宋卿爲都督。稱中華民國軍政府。先是八月初旬。武漢間卽蠢蠢欲動。總督瑞澂下戒嚴令。旋於小朝街襄陽學社捕獲多人。余家與襄陽學社同處一街。當搜捕之時。人聲鼎沸。余等疑爲盜警。然省會所在。斷無光天化日之下。而刦財掠物者。及後聞諸人言。始悉底蘊。事雖與余毫無干系。顧余之胆力素弱。頗惴惴而懼也。且當時並聞轟然炸裂之聲。此聲傳來屋

字爲撼蓋黨人劉汝夔曾以炸彈擲兵弁儲藏之火藥又悉自行炸燬故發此巨聲也。余與瓊娘徯徨終日不知計之所出留則恐有亂事遷則凡在武昌皆非樂土方進退失據之時隆隆砲聲忽震於耳紛傳革黨因事機敗露業已起事余等當時於外間消息極爲隔膜惟有謹守門戶以防劫掠耳明日下午余母家始差僕人來問安余始知確爲革黨舉義工程營首先發難猛撲楚望台佔領軍械局輜重營由城外斬關而入會攻總督衙門砲隊馬隊從之外間宣傳瑞莘帥張鎮台已離城現在各處要隘俱有兵士駐守交通斷絕僕人從小路輾轉繞行始獲來家余與瓊娘聞言面罩濃霧狀若木雞相對無言者久之余旋曰汝亦聞北京消息乎僕人曰電報已斷南北音信不通烏從知之余曰旣乃爾汝可返爲余轉語公子（指嚴山）如得京中消息卽來回余僕人唯唯而去嗟乎吾父吾夫同客京華於此大亂之時余寧能一息忘却耶。

亡何民軍佔領漢江漢陽張彪軍於漢口之東與河南之清軍會合彼此正式交戰鼙鼓聲聲烽燧驚心道塗傳聞或謂海軍提督薩軍門率大兵來攻武昌或謂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下余等究不知大局如何情形甚謂京漢鐵道已歸軍用京師大亂乘輿

西狩。余聞此說。肝腸欲裂。究不知余親愛之和哥。猶能無恙歸來否。此時處。槍林彈雨之中。習之成慣。轉不爲懼。且一心所繫。惟彼天涯王孫。更何暇念。余所處之地位耶。和哥倘有不測。余赴死且不暇。尙何區區槍砲聲之是懼。其後地方稍形安謐。余母特來約余。謂時局如此。隱憂方長。吾兩家痛癢相關。何如暫時併居。較爲熱鬧。余從母意。略擇細軟珍品。率瓊娘等。甯母家。平日余每歸寧。必有一番歡樂景象。此次卽欲覓一笑語。亦不可得。蓋余母之憂心。曾不稍減。於余除余父而外。余母更榮念。緝姊時而傳聞。金陵光復時而謠言江浙將組織聯軍。以攻南京。華哥爲政界中人。尤易被禍。余母骨血。僅余姊弟三人。那得不念。緝姊耶。發電。則電線斷割無處可發。寄書。則緩不待急。尤多遺失。爾時之狼狽情形。有非筆墨所能描寫者。一度思量。一度泣。一家之人。幾無一不在淚世界也。

第二十四章

聲聲鼙鼓。摧斷愁腸。余等處此。金戈鐵馬之中。耳有聞。聞轟轟之砲聲也。目有見。見糾糾之兵士也。大局如此。何時重覩。昇平景象耶。余母以思念夫婿。兩人故常遣僕役。遲

於漢口大智門外之京漢鐵道車站京華歸客絡繹於途余父余夫獨不之見余母女益爲惶然居恒輒喃喃自語如病狂熱而離奇之謠言又復一日數至驚怖之幻夢亦時隨恐慌之心理而來此中日月不殊羅刹地獄蓋精神上之苦痛千百倍於體質上之刑罰昔人云一日三秋又曰度日如年凡此比喻皆不足以仿余等余等則度一刻猶一年耳且余聞之余母親戚中有沈人傑者余之諸父行也庚子之役以京曹館都下迄今未卜存亡顧既久無消息其已被害可知身死不明已極可慘乃并形骸而不存爲之妻子者其傷心又何如耶余自有此種事實存於腦海更覺終日栗六如坐針氈如負芒刺矣

自民軍發難以來轉盼之間已兩旬矣余等四方探聽漸獲一二確訊鄂督瑞澂果乘楚豫兵輪而逃其逃時之情狀至爲可笑不妨述之以爲談助當工程營與輜重營會攻總督衙門時瑞澂倉皇由署後圍牆逸出眷屬從之俱匿於某旗丁家瑞澂乃割鬚易服與眷屬分扮兵士及難民裝束混出省城救護者有警衛隊諸兵士瑞澂既登楚豫兵輪先泊於劉家廟下四週圍以砲艦舢舨保護惟恐不周夫食人之祿者當忠人

之事。瑞澂之於清廷，固有守土之責。自當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乃竟不戰而逃，其視性命之重，幾十百倍於武昌長官。如此宜連甲（湖北藩司）張彪（統制）鐵忠（營務處）相率而遁也。大臣如此，自滿清之亡，無殊摧枯拉朽也。聞當時尚有一種傳說，謂當輪重營初變時，瑞澂在署得告急電話，卽命守署之馬隊工程隊備戰隊長謂未得黎標統命，不敢擅動。瑞澂卽飭急足請黎元洪至黎入左手已繫白布，直謂瑞澂曰：「革命軍已公舉元洪爲大都督，元洪與公相處有日，感情甚好。此次爲國家前途計，決不與公個人爲仇。公願成仁，前刀槍俱在，否則當護公出城。」瑞澂聞言，下拜乞命。黎乃命兵士護之，登楚豫兵輪，轉乘隆和商輪而逸云云。此說則純屬臆逆之言，未可信也。然自有瑞澂等逃亡之確訊，一時人心大定。湖北方面，幾盡人民軍手矣。民軍紀律嚴明，治盜尤猛，閭閻因之稍安。亡何，忽發生一事，致居民頓形驚惶。漢口北軍焚燬民屋，烟雲繚繞，烈焰奔騰，十里繁華，可憐一炬。武昌居民於是大驚，誠恐民軍不幸而敗，不將爲漢口之續耶？余等處此地位，又不知稅駕之何所矣。

謝天謝地，余父余夫同時歸來矣。喪亂之際，一日重逢，此種悲喜交集之情，現之於面

則意猶未盡。形之於口，則辭不能達矧今日出之以筆墨，能描寫其萬一乎？余猶憶當和哥歸時，余方與瓊娘閒話，小婢趨報余急至中庭，乍見和哥似神經失其作用，四目相射，渾無一語。余今日已不復詳憶，當日狀態第覺如中酒者之恍惚，不知己身之在何所也。及和哥入室，余從之知醉方解，知覺始復。和哥乃述京中情形曰：「日下初聞武昌起事，尙以爲尋常，兵變耳。及悉省城失陷，總督逃亡，始知將有燎原之虞。恐一呼百應，京畿重地亦遭不測。步軍統領爲防範計，乃下特別戒嚴令，又爲粉飾太平之故。凡在官人員一律不得擅離職守，違者治罪不貸。栗六旬，餘京津鐵道之南下者，所載盡屬兵隊。京津一帶漸見空虛，居民之惶恐日甚。間亦有南下者，官廳禁令漸弛，並不之阻。惟嚴格檢驗行裝耳。余方欲請岳父偕歸，而岳父忽病，余乃不復告以外間弛禁消息，俾渠悉心養疴。及岳父病愈，余等始獲間歸來，沿途迭受檢查，車價之高幾數倍於平時。聞中途因受革黨嫌疑而逮捕者不乏其人。余翁壻能安然抵家，尙幸事也。余乃語以家中情形，和哥慨嘆不止。曰：『余爲升斗之祿，陷妹於如此可憐之境，負妹甚矣。』余曰：『惡是何言！歟使非余以口腹累哥哥，何至干祿於千里之外？』哥有何罪？罪仍在

余耳。和哥又曰。家中現狀如何。余等盍歸休。余曰。且探阿母之意。再行定奪。和哥諾之。繼今以往。余等復安享家庭之福矣。

亡何。南京共和政府成立。南北停戰。商議條件。黎公宋卿已被代表團舉爲副總統。即於武昌開府建節。一變戎馬刀斗之聲。而爲歌功頌德之謳。地方秩序次第完復。余得余母之同意。與和哥等返小朝街之居宅。和哥以時局尙未大定。閉戶養晦。靜待機會。再決進止。一日。余語和哥曰。世間無十全之人。亦無十全之事。如吾輩之愛情蔑以加已。使哥而能長此閉戶。讀書林泉。風味快意。何如乃爲饑寒所驅。至不能不餬口四方。和哥曰。妹毋作此語。殊令人氣短。余自知失言。卽曰。前言感之耳。人生一世。等於朝露。千秋之計。何可不早。以余兒女情重。使哥英雄氣短。負咎甚矣。和哥曰。吾友周君現方任事於上海外交長署。余與外交長溫公亦復相識。不日當作南行。破壞告終。建設伊始。需才方殷之時。余或能得一棲枝也。余曰。外間大局。今果何如。和哥曰。南北兩政府頃方和議耳。大總統一席。已由南京臨時參議院推定袁項城氏。惟政府地點。雙方爭執未定。以余視之。異日必仍都北京。然此與上海情形無大關係。上海爲通商巨埠。無

論都。北。都。南。上。海。之。地。位。皆。極。重。要。蓋。都。南。則。爲。京。師。之。門。戶。都。北。則。爲。交。通。之。中。樞。
故。能。於。上。海。謀。得。一。席。最。爲。穩。固。且。天。時。水。土。皆。極。適。合。非。如。北。京。之。寒。暑。兩。極。可。比。
余。曰。哥。若。如。願。以。償。余。等。當。盡。室。以。從。一。番。虛。驚。已。夠。消。受。余。等。有。幾。多。膽。量。能。經。幾。
回。風。波。耶。和。哥。曰。余。意。亦。然。十。里。洋。場。誠。是。樂。土。余。當。盡。貨。此。間。田。廬。作。滬。瀆。之。寓。公。
也。余。曰。哥。定。何。日。啓。行。和。哥。曰。余。無。所。籌。備。欲。行。即。行。不。必。預。定。日。期。余。唯。唯。遂。不。復。
言。

越。一。星。期。和。哥。行。矣。時。叔。父。嬪。母。等。適。自。金。陵。返。鄂。舊。宅。既。經。鬻。去。余。以。家。中。尙。有。餘。
屋。因。邀。叔。父。等。同。居。一。則。彼。此。可。互。爲。照。拂。一。則。藉。此。暢。敍。姊。妹。之。情。故。渠。等。亦。樂。從。
也。樨。姊。嘗。語。余。曰。中。年。姊。妹。各。適。所。天。會。少。離。多。能。勿。傷。感。余。方。自。甯。返。鄂。恐。妹。又。將。
去。鄂。之。滬。矣。余。正。有。所。感。懷。慨。然。曰。夫。婦。之。間。尙。難。保。其。長。敍。况。姊。妹。耶。樨。姊。笑。曰。妹。
亦。幾。嘗。相。思。滋。味。矣。故。不。禁。慨。乎。言。之。余。不。語。旋。語。樨。姊。曰。萬。一。余。等。赴。滬。此。室。當。假。
姊。等。以。居。亦。願。之。乎。樨。姊。曰。此。非。余。所。能。答。當。視。余。翁。之。意。余。笑。曰。姊。便。中。盍。爲。余。探。
之。樨。姊。領。之。不。數。日。京津。兵。變。之。耗。蕪。地。傳。來。吾。邑。又。大。震。驚。恐。慌。景。象。頓。然。環。生。余。

等與叔父諸人同居。稍覺安心。且幸一番虛驚。卒未波及。鄂中旋又安謐如常矣。和哥旋有急報至家。略謂抵滬而後頗蒙溫公青眼。委爲外交署參議。業已視事行當請假旋里。妹可先事拚擋行裝。俾余早成行。余得此書。往見叔父。叔父喜甚。曰濟和真能辦事。到處受人優待。余將喜而不寐矣。余曰。姪婦自今日始。卽當整備各事。惟此間房屋。不知尙合叔父意否。叔父曰。目前汝姊已將汝言告余。余意濟和旣盡。室以行此屋。可轉售於余。余曰。一家之人。叔父何必言。售叔父曰。此屋本爲余所揀定。余以赴寧讓與濟和。今仍以原價歸余。猶余得之於失主也。至濟和所增飾之各種裝修。余亦當價易之語。曰親兄弟明算賬。錢財之交。愈清愈晏。勿論兄弟。叔姪也。余曰。叔父之言如此。姪婦不敢專斷。且俟濟和歸來。當就商於叔父。叔父諱余說。

第二十五章

三月初旬。和哥旋鄂挈眷。重違叔父之意。以居宅讓之。代價悉照原數。裝修不另取償。臨行之前日。余母囑巖山夫婦爲姊丈阿姊祖餞。卽設席於余母家。預席之人。有惺姊良姊嘉妹及巖山夫婦等。童時良偶盡在一堂。棠姊何之胡獨向隅。不禁有盛衰今昔。

之感。且若人呼余爲姑母。若人呼余爲舅母。若人呼余爲嬸母。若人呼余爲阿母。一轉眼間。吾輩皆儼然長者。前日之吾輩不殊。今日之兒曹再遲一二十年。不知兒曹又若何景象。於此更覺感慨無窮。席次光妹發言曰。今日之筵爲暢敘也。非話別也。吾輩切莫作酸楚語。致令合座不歡。違者罰以金谷酒。數桺。姊亦曰。光妹之言是也。天下最無昧之席。莫如臨別餞行。懷恨話愁。徒亂人意。余素不以爲然。當此之時。正宜歡話平生暢所欲言。方不失辭行之真意。余曰。輝姊光妹所言。洵是至論。然而當此景者。輒有門外天涯之感。依依惜別所在。不免縱欲一作快意之談。其如言難違心。何輝姊等聞余言。僉爲嗒然。攀東說西。敷衍終席。雖不作悲酸之語。亦未聞諸笑之言。蓋勉強以求之。樂所樂。總無幾。何又明日余等行矣。戚族之送別者。廿有餘人。汽笛旣鳴。輪舟起碇。黑暗烟上升。白巾齊揮。若得寫生妙手。撫之好一幅江干送別圖也。

余等由漢口溯江而下。直達上海。和哥於返鄂之前。已貰定居宅於白克路。所貰爲兩樓。兩底石庫門。樓上余與瓊娘各占一室。亭子間以居僕婦。樓下則一爲客堂。一爲書齋。恰敷余家居住。顧每月租金竟至二十四元之譜。與鄂中相去甚遠。於此可見上海

生活程度實較內地爲高。余等旣入新寓，置備各物，栗六經旬，始有頭緒。和哥於公務之暇，漸導余等出遊。樓台百級，燈火萬家，繁華景象，洵不愧全球四大市之一。余所遊者，約略可誌焉。某日值西商賽馬之期，和哥曰：「余旅京時，嘗往天津視西商賽馬，頗有可觀。」上海輻輳，所集西人尤多，必視天津更佳。余當偕汝等往，預其盛。余與瓊娘欣然可之。和哥卽外出雇馬車，至同乘而行。至跑馬廳，跑馬廳在大英馬路之西，周圍極廣，占地約二十畝，繞以欄干，填以沙土，布署至爲整潔。是日中，西士女之往觀者，多如恒河。沙數錦轎，玉勒夾道，成帶而敍。坊中人尤爭妝釅妍，鈞馬新裁，花鉢重貼，輕衫籠霧，寶髻盤雲，一種豔冶之色。所謂粧成，每被秋娘妬者，庶幾近之。余等下車之後，卽購票入场。動令既發，駿足如飛。初則十餘馬並道而馳，漸則先後參差，或跑半圈，或跑全圈。莫不精神活潑，勇氣百倍。余等遊觀久之，仍御車而回。途次，余笑語和哥曰：「今日可謂見所未見，廣余眼界多矣。」和哥曰：「未見者正多。余當一一廣汝眼界也。」

余生平不喜觀劇，雖劇園林立之漢口，從未一往涉足。無他，余本門外漢，不諳戲情，不解唱工。對此紅袍綠裳，蛾冠博帶者，轉覺索然無味。且鑼鼓喧擾之聲，尤爲余所厭惡。

故余終年絕足劇場也。和哥知其然，因約余往觀影戲，頗愜余意，欣然諾之。某晚往虹口外國影戲園，瓊娘以蓉影姊妹居家故，未得同行。和哥允渠異日獨挈之往。此行僅余夫婦二人影戲之佈置，視尋常戲園略見簡單。余夫婦入園未久，即行開演。所演爲英國極著名之偵探案，情節極佳，絕好之偵探小說資料也。其中演述一著名巨盜，慕富紳所藏古畫一幅，價值三萬金磅，盜思取之而無計可施，知力之不足有爲，乃出其譎智，喬扮某博士，假其名，進謁富翁，求觀古畫，及辭出，故遺手杖於室，遂以杖爲名，直入內室，擊斃侍者，攫畫而去。富翁報知警署，警署使著名男探一及女探一往。富翁家勘驗得兇手之指模，允以從速弋兇而去。盜聞之，以計劫女探去，閉諸地窖，出毒蛇制女生命。幸女探之傭以告男探，男探冒險入盜窟，救女探獲，兇手其事，極爲離奇。而影片清晰尤覺繪聲繪色，不減於演員劇余夫婦爲之歎觀止矣。

又一日，和哥偕余往觀東洋戲，此戲所演亦足新余耳。其戲有柔術與硬工之分。初以粗鐵絲數丈，橫繫於劇場東西柱上。一女郎左手扇扇，右手持蓋步行其上，初則按步徐行，繼而翹一足，作鸚鵡舞，兩手去物，握鐵絲翻斗，忽疾馳向前，故作傾跌狀，先

橫臥鐵絲上復轉身將兩足倒掛以足指緊勾鐵絲反身下垂口中猶唱和曲高下疾徐應弦合節極抑揚宛轉之能事座客驚爲絕技或鼓掌或喝采以譽之演者姑徐徐而下此一齣也旋又有一女郎豔妝倩服而出膚似凝脂髮如鬆雙漆髻垂肩慾態可掬高坐方桌上手持小木匣一遍示座客空無所有忽探手而入取出五色條紙纏繞盤旋多至十數丈又取出玩物數事最後有白鵠一雙振翮飛出其聲啾啾繞桌而行者有頃復一一取之入匣再示座客則仍空無所有女郎嫣然一笑罄折而退臨去秋波令人之意也銷此又一齣也再次又一妙年少女出髮才覆額瓜字未分與適間之女郎堪稱雙璧出場時手持紈扇姗姗微步偶於地上得古紙一幅以手碎之片片作蝴蝶舞隨碎隨扇化成千萬蝶兒飛舞久之將扇一招蝶兒盡集胸前仍變爲破紙少女擲諸地上且行且歌花底鶯聲梁間燕語無此嬌宛歌罷入幕餘音猶繞梁三匝也棍從空下墜輒以他棍之梢接之從無欹側者卒乃三棍夾舞尤覺神妙不測觀者

爲、之、目、眩。有、是、哉。神、乎。技、矣。演、畢、遂、退。此、一、齣、也。繼、之、者。又、一、男、子。肩、竹、梯。而、出。高、約、二、丈、有、餘。一、少、女。隨、之。出。男、子。扶、之。升、梯。少、女。蛇、行、而、上。直、登、梯。頂、弓、身、倒、垂。狀、如、懸、物。衆、人。正、不、知、其、演、何、妙、劇。猛、聞、砉、然、一、聲。梯、級、俱、散。獨、留、一、竿。直、立、男、子、肩、上。少、女、悠、游、自、在。絕、無、懼、色。旋、翻、斗、劖、而、下。從、容、鎮、定。一、揖、而、入。此、又、一、齣、也。再、次、有、一、中、年、婦、女。仰、臥、當、檯。雙、鈎、上、向、承、一、木、桶。動、作、敏、捷。轉、旋、如、風。場、上、擊、鼓、爲、節。桶、之、高、下。疾、徐、悉、與、鼓、聲、吻、合。桶、之、數、則、逐、漸、增、加。末、後、累、至、十、餘、桶。依、然、便、捷、輕、靈。此、齣、彷、彿、吾、國、江、湖、賣、技、者、之、叉、釭、術。特、練、之、較、爲、純、熟、耳。以、上、三、齣、謂、之、硬、工、戲。演、畢、而、幕、閉、矣。余、又、嘗、從、和、哥、往、觀、西、人、所、演、之、馬、戲。據、和、哥、言。此、戲、非、常、有、者。如、吾、國、之、走、江湖、然。隨、處、駐、劄。余、來、之、四、月。美、國、某、馬、戲、班。適、蒞、滬。假、張、氏、味、蘊、園。爲、演、場。和、哥、謂、不、可、多、得、之、盛、會。復、尼、余、偕、往。余、可、之。瓊、娘、俱、焉。演、場、之、佈、置。與、尋、常、劇、院、迥、異。廣、場、之、中。蘆、席、竹、竿。覆、成、巨、棚。四、週。爲、客、座。中。鋪、沙、土。其、平、如、砥。演、場、也。開、幕、之。先。奏、樂。移、時。旋、有、二、人。立、於、馬、背。馳、聘、場、中。由、徐、而、疾。始、終、並、行。忽、聳、身。一、躍。則、馬、已、互、換。如、是、者、屢、非、常、活、潑。既、而、兩、騎、者、之、頂。各、疊、一、人。一、而、二、二、而、三、而、四、而、五。凡、疊、六、人。高、與、棚、等。而、

馬未嘗停蹄。人亦未嘗顚蹶也。亡何上疊之人次第躍下。又有二人取白布約三丈許各執一端。橫亘場上。馬由布下馳過。人則從布上躍過。復登馬背。迭演數次。累黍不差。洵奇觀也。尋易一人牽馬出埋帕土中。牽馬繞行數週。附耳與語。馬卽獨往埋帕處。以足掘土。啣帕而出。既復有一人牽雙馬登場。馬解人言命之坐。則坐。立則立。行則行。鳴則鳴。若弄猴者之弄猴然。最後四人舁一大鐵籠山籠。蓄雙虎。大聲怒吼。使聞者不寒而慄。繼之以人熊袋鼠等獸。一一列諸場中。供人觀覽。煞是有味。是日中西士女之往觀者。不減春賽時之熱鬧。香車寶馬絡繹於途。真有萬人空巷。翻新妝之概。其尤妙者。則青樓冶妓。菊部雛伶。雜坐於客座之中。於雷轟電掣之餘。囁囁聲刺入耳鼓。殊令人增餘興也。

余又見有所謂西劇者。茲亦當撮管記其略。過外白渡橋。有廣場一片。上張布幔。若傘然。大可十餘畝。者西人演劇處也。其劇極奇。余當時雖極力記之。並載入余之題紅館日記。然以變幻過多。奇微奧妙之處。余又未能窺破。遂至語焉不詳。讀者毋爲余病。演台之上。障以黑簾。西樂鳴。鏗鏘動聽。樂之藝員登場。持手鎗。一向座客假一時計。擣

如蠶粉納鎗管中。攀機一發。聲震閣座。忽見所碎時計懸於幕上。絲毫無損。原璧返趙。見者神之。既又取所戴之帽。帽中出風爐一小。銅鍋一。安置桌上。忽空中飛下麻雀數頭。藝員捕而殺之。去其毛。剖其腹。鮮血淋漓。萬目共覩。藝員置之鍋內。取火煮之。香氣撲鼻。饑涎欲滴。及啓其蓋。忽又翩然飛去。無一存者。是豈其起死回生之妙術歟。既又易一人。出取紅白綢帕各一方。用并州快剪。變成無數小方。一抖攢間。忽紅白相間。拼成大方帕。無補綴痕迹。又不凌雜。遍示座客。略一披拂。又還原形。紅白各爲一方矣。旋又有一人扶一少女出。雲鬟不整。星眼含嬌。以木桿一雙。撐於兩腋下。雙足離地。植立當台。有頃。藝員去其左腋之桿。少女不動。又去其右腋之桿。少女置身空中。並不顛仆。座客爲之鼓掌不絕。於斯時也。有人忽自幕內躍出。直批藝員之頰。謂其妖術愚人。藝員勃然大怒。搏其人。按諸地。刺以利劍。鮮血四濺。斃矣。藝員故作驚訝狀。取其首置盤中。覆以白巾。邀人審視。或揭巾視之。則色若紙灰。血痕模糊。眞個人首也。藝員乃返其首於頸口。中喃念有詞。初時手足微動。漸能起坐。能步行繞台一週。悠然入幕。此齣余以胆怯故。當時不敢正視。演畢之後。和哥爲余述之渠。且告余曰。西人魔術甚精。

此不過一端耳。揆厥奧妙，當不出科學作用與手腕靈敏二者。余輩未窺其祕，自覺神乎其技。若有人一朝揭以示衆者，則拆穿西洋鏡，一文不值矣。余笑謔之，凡茲所述種種戲劇，皆余蒞滬以後之成績，共乘而出，同載而歸。所謂遊覽之歡者，亦即仇儻之福也。

第二十六章

和哥旋兼任某大學教務及外交署被裁，中央另派交涉員，和哥遂辭職，又兼某中學之講席焉。余今日述至此，幾已無復可言。拉雜成章，十年已竟，而一度回溯此十年中之歷史，其犖犖大者言之，已盡出余之口；入人之目，諸君腦海之中，或能詳憶之也。親朋故舊之美，余者輒曰：「福慧雙修」，「福慧與否」，「雙修與否」，儂也。何人甯敢當此？讀吾書者，必有適當之評判也。嗟乎！韶華如水去矣，難留。曾幾何時，意中之理想已一一演成事實。已往之事，實又一一筆之於書，儻然一巨帙而爲成績矣。再歷十年，余仇儻間之情形，又當何如？不知擾擾塵寰中，尚有此一部之仇儻福，猶有續筆者耶？雖然，人生歡樂之時，仇儻美滿之福，多在壯年時代。中年以後，意興闌珊，漸生暮者耶？雖然。

氣。余竊謂後此卽有續著恐燕婉之私無此韻趣矣。記述至此不禁慨乎言之。顧吾書尙有未竟者在。

余於光緒癸卯于歸江氏早爲讀者告以後年復一年而甲辰而乙巳而丙午而丁未而戊申而已酉而庚戌而辛亥而壬子一一述訖惟癸丑結婚記念猶未爲讀者告黃鳥呼春青鳥送雨風開柳眼露滬桃腮此何時耶非江南二月天乎又非阿儂出閣時乎三星在戶百輛盈門燈燭雙輝簫管並奏非十年前行合巹禮之景象乎今時何時欣逢紀念此紀念之日爲余夫婦畢生所不能去諸懷者靈魂一日不滅情景一日不忘和哥欲爲破天荒之舉先期告余曰蓉妹世俗常有稱觴祝壽之舉余以爲事實無謂不如慶祝結婚紀念爲佳西人有銀婚金婚等祝典誠爲盛舉余輩並蒂合歡一夢十年雖不能稱銀婚金婚而慶祝紀念則無不可行也妹以爲何如余曰哥又何苦來此等紀念第一貴於賓客之熱鬧第二當有完滿之幸福余輩作客他鄉親朋寥落於第一層已有缺點何況膝下僅有嬌娃尤爲大不愜心之事慶祝云乎哉哥又何苦來和哥曰如妹所言將默然無所舉動乎余殊不以爲然余曰當謀一雅韻之舉庶不失

余輩面目若必集會。謙客未免染世俗之濁氣矣。和哥唯唯待余後言。余沉吟久之。猛然有得曰。盍以余輩十年來之歷史書之成冊。播於世間。非韻事耶。和哥曰。妹欲將題紅館日記付諸梨棗。余曰。否。余之筆墨。鳥足著書。和哥曰。然則何如。余曰。毘陵李定夷君。哥所心折者。彼方出其著述餘緒。以小說鳴。世哥盍丐彼傳之。和哥鼓舞而起曰。有是哉。子之言也。以是人傳是事。妙哉。妙哉。當如妹言。李君解人。必能從老友之請。余領之。

其後和哥以商李君。李君欣然報可。逕顧吾廬。余以君爲夫婿至友。前會與之相見。今亦從和哥之後出。庭周旋窮竟日之功。述十年之事。李君誌其約略。並擣題紅館日記。以去。謂將重行篇著。加以藻飾。期不辱命也。余述至此。當與讀者諸君別矣。兒女私情。連篇累牘。恕我罪我。悉從乃心。此身若在數度星霜之後。當與諸君重見也。

墨隱廬主人屬稿既竣。喟然而歎曰。事實耶。寓言耶。世間竟有此快活夫妻耶。翠鳥文鴦。無其婉孌。靈鵲僊蝶。無其柔媚。彼其之子。何修而得此。昔有女子詠七夕句曰。兒家自結同心後。已抵雙星五百年。余酷愛之。卽願作鴛鴦不羨仙之意。也以題紅館伉儷。

論劇足當此兩語令人涎羨何如余嘗謂男子非修之十世不能得佳人爲婦女子亦非十世修之不能得才子爲婿得之之難如此而况并有之乎才子佳人結成眷屬眞世間罕覩之韻事也個中人當浮一大白以自賀著者當浮白以賀之讀者亦當各浮一白既賀題紅館伉儷且祝世間一切紅男綠女盡有題紅館伉儷之福南無陀佛皆大歡喜

客有問於舉隱廬主人曰伉儷之福與美人之福有以異乎『伉儷福』說部與『美人福』說部又有以異乎主人笑而答之曰有以異也美人之福當獲人生完全幸福伉儷之福則祇限於夫婦之間他可勿論若蓉華女十同有伯道之悲者二美好緣十年佳話能稱爲伉儷福而不能稱美人福知乎此則可以讀美人福伉儷福兩書矣客笑而退余亦倅然擲筆遙聞曲巷賣花女郎高喚並頭蓮彷彿爲余書頌禱也

(完)

